
名·诗·名·译·丛·书
名诗
名译
叶芝
抒情诗精选


名·诗·名·译·丛·书
叶芝抒情诗精选
林中的小径很干燥，



名·诗·名·译·丛·书

Ming Shi Ming Yi Cong Shu



叶芝

抒情诗精选

袁可嘉 译



太白文艺出版社

叶芝抒情诗精选
袁可嘉　译
太 白 文 艺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西安北大街 131 号）
社长兼总编　陈华昌
新华书店经销　西安西影彩印公司印刷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3.25 印张　5 插页　250 千字
1997 年 4 月第 1 版　1997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ISBN　7-80605-467-7/I・400
定价：16.20 元

译本序

威廉·勃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1865—1939)是爱尔兰有史以来最杰出的诗人,也是20世纪英语诗坛最卓越的诗人之一。他所走过的道路是曲折、复杂而又富于启发意义的。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创作生涯中,他从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出发,历尽艰苦的探索,在晚年终于登上诗的高峰;他紧紧拥抱爱尔兰的民族传统和现实生活,不断吸收民间和外国的优秀诗艺,刷新自己的创作方法,最终以理性和感性的高度融化,象征手法和写实手法的巧妙结合,写出了为数不少的卓越诗篇,以及出色的诗论和几十出诗剧,成为影响深远的一代宗师。

理想主义和唯美主义(1885—1899)

叶芝于1865年6月13日出生于爱尔兰首府都柏林一个肖像画家的家庭。他儿童时代,就从家乡的农民和水手口中听到过无数民间故事,可说从小就接触到爱尔兰的民间文学传统。同时,他父亲又引导他阅读英国古典文学,如斯宾塞和莎士比亚等作品。他在中学时代曾学了二年绘画,不久就放弃画事,专心从事文学创作,立志当一个大诗人。1888年叶芝编写了《民间传说

故事集》,后来又研究爱尔兰神话和历史,使它们成为他创作的主要题材。

19 世纪 80、90 年代爱尔兰民族主义运动(即芬尼亚运动)逐步高涨,这个运动的领袖之一约翰·奥利瑞在被监禁 5 年,流放 15 年之后,于 1885 年回到都柏林。叶芝是奥利瑞的崇拜者,在 1886 年初识奥利瑞以后,受到他很大的影响。叶芝承认是通过奥利瑞,“我才找到了创作主题”——古代爱尔兰的神话传说,他们代表一个民族向另一个民族讲话。叶芝第一部重要作品《奥辛漫游记及其它》(1889)描写一个姑娘(爱尔兰)被魔鬼(英格兰)所俘获,奥辛为她的解放奋战了一百年,表现出诗人对爱尔兰民族文化和民族独立运动的热爱和向往。1891 年叶芝创办了伦敦爱尔兰文艺协会,次年又在都柏林建立民族文艺协会。他号召回到古代爱尔兰的传奇和神话中去,寻找库胡林这样的英雄人物来建立一个美好统一的国家。叶芝强调取材自己的国家、民族和生活,“我的大部分作品是建立在古老的爱尔兰文学上的……古老的爱尔兰文学成了我一生想象力的主要启发”。(1923 年叶芝在爱尔兰上议院的讲话)

19 世纪的最后十年,英国和欧洲唯美主义盛行,叶芝也受到影响。叶芝和他的诗友们在 1891 年和 1892 年建立的“诗人俱乐部”和“爱尔兰文艺协会”,一方面通过戏剧、音乐、民歌、语言创造出一个民族实体的形象,另一方面也带有唯美主义色彩,表现出世纪末的悲哀和逃避现实的倾向。叶芝的早期创作中就有把古代爱尔兰理想化而脱离现实社会的两种并存的倾向,《被盗的孩子》召唤人们和神仙一道逃向仙境,“因为世界充满了泪水/非你我所能知晓”。著名的《茵纳斯弗里岛》表明他厌恶都市社会

的不协调，希望远离现实去湖中岛上过隐居生活。《快乐的牧人之歌》认为“真理只存在你心里”，万物皆空，“只有词章是真正美好”。叶芝自己后来在给拉塞尔的一封信中说，他早期诗歌“有一种夸大了的伤感，一种多愁善感的美，现在我认为这是懦弱的。”

1889 年对叶芝具有重要意义。这年的 1 月 30 日他会见了毛特·冈，一位毕生献身民族自治运动、丰姿绰约的女活动家，使叶芝深陷情网长达 15 年不能自拔。这场持久的苦恋伤透了诗人的心，却使他写出了不少优秀的诗章，如著名的《当你老了》。叶芝的情诗包含许多不同时期的情绪状态，如初恋时的狂热，中期的自责到后期的体谅理解，真挚而深刻，有感情也有智慧，是他抒情诗中数量大、质量高的部分。叶芝爱母及女，在遭到毛特·冈的几次拒绝后，又向其养女伊瑟尔德求婚，又遭到对方的两次拒绝，迟至 1917 年叶芝才与乔治·海德-李斯结婚，时已 52 岁。

叶芝不曾获得毛德·冈的爱，却得到了诗和别的益处。这位女革命家还推动叶芝参加群众集会和现实斗争。他在 1892 年发表的《致未来爱尔兰》中表明他和历史上爱国的民族主义诗人是站在一起的，“要为抚慰爱尔兰的伤痛而歌唱”。

1894 年叶芝的著名诗剧《心愿之乡》在伦敦上演，他的诗名大振。1896 年他参加爱尔兰共和国革命组织，但他反对暴力革命，自称决不是一般的“民族主义者”，他主要是在文化文学活动方面支持独立运动。

爱尔兰文艺复兴运动（1900—1914）

本世纪初，爱尔兰在新芬党领导下，开展了要求脱离英帝国

统治、实现民族自治的运动。叶芝和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和约翰·辛格在1904年创办了阿贝剧院，自己出任院长，上演关于爱尔兰历史和农民生活的戏剧。这个后来被称为"爱尔兰文艺复兴"的运动有维护民族文化和语言、描绘农民生活的一面，是自治运动在文化领域的一个反映。叶芝自己写过几十出诗剧，专为毛德·冈而写的《胡拉罕的凯瑟琳》通过一个妇女号召人民参加民族斗争的故事表达了爱国主义精神。1896年叶芝在巴黎会见穷愁潦倒的约翰·辛格，力劝他回到爱尔兰的阿兰群岛生活和创作，使他成为现代爱尔兰最著名的剧作家之一。

叶芝这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发表演说，并主持剧院工作。社会实践和庞德的劝告使他的诗风为之一变，从早期虚幻朦胧的境地走向坚实明朗的世界，写出了不少佳作。现实主义的因素大大加强了，象征主义的手法却还保持着，只是洗脱了原先浮泛含混的弊病，而与写实手法结合了起来，先前的梦呓式语言为明确具体的日常口语所代替了。这时他写下的情诗就完全是另外一个味儿的了。例如《没有第二个特洛伊》(1910)，抒写的还是那个令他心碎的毛特·冈，但他用的是冷静、平实的口吻，理解对方的性格，体谅对方的难处，而不是昔日虚幻、朦胧、唉声叹气、自作多情的味道。语言上再也没有风花雪月那一套，形象上增加了新奇有力的因素，如说毛特的崇高信仰"单纯得像火一样"，"又像拉紧了的弓那样美貌"，叶芝从唯美派走向了现代派。对于这一诗风的转变，叶芝自己也有所记载，如《一件外套》(1914)中他说要脱掉那"缀满锦锈珠宝"的外套，"赤裸着身子走路了"。他努力使诗的语言与热情洋溢、正常的语言相一致，这就给他的诗带来了极大的真实性和力量。

攀登诗艺的顶峰(1914—1928)

第一次世界大战及其后果,1916年复活节起义,1917年苏联十月革命以及天主教和新教两派教徒之间的内战(1922—1923),这些社会生活中的重大事件,吸引了诗人的注意力,进一步推动他的诗作向广阔纵深处拓展。这时他已是英语诗坛上的知名人物了。1914年他应邀赴北美讲学,同年发表诗集《柯尔庄园的野天鹅》。1922年出任爱尔兰自由邦参议员,接受都柏林两所著名大学授予的荣誉文学博士学位。1923年12月12日荣获诺贝尔文学奖。瑞典颁发的奖状中说叶芝写出了"始终富于灵感的诗歌……并以精美的艺术形式表达了整个民族的精神"。这话大体上是允当的。

这个时期,叶芝写出了许多名篇佳作,如《柯尔庄园的野天鹅》、《驶向拜占廷》、《丽达与天鹅》和《在学童中间》等等。1916年4月24日的复活节起义是民族独立斗争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参与其事的有不少是叶芝的朋友,包括他追求多年的毛特·冈。当时叶芝并不在都柏林。起义惨遭镇压,许多人被捕,5月间起义领导人(包括毛特·冈已分居的丈夫)15名被处极刑。这件事,论公论私,都使叶芝受到极大的震撼和感动。他在著名诗篇《1916年复活节》中欢呼,"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一种可怖的美已经诞生"。他虽仍寄幻想于英方的妥协,怀疑这种牺牲是否必要,但对起义壮举还是作了肯定,赞美烈士们的英雄行为改变了死气沉沉的爱尔兰社会,带来了一种"可怖的美"。

叶芝的世界观是很复杂的。他对新柏拉图主义和东方神秘主义都深感兴趣。1925年初版的《幻象》用几何图形解释历史循

环的理论以及印度教的灵魂转世说。他认为人类历史是由正旋锥体(代表道德、空间、客观)和负旋锥体(代表美感、时间、主观)交错渗透构成的,已经有了二千年历史的西方文明,如今气数已尽,将在不久为一种狂暴粗野的文明所替代,二百年后再转变为另一种贵族文明。他这种历史观点可以说是机械的循环论,承认变化,不承认螺旋式的推进。他对贵族文化的崇拜也杂有片面的理解。他从艺术家的需要出发,认为只有贵族阶级拥有财富,深明礼仪,才能产生伟大的统治者和廉洁的政府,才能保护艺术,使艺术家有闲暇来创造艺术,使人民有知识来欣赏艺术。这种观点使叶芝在作品中屡屡歌颂以中古拜占廷为代表的贵族文明,认为在公元六世纪查士丁尼皇帝统治下的拜占廷王朝(527—565),精神与物质、文艺与政教、个人与社会得到了和谐的统一。著名的姐妹诗篇《驶向拜占廷》和《拜占廷》从一个角度要求摆脱物欲和时间的限制,通过净化,走向理性和不朽。这时叶芝的诗歌艺术有了很大的发展,他把抽象观念和丰富的形象结合起来,使诗作包含多层次的涵义,语言雄辩有力,这就是一种后期象征主义或正统现代主义的诗了。在《驶向拜占廷》中,主要象征体是拜占廷,涵义复杂已如上述,每诗段又各有辅助形象,如第一段中以各类生物(鸟类、鲑鱼、鲭鱼)象征物欲和暂存的世界;第二段以老年人歌吟人世破烂的衣裳(有限的生命)与音乐院校诵吟里程碑作品(不朽的艺术)相对照;第三段以教堂镶嵌砖上的圣徒形象(不朽的人物和艺术)与自己"迷于六欲七情"的心灵相烘托;第四段总结全诗,提出超脱自然,臻于不休的愿望(金鸟)都明确硬朗,而且涵义深远,不再是浪漫派末流的虚幻朦胧、松散模糊的形象。从这些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叶芝诗艺的推进实际上

是一场艺术革新运动,从唯美主义发展到现代主义,更好地体现了现代人的思想感情。

返朴归真:对生活的最终肯定
一生诗艺的最后闪光

叶芝早期的诗歌,由于失恋和对工业社会的不满,也由于世纪末唯美主义思潮的感染,是有脱离现实和生活的倾向的;过多的哀怨和眼泪冲淡了生活的光辉。进入本世纪以后,经历过社会活动和艺术实践的考验,他日益肯定生活和现实的意义。在他最后的十年中,他摆脱了象征主义的繁复,转而追求"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结合",向传统歌谣的单纯学习,终于登上返朴归真的更高境界,但那是现代化的歌谣,而非中古时代的牧歌。此时,他的一只眼睛已经失明,耳朵也开始聋了,疾病增多加剧。但这位银发满头,年逾七旬的老诗翁愈老迈,愈爱生活,愈加颂扬人情世俗,诗歌风格愈简洁粗放,语言愈斩钉截铁。对于歌谣迭唱句的应用到了得心应手的程度。也有一些真挚的怀旧之作,如《重访市立美术馆》和《马戏团驯兽的逃遁》等。著名作品《天青石雕》认为时间虽然会破坏一切,包括艺术品,但一切又会被人们重建,而重建的人们是快乐的,因此悲剧也是欢乐。

叶芝晚年的诗是乐观的,明朗的,雄辩的。《本·布尔本山下》虽不是他最后的绝唱,但因带有遗嘱的性质,它总排在诗集的最后:

爱尔兰的诗人们,学好本领,

只把制作精美的歌来唱吟，
蔑视正在涌现的那种
从头到脚不成样子的作品，
他们数典忘祖的头脑心灵
是卑劣床榻的卑劣产品。
歌咏农民和拼命
骑马奔驰的乡村士绅，
歌咏神圣的僧人，
和喝酒者的狂笑豪情，
把欢乐的老爷太太歌咏，
他们已被埋入土中
长达七个英雄的世纪；
用历史的模子来铸造你自己
使未来的时代我们这些人
仍然是不可征服的爱尔兰子民。

在本·布尔本山下面
叶芝在鼓崖安眠。
许多年以前，他的祖先
曾经是牧师，教堂在近边，
路旁还有古老十字架。
不要大理石，不用俗套话；
在从当地采来的石碑上方，
他要求把这几个字刻上：

冷眼看待　　　生与死

骑士们，前进！

1939年1月18日，叶芝因心脏病去世，终年73岁。1月31日他的遗体被葬于法国居山面海的罗盖勃罗纳的墓地，在场的仅有他夫人等寥寥数人。24小时后，来了一个迟到的也是唯一的花圈，那是叶芝的同乡、著名小说家詹姆士·乔伊斯送来的。1948年按照他生前的愿望，叶芝的灵柩被驱逐舰护送到故乡，安葬于斯拉哥的鼓崖陵园，墓碑上镌刻着他生前撰就的雄壮的诗行。

不但骑士们要继续前进，英国现代诗歌，由于叶芝为首的一群诗人的努力，也从唯美主义向现代主义跨进了一大步，这个事件的巨大历史意义已经载入爱尔兰、英国、欧洲以至全世界的诗歌史中。就在相隔遥远的中国，叶芝也对一部分诗人（如40年代的九叶诗人）产生过影响。叶芝的诗作正在得到更多中国读者的喜爱。

这个译本是根据麦克米兰公司1985年出版的《威·勃·叶芝诗结集》选译而成的，注释部分曾参考傅浩同志编译的《叶芝抒情诗全集》（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谨此致谢。

袁可嘉

1996年8月15日

于北京

目　录

玫瑰(1893)

芦苇丛中的风(1899)

七片树林中(1904)

绿色头盔及其它(1910)

责　任(1914)

柯尔庄园的野天鹅(1919)

麦克尔·罗伯蒂斯及舞者(1921)

塔 楼(1928)

旋梯及其它(1933)

选自《三月的满月》(1935)

最后的诗(1936—1939)

十字路口(1889)

“星星被摔打，灵魂就从空壳中摔打出来。”

——威廉·布莱克①

献　给

艾·伊②

① 布莱克(1757—1827)，英国诗人和版画家，英国19世纪浪漫主义诗歌的先驱。

② 艾·伊是爱尔兰作家、画家乔治·拉塞尔(1867—1935)的笔名，他是叶芝的好友。

快乐的牧人之歌

阿卡狄①的丛林已经死去，
他们古老的欢乐也已过去；
世界靠梦想怀古不已，
灰色真理②是她涂彩的玩具；
但她那不安的头仍在转动；
噢，世上有病的孩儿们，
所有一切变动的事物中，
按克罗诺斯③的陈腔烂调
令人厌倦地旋舞而去，
唯有词章真正美丽。
赎武的君王如今安在，
他们嘲弄词章——老天爷，
赎武的君王如今安在？
儿童读纠缠不清的故事，
结结巴巴说出的一句废话，

---

① 古希腊高原地区，相传是风俗淳朴的牧歌之乡。

② 指一般世俗的关于物质的真理。在叶芝看来，世俗真理是相对的、暂时的；只有关于精神的真理才是绝对的、永恒的。

③ 希腊文：时间。

就是那些君王的光荣，
旧时代的君王已经死了。
也许转悠的地球本身
不过是突然燃烧的字眼，
一瞬间听见克朗一声，
惊扰了无穷无尽的梦幻。

因此崇拜尘封的遗迹
并不聪明，这也是真的，
毋须去奋力追求真理，
你一切辛劳只会是梦上加梦。
只有你心中存在真理。
因此不必向占星家学习，
他们用天文镜追踪流星旋转的路——
因此这也是真的，不去听
他们的话——冰冷的星毒
已经劈开了、分裂了他们的心灵，
他们关于人的真理已经死尽。
到浅吟轻唱的海边
去捡些曲折的、暗藏着回音的贝壳，
将你的故事对着它的唇诉说，
他们会成为你的安慰者，
一瞬间把你烦恼的字句
重铸成优美的曲调，
直到他们哀伤地唱着消隐，

和珍珠兄弟死在一道。

我得走了！在一座坟上，
百合和黄水仙飘荡，
我将取悦于不幸的牧神，
用快乐的歌声迎接曙光，
他葬身于睡意浓浓的土下方；
我还梦见他行走草地，
在露水间幽魂般游荡，
浸透了我快乐的歌吟，
关于古老土地的多梦的青春。
啊，她不再做梦了，你做梦吧！
因为山崖上罂粟花开得美丽，
梦吧，梦吧，因为这也是真理。

衣，船和鞋

“你制造什么，这么亮和美？”

“我做了件伤心衣，
人人都说它可爱，
那是件伤心衣，
人人都那么看待。”

“你在造什么风帆远航？”

“我造了只伤心船，
昼夜飞驰在海上，
一只流浪的伤心船，
昼夜飞驰在海上。”

“你用雪白的羊毛织什么？”

“我织一双伤心鞋，
轻盈的步声悄悄落，

落入众人的伤心耳，
轻微而突兀。”

印度人致其情人

那个岛在曙光下做梦，
巨大的枝条抛下寂静；
雌孔雀在平坦的草上舞蹈，
一只鹦鹉在树上晃荡，
对光亮海上的身影泄愤。

这里我们把孤舟下碇，
永远手拉着手漫游，
轻轻诉说唇对着唇，
顺着草地、顺着沙滩走，
诉说喧闹的陆地相去何远；

诉说这里只有我们，
静寂的枝条下独自隐身，
我们的爱长得像印度星，
一颗灼燃之心的流星，
与闪烁的鸟羽、闪光的海波相映。

沉重的枝条，光彩的鸽子，
哭泣叹息了一百天，
我们死后，阴魂游荡，
当黄昏使声色趋于寂然，
潮湿的脚后跟伴着海水的幽光。

叶　落

秋天笼罩在爱我们的长叶上，
笼罩着麦捆堆里的田鼠，
我们头上的花楸叶已变黄，
变黄了是湿润的野草莓叶子。

我们遇到了爱情凋萎的时辰，
如今厌倦疲乏是我们悲哀的灵魂；
让我们分手吧，趁热情的季节未忘掉我们，
给你低垂的眉一滴泪一个吻。

被盗的孩子

湖中的斯硫斯丛林①
嶙峋高地下沉的地方，
有一个枝叶繁茂的小岛，
苍鹭拍打着翅膀，
把瞌睡的小鼠惊醒；
那里隐藏着仙人的大桶，
装满了草莓
和偷来的鲜红樱桃；
来，人之子呀，
到湖滨旷野来吧，
手拉手，与仙人一道，
因世界充满泪水非你能知晓。

月波用光照亮
朦胧的灰色沙滩，
在罗赛斯最远的远方②，

① 斯硫斯丛林位于斯拉哥县境内。
② 罗赛斯：斯拉哥附近一海滨渔村。

我们通宵跳舞
交织着古老的舞蹈，
手握着手，眼波相交，
直到月儿遁逃；
我们蹦蹦跳跳
追逐那浪花水泡，
而世界充满苦恼
连觉也睡不好。
来，人之子呀，
到湖滨旷野来吧，
手拉手，与仙人一道，
因世界充满泪水非你能知晓。

弯弯曲曲的流水
从格伦卡上的山头喷涌①，
穿过芦苇成了水潭，
不见星星沐浴水中，
我们寻找睡中的鳟鱼
向它们耳边悄悄诉说，
给它们不安的梦；
年轻的溪水上
蕨类在垂泪，
我们悄悄侧身走出来；

---

① 格伦卡是斯拉哥境内一湖名。

来，人之子呀，
到湖浜旷野来吧，
手拉手，与仙人一道，
因世界充满泪水非你能知晓。

他跟着我们来了，
神色庄重；
他不想再听小牛犊
在暖洋洋的山腰低鸣，
也不想炉架上的水壶
为他的心带来安宁，
或者看棕色的鼠
绕着燕麦柜跳蹦，
因为他来了，人之子，
来到了湖滨和旷野，
手拉手，和仙人一道，
从一个充满泪水的非他能知晓的世界。

去水中一个小岛

羞怯怯，羞怯怯，
我羞怯的心上人，
她在火光下忙碌，
一个人，忧郁的心。

她取来了碗和碟，
把它们摞成一摞，
我愿和她一道，
去水中一个小岛。

她取来了蜡烛，
点亮拉上帘的房间，
羞怯怯站在阴暗处，
羞怯怯站在门户前；

羞怯如一只兔子，
有用而羞怯，
我愿和她一道，
飞往水中的小岛。

柳 园 里

柳园里我和心爱者曾经相遇，
她雪白的小脚从柳园走过去。
她要我把爱情看淡些，像树上长绿叶；
但我年轻而愚蠢，却不肯同意。

我和心爱者站在河边草地上，
她把雪白的手往我前倾的肩头放。
她要我把人生看淡些，像坝上长绿草；
但我年轻而愚蠢，如今泪如潮。

摩尔·梅吉之谣

围拢来吧，孩儿们，
可别向我掷石头，
可怜可怜我梅吉，
一边嘟囔一边走。

男人是个穷渔夫，
嘴里只有海岸线，
腌绯鱼是我的活，
从早到晚一整天。

有时走出腌鱼棚，
幸福的月光照临，
双腿再也挪不动，
沿着卵石街缓缓行。

身子一向很孱弱，
恰逢头胎孩子降，
邻居白天照看她，
夜里我守她到天亮。

婴儿身上我躺下，
好孩子们且细听，
早晨清亮又寒冷，
我的婴儿冷如冰。

倦妇睡得这么死，
气得男人白又红，
给了点钱他把我
往肯舍尔老家轰。

把我赶走关上门，
他对我怒咒一通，
默默无言出门去，
不见邻居来相送。

窗子门户全关好，
孤星相照绿幽幽，
只见小草打转转，
掠过荒凉的街头。

默默无语我前行，
来到马丁牛棚边，
看见一个好邻人
忙着生火做早点。

我的故事她听说——
我的钱已全用完，
双眼怜悯又轻蔑
供我饭食和饮料。

她说男人准会来
把我带回老家门，
门里门外我走动，
出出进进没有停，

堆罢木头堆草皮，
或到井边打水去，
心里惦着我孩子，
独自哀哭又流涕。

她准知道我相信
一旦上帝打开门，
点亮星星那蜡烛，
他会看到穷苦人。

听罢故事，孩儿们，
不会对我掷石头，
鲜亮脸蛋围住我，
可怜可怜我摩尔。

猎狐人之谣

"软垫椅上把我放，
左右前后尽靠垫，
你四个把我抬起来，
我再把世界看一遍。"

"去到狗窝和马厩
带来该带的东西，
让罗拉特来回走，
或者慢慢顺圈溜。"

"把椅子放在草地上
带领劳台和狼狗来，
这样我可以安下心，
从这个人世间离开。"

他眼睑下搭头低垂，
老眼昏花梦一片，
照临万物的太阳，

落入惺忪的溪边。

棕色劳拉德踩过草地，
向扶手椅走过去，
老人的梦已消失，
他摸摸棕色的长鼻。

这时许多快活的舌头，
伸向他枯萎的手掌，
带领着老少狼犬，
猎人站在他近旁。

“猎人劳台，把号角吹响，
让群山发出回音？”
猎人们面向朝阳
放出快乐回响的号音。

老人眼里火光熠熠，
他的手指来回动摇，
回响的音乐一消失，
只听他无力地说道：

“猎人劳台，吹响号角，
让群山发出回音。”
“我不能再吹号角

我只能哭泣呻吟。”

仆人们围着他的软床，
心里充满新的哀伤；
猎犬们注视他的脸庞，
老老少少一个样，

一只盲犬独个儿
躺在阳光闪闪的草地，
他在心中深深思念，
时光一分一秒过去；

那盲犬一声痛哭，
徐徐抬起他那白脑袋，
仆人们搬进了遗体，
猎犬们为死者哭哀。

玫　　瑰(1893)

“太晚了我才爱上你,呵,古老而常新的美!太晚了我才爱上你!”

——圣·奥古斯丁①

献　给

莱奥内尔·约翰生②

① 圣·奥古斯丁(354—430),古罗马基督教思想家。

② 莱奥内尔·约翰生(1867—1902),英国诗人兼批评家。

致时间十字架上的玫瑰[1]

伴我终生的玫瑰，骄傲的玫瑰，悲哀的玫瑰！
当我歌唱古代的生活，请走近来：
和险恶的海浪战斗的库胡林勇士②，
那头发灰白，眼神平静，丛林哺育的祭司，
他为弗格斯制造了梦和无穷之灾③；
你自己的关于星群变老的悲哀，
穿着银色木屐在海上舞蹈，
唱他们高亢而孤独的曲调。
走近来，不要再为人类的命运迷误，
我发现在爱和恨的枝条下面，
在一切可怜的只活一天的蠢物之间，
永恒之美一路漫游向前。
走近来，走近来，走近来——啊，给我留一点

① “玫瑰”在叶芝诗中有复杂的象征意义，一般是喻永恒的精神之美，有时也喻爱尔兰传奇中古代英雄或叶芝对毛特·冈的爱情。“十字架”喻苦难。

② 库胡林为爱尔兰传奇中的伟大武士。

③ 弗格斯是爱尔兰传说中的北爱尔兰王，被人用计骗去王位，入林中隐居。

玫瑰气息充填的空间！
免得我听不到平凡事物渴求之声：
躲在小洞里衰弱的虫子，
从我身边草地上跑过的老鼠，
人类为之奋斗终成过去的沉重的希望；
而只要求听到那些怪事情
上帝说给长逝者明亮的心灵谛听，
学会唱一支人们不知的曲调。
走近来，在我离开以前我想要
把古老的爱尔兰和古代故事唱一回：
伴我终生的红玫瑰，骄傲的玫瑰，悲哀的玫瑰。

群仙歌

狄阿米德和葛莱尼亚新婚，同眠于石栅栏之下，群仙聚而歌之①。

我们老了，老而乐，
噢，真老了！
上千岁，上万岁
如一切都算到。

给这些孩子，世界的新生儿，
宁静和爱情；
降露的长长夜晚，
和头上的星星；

给这些孩子，世界的新生儿，
远离人世的安宁，
有什么更好，更好的事儿
且说给我们听听。

① 爱尔兰传奇中老英雄之子狄阿米德是个美男子，葛莱尼亚是个美女，与狄阿米德私奔，终遭杀害。

我们是老了，老而乐，
噢，真老了！
上千岁，上万岁，
如一切都算到。

茵纳斯弗利岛[1]

我就要动身走了，去茵纳斯弗利岛，
搭起一个小屋子，筑起泥巴房；
支起九行云豆架，一排蜜蜂巢，
独个儿住着，荫阴下听蜂群歌唱。

我就会得到安宁，它徐徐下降，
从朝雾落到蟋蟀歌唱的地方；
午夜是一片闪亮，正午是一片紫光，
傍晚到处飞舞着红雀的翅膀。

我就要动身走了，因为我听到
那水声日日夜夜轻拍着湖滨；
不管我站在车行道或灰暗的人行道，
都在我心灵的深处听见这声音。

① 爱尔兰一个湖中小岛。

摇 篮 曲

天使们俯伏在
你们的床顶；
他们倦于伴随
那些呜咽的死人。

上帝在天堂微笑
看你们如此善良；
巡天的七曜
也随他而欢畅。

我叹口气吻你，
因我必须承认，
我将失去你，
当你长大成人。

爱的怜悯

一种不可说的怜悯，
隐藏在爱的心中；
又买又卖的乡邻，
云聚在旅程的头顶，
冷又潮的风吹个不停，
榛树林充满阴影，
鼠灰色的河水在奔流，
都威胁着我爱人的头。

爱的伤痛

明亮的月儿，银河的星星，
雀儿屋檐下喳喳争吵，
所有著名的枝叶和音，
抹掉了人的形象和哀号。

一女子站起，双唇红且愁，
仿佛饱含着全世界的泪水，
命定如奥德赛及其辛苦的船舟，
高傲如普立姆和同难的权贵①。

月亮爬上了空寂的天庭，
如今屋檐下雀儿争吵，
枝叶成群，一片呻吟，
只能构成人的形象和哀号。

---

① 在特洛伊战争中，奥德赛及其船队经历十载漂泊才回到家乡，特洛伊王普立姆及贵族在城陷后被杀。

当你老了①

当你老了，头白了，睡思昏沉，
炉火旁打盹，请取下这部诗歌，
慢慢读，回想你过去眼神的柔和，
回想它们昔日浓重的阴影；

多少人爱你青春欢畅的时辰，
爱慕你的美丽，假意或真心，
只有一个人爱你那朝圣者的灵魂②，
爱你衰老了的脸上痛苦的皱纹；

垂下头来，在红光闪耀的炉子旁，
凄然地轻轻诉说那爱情的消逝，
在头顶的山上它缓缓踱着步子，
在一群星星中间隐藏着脸庞。

---

① 为毛特·冈而作，她是爱尔兰自治运动中主要人物之一，曾是叶芝长期追求的对象。

② 毛特·冈热爱爱尔兰的独立事业，曾为之进行终生的斗争。

白鸟

但愿我俩是，亲爱的，飞翔海波上的一对白鸟，
流星的火焰叫我们厌倦，虽说它尚未隐消；
金星的蓝色火焰，低垂于天空的边上，
在我们心中，亲爱的，引起了永不消逝的哀伤。

厌倦来自梦幻者，沾上雾珠的百合和玫瑰，
噢，别梦想他们，亲爱的，那消逝的流星的光彩，
也不要梦想蓝星的残焰，低垂于下降的露里，
但愿我俩是一对白鸟，飞翔于海波上，我和你！

无数的岛屿和优美的海岸使我陶醉，
时间会忘却我们，痛苦也不会再来，
快快离开百合和玫瑰，那愁人的星光，
但愿我们是一对白鸟，亲爱的，飞翔于海波上。

梦见死

我梦见一个人死在异乡，
身边没有一个熟人；
钉了块木板盖住她的脸，
那个地方的农民
在她坟上竖起
用两根木头制成的十字架，
四周种上了柏树，
让她和头上漠然无情的星星相伴，
直到我写下这几个字：
她比你的初恋还要美，
如今在木棺里面睡。

天堂里的女伯爵凯瑟琳[①]

所有沉重的日子已过去；
把光色艳丽的肉体，
留在草和苜蓿下面，
双脚并列在两边。

沐浴于职责的沸泉水，
她不要骄奢的服装；
把所有哀怨可叹的美丽
装进芳香的橡树压榨机。

是否圣玛利的吻
把音乐注入了她脸庞，
但她走着的步子谨慎，
充满大地古老的谦让。

在七天使的脚步之间，
多美的一位舞者在闪光，

① 此诗原为叶芝剧作《女伯爵凯瑟琳》中的一首歌。

所有天堂向大天堂致敬，
火焰对火焰，翅膀对翅膀。

养老者的哀歌

虽然我躲在断树下
不会淋着雨，
我的椅子最靠近火炉
不管和谁在一起，
他们谈论爱情或政治，
时间还未把我变过去。

虽然男儿们又在制长矛，
为某个阴谋策划，
疯狂的恶棍痛骂
人类的暴政恶法，
我沉思的是那时间，
它已把我改变。

没有妇人会转脸
把断树相望，
我爱过的美人
却长存记忆不忘，

我向改变了我的时间，
用唾沫啐他脸上。

两 棵 树

亲爱的，凝视你自己的心，
神圣的树在那里生长，
神圣的枝条从欢乐长出，
还有它们结成的颤颤的花。
它的果实像多变的色彩
以快乐的光赠予星星，
它隐藏的根确定可靠，
为夜晚种下了安宁；
它多叶的脑袋摇晃，
把乐曲给了海波，
使我的嘴唇和音乐结合，
为你低哼一支奇异的歌。
那里爱情绕着圈走，
日复一日发光的圆圈，
像巨大无知的树叶一般，
来来回回地旋了又转；
回想那纷纷飘动的头发，
那会飞的鞋子腾空起舞，

你的眼睛充满了温情；
亲爱的，凝视你自己的心。

不要再凝视那悲痛的镜子，
心怀阴险诡计的魔鬼，
走过时向我们显露面容，
或者只凝视它一小会；
因那里长着一个致命的形象，
为暴风雨之夜所承接，
树根半藏在雪花下，
断了的枝条，污黑的树叶；
因一切都变成了空白，
在魔鬼掌握的灰暗镜子里，
那是困累的外界的镜子，
古时上帝睡着时所制。
那里心神不安的乌鸦，
嘴里饥饿，爪子残忍，
穿越折断了的枝桠，
飞呀，叫呀，来去不停。
要不，他们站着，在风中嗅闻，
摇动着破旧的翅膀；哎呀，
你温柔的眼睛就变凶狠；
不要再凝视那悲痛的镜。

致未来爱尔兰

要明白，我愿意被大家认同
是那一伙人的忠实弟兄，
他们歌唱着使爱尔兰伤痛减轻，
用民谣，故事，俚曲，歌行；
而且，我也不愿比哪一个逊色，
因为她那红玫瑰镶边的服饰①，
在上帝创造这天使般的民族之前，
就把自己的历史写在书页之间；
因为在世界最初的开花年代，
她飞奔的双脚轻轻下坠，
使爱尔兰的心儿开始跳跃；
如今星光之烛仍在闪耀，
帮助她的脚轻轻地起落；
如今，爱尔兰之魂
仍在神圣的静谧中沉吟。

---

① 借喻神秘的永恒之美。叶芝认为自己的诗作歌咏永恒之美，包括爱尔兰民族之美，足以与历史上的爱国主义诗篇相比，甚或过之。

也不要把我这个人当成
不如台维斯，曼根，费格生①，
因为对一个深思熟虑的人，
我的诗比他们讲得更鲜明
那隐约的智慧，古老而深沉，
上帝把它只给睡中人。
四大元素引来的种种②，
在我桌子旁来回走动，
化为水，火，土，风，
从未曾测知的人的头脑向外涌。
狂嘶暴吼为洪水巨风。
但肃步行进的人
准会遇到他们古老的眼神。
人类永远和他们一道前进，
追随那红玫瑰镶边的衣襟。
啊，仙女们，在月光下舞蹈，
巫师的故国，巫师的曲调！

只要我能够，我要为你歌诵
我经历的爱，我做过的梦。

---

① 托麦斯·台维斯(1814—1845)，诗人，青年爱尔兰组织的领导人；詹姆斯·曼根(1803—1849)，当年最著名的诗人；萨缪尔·费格生(1810—1886)，爱尔兰史诗作者——这三位诗人都与民族主义运动有联系。

② 叶芝此时参加神秘教，喜做占卜之类迷信活动。“四大元素”指下文所说的“水、火、土、风”。

从我们诞生一直到死亡
不过是一眨眼的时光，
而我们，我们的歌唱和爱情，
头顶上夜的水手们，
以及那怪物种种，
在我桌子旁来回走动，
这一切正走向该去的地点，
那真理之溶化一切的极乐天，
那绝不是谈爱做梦之地，
上帝踩着雪白的脚走去。
我把心铸入了我的诗行，
使你们在隐约的未来时光，
会明白我的心与他们同往，
追随那红玫瑰镶边的衣裳。

芦苇丛中的风(1899)

永恒的声音

噢，甜蜜的永恒的声音，安息吧，
去找天堂之境的卫士们，
要他们随你们的意愿去漫游，
光焰叠光焰，时间不再有；
你们可听说，我们心已衰老，
任你们在鸟声中，在山风中，
在动荡的枝叶中，岸边的涛声中呼叫？
噢，甜蜜的永恒的声音，安息吧。

情人诉说他心中的玫瑰

所有的破烂丑陋，所有的陈旧荒芜，
路旁孩儿的啼哭，嘎吱的笨重货车，
耕者的沉重脚步粉碎着冬天的泥土，
都在扭曲你的形象——我心底怒放的玫瑰。

不美之物的坏处，坏得没法讲明，
我渴望重建它们，独坐在翠绿的山丘，
土地、太阳、河水重铸为一匣黄金，
为我梦中你的形象——玫瑰怒放在心头。

空中的鬼魂[1]

赶着野鹜和雄鸭，
奥屈力斯柯尔唱着歌，
从荒凉的哈特湖边
高耸的芦苇丛中穿过。

他看到芦苇变暗了，
夜色已朦胧，
梦想着新娘碧丽吉
和她长发灰蒙蒙；

唱着梦着他听见
一笛手边走边吹，
没有谁吹得这快活，
没有谁吹得这悲哀。

他看见年轻的小子和姑娘

① 叶芝自注，此系根据他家乡一妇人所唱的一首古盖尔语谣曲改写。

舞蹈在一块平地上，
其中有他新娘碧丽吉，
一张又喜又悲的脸庞。

舞者簇拥在他周围，
说了许多好听话，
一个年轻人端来红酒，
一个姑娘把白面包给他。

但碧丽吉牵着他衣袖，
离开了快乐的人群
来见一个玩牌的老者，
他古老的双手亮晶晶。

面包和酒注定是灾难，
因他们是空中的鬼魂；
他坐着，他玩牌，
对她灰蒙蒙的长发出神。

他和快活的老人玩牌，
没想到厄运的来临，
直到有人抱起新娘碧丽吉
离开了快乐的人群。
他用双臂抱住她，

那个最英俊的年轻人，
她那灰蒙蒙的长发
淹没了她的双臂，胸和颈。

奥屈力斯柯尔把牌撒一地，
他从梦中惊醒，
老人，年轻人，姑娘们
已如云烟袅袅无踪影。

但他听见高空中，
一笛手边走边吹，
没有谁吹得这快活，
没有谁吹得这悲哀。

进入曙光来

衰老的心，在衰老的时代，
来，跳出是非的罗网；
叹息吧，心啊，又见到朝露，
笑吧，心啊，又见到灰色曙光。

你母亲艾尔①永远年轻，
曙光灰灰，露珠晶晶；
希望虽失落，爱情虽衰退，
在蜚言诽语的火中燃尽。

心呵，到深山叠峦来，
那里日月幽谷和丛林、
河流和溪水的意愿
正表现为神秘的友情。

上帝站着吹他寂寞的号角，

① 艾尔即爱尔兰古称。

时间和世界流逝无尽，
爱情不如灰灰的曙光和善，
希望不如朝露可亲。

安格斯漫游歌[1]

走出门到榛树林，
胸中燃着一窝火，
割削一根榛树棍，
悬上一线挂个果；
此时白蛾正四飞，
蛾般星群正闪摇，
我把果子掷下溪，
银色鳟鱼捉一条。

我把鳟鱼放地上，
吹得炉火旺又高，
什么东西地上响，
有人把我姓名叫；
光彩闪闪姑娘显，
一头秀发苹果艳，
边呼我名边奔前，
一片光亮不再见。

① 叶芝认为安格斯是“青春、美和诗歌之神。”

穿过低谷和高山，
垂垂老矣四方游，
我要找到这姑娘，
吻她唇来握她手。
长草驳杂我走过，
采摘月亮银苹果，
采摘太阳金苹果，
采到时间成虚无。

老母亲之歌

我天明即起，跪地上生火忙，
使火苗闪闪发光；
然后我擦拭，烤面包，拖地板；
直到星星睁眼窥看；
年轻的舒畅地躺着，床上梦想
怎样把胸上头上的丝带搭配得当；
她们的日子过得闲散乏味，
风吹动一束发，她们就叹气；
而我必须劳作，因我老了，
火苗也变弱变冷了。

情人为失恋而哀哭

浅眉，淡发，手安详，
我有过美丽的朋友①，
她梦想那旧日的绝望
会以爱结束，到最后；
有一天她向我心中窥望
看到你的形象在那里②
她走了，哀泣而去

① 指奥丽维亚·莎士比亚(1867—1938)，曾与叶芝有密切关系。
② 指毛特·冈。

他责备麻鹬

麻鹬啊，别再在空中叫唤，
或只向西方的海上啼鸣，
因你的叫唤使我忆起
那双热情迷惘的眼睛，
那披散我胸上的长长浓发；
风的呼啸里已有足够的恶意。

诗人致其所爱

我用恭敬的双手
献给你充满我无穷梦想的诗集，
激情漂洗了白皙的妇人，
就如潮汐漂洗蓝灰的沙粒，
我的心比月亮还古老，
它从时间的残火照耀；
白皙的妇人充满梦想，
我献给你我热情的诗章。

他给爱人一些诗行

用一枚别针别住你头发，
把每根散乱的发丝扎紧，
我嘱我的心筑起拙劣诗行，
日复一日，它工作辛勤，
从古老时日的斗争里
铸造一种痛苦的美丽。

你只要举起珍珠白的手，
扎好你的长发，一声哀叹，
所有人的心都会燃烧猛跳，
如烛的浪沫闪过朦胧的沙滩，
攀登着降露的天空的星星，
活着只为照亮你的脚印。

致他的心，叫它别害怕

静一静，静一静，颤栗的心；
且记住古时的智慧：
让巨风、大火和洪水
掩藏起那个人，他面对
刮过星群的狂风，
大火洪水而颤栗，因他
不属于孤寂、雄伟的一群。

帽子和饰铃[①]

伶人在花园散步，
花园已经静寂，
他叫灵魂升出窍，
在她窗台上站立。

它穿挺直的蓝衣升起，
猫头鹰初啼的时分，
想着脚步要放轻，
它说话就变聪明。

但年轻皇后不想听，
她穿灰睡衣起身，
她关好沉重的窗扉，
把插销都插紧。

他叫心灵去她处，
猫头鹰叫声已停，

① 叶芝自注：此系梦中所见。

穿着飘动的红衣服，
它唱着歌进了门。

梦想她秀发如花颤，
它变得甜言蜜语，
但她拿起扇子
把它往空中赶去。

他想"我有帽和铃，
把它们给她，我去死；"
它把它们放路边
当曙光一片明亮时。

她把它们放胸前，
就在如云的秀发下面，
红嘴唇唱着情歌，
直到星星从空中涌现。

她打开她的门和窗，
心和灵魂由此进，
右手迎来红色的心，
左手迎来蓝色的魂。

它们鸣叫如蟋蟀，
说话聪明又甜蜜，

她秀发如含苞的花，
她脚下是爱的静寂。

他诉说十全的美

呵，白皙的眼睑，迷惘的眼，
为了用韵文塑出十全的美，
诗人们终生辛劳不停，
却被一个女人的注视而毁。

也被天空逍遥的部族所毁；
因此当露水撒下睡意，我的心
愿向你和自在的星星致敬，
直到上帝把时间烧尽。

他听见菖蒲呼唤

我漫步而行
在这荒凉湖滨，
风在菖蒲中呼唤：
直到天轴中断，
星星不再运转，
对手把东西方旗帜①
掷入汪洋大海，
光环带一下松开②
你不能和爱人安睡，
胸膛与胸膛依偎。

① 指太阳和月亮。
② 指黄道带。

他想到那些说他爱人坏话的人

半闭你眼睑，松开你头发，
梦想那些权贵和傲气；
他们到处说你坏话，
但你把这支歌与他们相比；
我一口气就做成了它，
他们后代的后代会讲他们说了谎话。

情人向友人为老朋友辩解

当今你虽说阳光灿烂，
人群中的旧朋新友
对你交口称赞，
可别骄傲、不和善，
要把老朋友常记心头；
时间的苦水就会上涨，
谁都会说你的美消散，
除了那些老朋友。

宁静姑娘[1]

宁静女神上哪儿去了，
她赤褐色头巾摇晃?
惊醒了星辰的风
吹得我热血激荡。
噢，我怎能如此平静，
当她起身启行?
召唤雷电的话语
如今撞击我的心。

① 爱尔兰传说中的和平女神。

他祈求爱人死亡

但愿你僵卧死去，
西方的星光正在消亡，
你会来这里，垂下头，
我将头放在你胸上。
你会轻说温柔的话，
原谅我，因你已死，
不会站起来匆匆走开，
纵然你有野鹰之志；
你明白你头发已盘缠
星星，月亮和太阳。
噢，爱人，但愿你躺
在土地的羊蹄叶草下，
当星光正一个个消亡。

他祈求锦绣天衣

要是我有锦绣天衣，
交织着金和银的光彩，
那蔚蓝、暗淡和深黑的锦衣，
为黑夜、白昼和晨昏穿戴，
我愿把它铺在你脚下；
但我，穷，只能有美梦，
我把我的梦铺在你脚下，
轻点踩，因为你踩着我的梦。

杜纳的琴手

我在杜纳奏起琴，
乡亲舞蹈如浪滚，
表兄在乡当牧师，
兄弟布道毛克镇；

兄弟表亲身边过，
他们埋头读《圣经》，
我诵我的歌谣本，
斯拉市上新商品。

一生终于到尽头，
彼得肃坐天门口①，
面对三老露微笑，
彼得叫我领先走。

好人永远得欢乐，
除非恶运临了门，

① 据《圣经》载，彼得系天使长，守在天堂大门口。

欢乐热爱舞蹈人，
欢乐热爱小提琴；

那里人们一见我，
全都来到我面前，
“这是杜纳好琴手，”
跳起舞来浪飞旋。

七片树林中(1904)

箭

我想到你的美，而这支箭
由狂想构成，落在我骨髓间。
没哪个男人敢看她，没有人，
当她刚成长为一个女人
颀长而崇高，脸和胸膛
色泽柔和如苹果花一样。
这种美更善良，但我有道理
哀哭那昔日之美的谢去。

劝慰之词的虚妄

一位好心的朋友昨天说道：
“你至爱者的黑发间白丝生了，
她眼睛四周已出现小阴影；
时间不能不使人变得聪明，
目前似乎不可能，这么说来
你不需别的，只需要耐心。”
我的心喊道：“不，
这丝毫安慰不了我，一点也不，
时间只会使她重获美貌，
因为她那理想，伟大而崇高，
她活动时跳跃的火焰
会烧得更亮堂。哦，她不会那样，
她眼睛里充满仲夏烈日的光亮。”

心呵；心呵！只要她回头一望，
你就明白劝慰之词的虚妄。

忆　　旧

思念啊，飞向她去，当黄昏
唤起了旧日的回忆，对她讲明，
“你的力量，如此崇高，勇猛，善良，
它唤起一个新时代，使我心想
长久以前想象中的女皇
不过你的一半；在青春的漫长岁月
他在面团里揉了又揉，谁会想到
这一切，超过这一切，会成乌有，
那些亲蜜的话毫无意义？够了，
我们责备风才能责备爱情，
或者还要说什么，就别提
那些会使迷路的孩子感到粗暴的话语。

别把心全掏尽

别把心全掏尽，
热情女一见爱情已定
就会不值一顾，从不想及
一吻再吻，爱情会消失；
一切可爱事物不过是
短暂的、梦幻的乐事。
噢，别把心全掏尽，
她们柔唇能说善道，
她们给心是做戏了吧。
谁能做好戏，如他一心
爱得昏头晕脑，神志不清？
做这诗的懂得全部代价，
他惨败，把心全给了人家。

树枝的凋零

月儿对鸟群轻声低语，我喊道：
“让田凫和麻鹬去随意啼叫，
我渴望听到你快乐、温柔、怜悯的话语，
因为路途无尽头，我心不知在何地。”
色白如蜜的月儿低垂于睡着的山头，
而我睡于孤寂的埃赫蒂山溪流①，
没有树枝凋零，由于冬风吹动，
树枝凋零，因为我诉说了我的梦。

我知道女巫们走过树枝密集的小径，
头戴珠冠，手持织毛的纺缍前进，
带着神秘的笑，从湖水深处出来；
我知道暗淡的月儿漂过，袒南之类②，
在岛上草地松开或交织他们的舞影，
脚旁苍白的海水闪亮，日光渐冷。
没有树枝凋零，由于冬风吹动，

① 在盖尔威境内。
② 古代传说中的爱尔兰部族。

树枝凋零，因为我诉说了我的梦。

我知道那睡眠之乡，天鹅环飞，
金链结成对，它们边唱边飞。
国王王后在漫游，那歌喉
使他们如此快乐，智慧丰足而无求，
他们漫游到所有岁月的尽头，
我知道田凫麻鹬在埃赫蒂溪上吟奏。
没有树枝凋零，由于冬风吹动，
树枝凋零，因为我诉说了我的梦。

亚当的恶运①

我们坐一道，夏日将尽，
你的好朋友，美丽温柔的女人，
还有你和我，一起议论诗。
我说："一行诗常常得花几小时，
要是它读来不像神来之笔，
再修修补补也总是无益。
倒不如弯腰屈躬，
擦厨房地板，当采石工，
像个老叫化，不管春夏秋冬；
因为把美丽的声音吟成调，
要比那一切更辛劳，
而校长，银行家，牧师那闹嚷嚷的一帮
志士们所谓世俗界却嫌咱闲得慌。"

那女子轻声说，声音娇嫩又温存，
为了她许多人害上相思病，

---

① 据《旧约·创世纪》载，亚当被逐出伊甸园后，上帝罚他一生辛苦劳作。诗中提到的两个女人，一指毛特·冈，另一指其姊凯瑟琳。

那声音多娇嫩,柔和而低沉,
"有一桩,女人们个个记在心——
虽说学校里从没教我们——
要当美人儿可得费大劲。"

我说道,"没问题,只要是好事情,
亚当堕落后,没有不费劲。
有些情人们以为爱情
总该大显优雅的风韵,
带着学者的神色,一面叹息,
一面引证美丽的古书上的先例,
如今看来,这真是无聊的玩意。"

一提到爱字,我们就不再说话,
眼看着夕阳发出最后的火花,
颤栗的天空蓝得发绿,
像时光之流冲洗的贝壳,一轮残月;
这流水在星球间升起又降落,
最后破碎成岁岁月月。

我有个想法,只说给你一人听,
你是美丽的,我竭力尽心,
用古老的高尚方式来爱你;
仿佛是皆大欢喜,但我和你
却像那轮残月深感倦意。

老人临水自赏

我听见很老的老人讲：
“万物都在变，
一个接一个，咱倒下一个样！”
他们的手如爪，膝头
弯弯如老荆树
在水边长。
我听见很老的老人讲：
“美的东西全漂走，
如流水一样。”

杂乱的树林

噢，快来这湖边的丛林，
雄鹿挙轻步，同夫人叹气，
他们只要看一眼自己的形象——
但愿谁也没爱过，除了我和你！

或者，你可听说过那银灰色女后
穿银白色鞋子在天上滑过去，
当太阳从金色的头巾向外望？——
噢，但愿谁也没爱过，除了我和你！

噢，快来这杂乱的树林，
我将逐出所有情人们，高呼——
噢，金色秀发，噢，我世上之宝，
谁也没爱过，除了我和你！

噢，别爱太久

亲爱的，可别爱太久；
我爱得又长又久，
就像一支老歌曲
人们不再记心头。

我们青春时代
谁也不能分辨
你的或我的思想，
我们是一致无间。

不过噢，一瞬间她就变——
噢，可别爱太久，
你会像一支老歌曲
人们不再记心头。

绿色头盔及其它(1910)

一个荷马讴歌的女人

当我还年轻，
有哪个男人走近来，
我想“他对她有情”
就浑身是恐惧仇恨。
但是噢，如他走过，
眼神满不在乎，
那是最大的过错。

为此我写了又编，
如今，头发灰白，
我梦想，我已把思想
提到这个高度，
未来时代会讲：
“他把她的身姿
投影于一面镜子。”

当我年轻时
她热血沸腾，

走路又美又傲，
就如在云端飞升，
对一个荷马讴歌的女人
生命和文学不过是
一场英雄的梦。

文　字

刚才我有这么个想法，
“我爱不可能明白
我为这盲目痛苦的土地
做了些什么，想做些什么。”

我对太阳感到厌倦，
直到思想又变明朗，
想起我做过的最好的事
就是使这事明白清爽；

每年我都在叫喊：
“最后，这一切我爱会了然，
因我已积聚了力量，
文字听我的召唤。”

她是否这么做了，谁能说
筛子里会漏下些什么？
我不如把可怜的文字抛开，
安心如意地生活。

没有第二个特洛伊[1]

我为什么要怪她使我的生命
充满苦恼，怨她这一阵
教唆蠢人们搞最大的暴行，
让区区小民来反对伟人[2]，
如他们的勇气和欲望相当；
她怎么会安分，有了那心肠，崇高
使她单纯得像火一样，
又像拉紧了的弓那样美貌，
这个时代罕见的景象；
孤独，庄严，高贵，
哦，她能干啥，生就这个样，
还有第二个特洛伊等她去焚毁？

---

①希腊神话载，特洛伊王子帕里斯诱使斯巴达王后海伦私奔，引起十年战争，最终希腊人焚毁特洛伊城。

②毛特·冈鼓动爱尔兰人民起来争取民族独立。

和　解

有人也许责怪你离开我时，
取走了那些可能感动他们的诗。
当雷电使我耳聋眼瞎，
我却无歌可作
除了国王，头盔，刀剑半已遗忘之物，
它们像是你的回忆——可是如今，
我们要下场了，世界照旧生存。
当我们大笑大哭之际，
把头盔、王冠、刀剑掷入坑里。
可是，亲爱的，紧挨着我，自你走后，
我空虚的思想冷彻我的骨头。

安　　宁

噢，但愿时间能触及一个身影，
它能显示荷马时代所孕育
给英雄的酬报是什么。
"要不是她一生全是风暴，
画家们就会画不出
如此高贵线条的形体，"我说道，
"那头颅如此优美高贵，
那妩媚中的百般严峻，
那力量中的百般甜美？"
噢，安宁终于来临，
当时间触及了她的身影。

反对无价值的赞美

心啊，安静吧，因为
没有无赖或笨蛋能粉碎
不需要他们称赞的东西，
那是为了一个女人。
够了，只要工作看来
她已使你的力量重生，
一只狮子做过的梦
直到荒野为之大叫，
你俩之间的一个秘密，
你骄傲，她也骄傲。
什么，你还要他们赞美！
但这里有一个更高傲的文本，
她过日子的迷宫
使她自己的奇异吃惊；
她的梦想所赐予
又如何从同一类笨蛋无赖
赚得诽谤和忘恩负义，
对，以及比这些更坏的罪过。

而她，一路上歌吟，
半个狮来半个孩，心情安宁。

种种困难之事的魅力

种种困难之事的魅力
榨干了我血管中的汁液，
夺走了我心中的自发之乐
和天然的满足。我们的小马
有了病，它似乎没有神圣的血，
没在奥林匹斯山上把云追逐，
它在鞭子下颤栗，奋争，流汗，猛跳，
仿佛拖着碎路石前行。我咒诅
那些得用五十种方式排演的剧本，
白天与每一个无赖蠢人作斗争，
剧院的事务，人事的安排。
我发誓在黎明再来以前，
我要找到马厩，拔掉门闩。

饮 酒 歌

酒从口中入，
爱从眼中来，
我等老死前，
此中真理在。
相望长太息，
举杯及我嘴。

致一诗人，他要我称赞某些坏诗人，他和我的模仿者

别个的话或歌，
我常开腔赞扬，
你说称道他们也是策略，
难道还有狗把身上的跳蚤夸奖？

面　具

"卸下那面具，它金光闪闪，
一双眼睛碧蓝。"
"哦不，亲爱的，你可太大胆，
想探明心儿是聪慧、狂野
而又不冷淡。"

"我不过是把能探的探看：
是爱还是骗。"
"是面具而非它所藏，
叫你费脑筋去猜，
还使你心儿激荡。"

"就怕你是我敌人，
我必须查明。"
"哦不，亲爱的，让它去吧，
没啥关系，只要你我俩
有爱火烧身。"

在阿贝剧院[1]

（仿龙沙）[2]

亲爱的克瑞伊文·伊文[3]，请查问一
　下我们的案件。
当我们高唱入云时[4]，上千人说，
如我们继续飞翔，他们就离开这地点：
另一天，同样这上千人又嘲笑我们，
因我们用日常生活创作艺术品，
那么辛辣，你会梦想他们渴望
用一生时间看透翅翼的飞翔。
你宠惯了他们，用书本养育了他们，
对他们深知入骨，请传授我们——
我们会保密——讨好他们的新诀窍。
有无笼头对付这位普洛透斯[5]，

---

① 阿贝剧院由叶芝和格雷戈里夫人于1904年创办于都柏林。

② 彼埃尔·龙沙（1524—1585），法国诗人。

③ 克瑞伊文·伊文，爱尔兰第一任总统道格拉斯·海德（1862—1949）的笔名。

④ 指演出神话传说诗剧。

⑤ 希腊神话中多变的海神。

他变幻无常如他那多风的海洋？
或则，最负众望的人，没有谁不是
当他们讽刺我们，我们就反刺？

这些是云霓[1]

这些是落日四周的云霓，
那君王灼燃的双眼已紧闭。
弱者抓住强者创造的东西，
直到原本高举的被打倒在地，
不和随着一致来临，
然后把一切都统统拉平。
因此，朋友，如你已跑完伟大的赛程，
这些事只能使你这人
更加和伟大相伴为侣，
虽然你只是为孩子们叹气；
这些是落日四周的云霓，
那君王灼燃的双眼已紧闭。

---

① 作于1909年，时格雷戈里夫人正病中。

在盖尔威赛马会上

那边就是赛马场，
欢乐使大家一个心肠，
马上驰奔的骑手，
观众紧紧聚在后；
我们也曾有过佳宾，
有的来聆听作品，有的来鼓劲。
是啊，和骑手们当朋友，
在商人和伙计用胆怯的声音
议论世界以前的时候。
唱下去吧，为某个新月而唱，
我们会明白睡眠并不是死亡，
听到整个大地变了调，
它的肌肉撒野，又一次狂叫
如同赛马一样欢欣，
在骑马的人们中间，
我们找到了喝彩的人。

朋友得病

疾病使我想起
用他的量器来比：
我为什么要失望
即使火烧着了整个世界
就如烧着一块煤一样，
当我看到它是在与
一个心灵较量？

什么都可诱使我

什么都可诱使我不再写诗，
一度是一个女子的脸庞，更糟的是，
这蠢人领导之国的表面需求；
如今什么都不如这工作来得顺手，
它已习以为常。我年轻时
不曾付一分钱为一支歌子，
诗人吟起诗来总神气十足，
叫人相信他有雄剑在楼屋；
到如今，我如得遂所愿的话，
我想比一条鱼更冷更聋更哑。

铜便士

我悄悄说，“我还太年轻，”
接着又说，“我也不小了。”
我投出一个便士，
看看我可否谈爱了。
“去爱吧、去爱吧，年轻人，
如那姑娘又年轻又美丽。”
啊，便士，铜便士，铜便士，
我卷进了她卷发的圈里。

噢，爱情是狡猾的东西，
没有人有足够的聪明
去发现它全部的涵义，
因他会思念着爱情，
直到天上不见星星，
阴影把月亮吞掉。
啊，便士，铜便士，铜便士，
一个人不会爱得太早。

责　　任(1914)

“责任在梦中开始”。

——旧剧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孔夫子①

① 见《论语·述而篇》第五章。

致一位富翁，他答应再次为都柏林市立美术馆捐款，如果证明人民需要画作①

你给了，但不愿再捐，
直到鲍丁足够的便士
放在比第的半便士一边②
作为“某种证明”，
在你放下你的基尼之前，
被认为骄傲地给予的东西
却是这盲目无知的城市
臆想为使它繁荣的最好东西。
厄科尔公爵在乎什么③，
当他让哑剧演员上市演出，

---

① 富翁指阿狄朗勋爵。他在关于筹建美术馆的争论中曾表示不赞成再次捐款，除非公众表明需要绘画作品。

② “鲍丁”和“比第”指一般群众。

③ 厄科尔·戴斯特一世(1431—1505)，意大利费拉拉公爵，1502年为庆祝其子阿尔芳梭结婚，曾指使演出罗马剧作家普劳图斯(纪元前254—184)的五个喜剧。

当他让普劳图斯
为意大利喜剧示范步法，
管卖葱者怎么想，怎么做？
而基尔巴尔多①，当他在乌尔比诺
多风的山上创办礼仪文法学校
使才子美女学会他们的行当，
并没有让使者来来往往
以获知牧羊人的意愿。
当他们把考西莫②逐出，
他不理睬某些流言蜚语，
而把他们所给予的自由时间
用于米舍罗佐新近③
为圣·马可图书馆做的设计，
以便动荡的意大利
能吸吮希腊的乳头，
从旨在和平的艺术里，
从逻辑和自然法则里吸取乐趣。

你放开的手显示了我们的损失

---

① 基尔巴尔多·迪·费特费尔绰(1472—1508)，意大利乌尔比诺公爵，曾建立一所王宫以收藏艺术珍品。

② 考西莫·德·美第奇(1389—1464)，意大利佛罗伦萨的统治者，1433年被逐出威尼斯，一年后复位。

③ 米舍罗佐·德·巴托罗米欧(1396—1472)，意大利建筑学家，曾随考西莫流亡。

因他更好地懂得怎样生活。
让鲍丁们玩投掷铜币的游戏，
抬头看太阳的眼睛，
做热心肠人所说的好事情，
某个新的一天会培育出最好的东西
因为你给了，不是他们想要的什么
而是为建鹰巢用的恰当的枝梗。

1913年9月[1]

一明白过来，你们就只要
在油腻的钱柜里摸去摸来，
把五角加一元，颤声地祷告
又祷告，直到吸尽骨髓，
不用干别的，人生来
就为祷告和攒钱；
罗曼蒂克的爱尔兰已死灭完蛋，
和奥利瑞躺在墓里面②。

但他们是不同的一类，
那些名字使你们的儿戏告终。
他们像一阵风吹过世界，
很少时间去做祷告，

① 原题《爱尔兰罗曼斯，读反对艺术画廊的众多报导有感》。当时，休·莱恒爵士曾拟将珍藏的法兰西印象派绘画赠送都伯林市，只要该市能建立一合格的画廊，但遭到许多人反对。叶芝赋诗以讽刺这些庸人。

② 约翰·奥利瑞(1830—1907)，爱尔兰民族主义英雄，在监禁5年、流亡15年后，于1885年回到都伯林。叶芝深受其影响，积极从事文艺复兴活动。

刽子手的吊索为他们架起，
老天啊，他们又有什么钱好攒？
罗曼蒂克的爱尔兰已死灭完蛋，
和奥利瑞躺在墓里面。

是为这个野鹅们一逢涨潮①
便展开灰翅飞过海洋？
是为这个，让那么多血流掉，
为这个，费兹格拉尔德把命丧②，
还有艾麦特和土恒③
以及所有大勇者的疯狂？
罗曼蒂克爱尔兰已死灭完蛋，
和奥利瑞躺在墓里面。

我们也可把岁月倒拨，
称他们亡命者，当他们
受尽苦难和寂寞，
你会喊，“有些女人的黄发
曾使人之子个个迷惑”，

---

① 指那些因“反天主教法”的颁布被迫离开爱尔兰逃往欧洲的人。

② 爱德华·费兹格拉尔德(1763—1798)，爱尔兰爱国志士，因图谋起义在拒捕时受伤而死。

③ 罗伯特·艾麦特（1778—1803），1802年发动起义，后被处决。华尔夫·土恒（1763—1798）曾带领法国武装支援爱尔兰起义，被俘后死于狱中。

他们把代价看得很轻。
让他们去吧,他们已死灭完蛋,
和奥利瑞躺在墓里面。

致友人，他的作品一无所成

如今已揭出全部真相，
悄悄地接受失败吧，
任厚颜无耻的嘴去讲；
你生来光荣，如何比得过他
说了谎话而不自惭
或使邻居替他抱愧？
你克服了比胜利更大的困难，
就转过身，像大笑的琴弦，
为疯狂的指头弹弄
于一堆乱石之中，
悄悄地，意气自豪，
因为一切人知的万事中
那个最难做到。

致一个阴魂[1]

如果你重访故城，瘦削的阴魂，
去把你的纪念碑察看，
（我怀疑工匠是否拿了工钱）
或者愉快地思念，消磨那一天，
呼吸大海边咸而涩的空气，
当灰鸽飞舞，人迹杳然，
荒凉的房子显得庄严；
就让这些满足你，你回去吧，
因他们还在故技重演。
一个
你这样热心为公的人，
他满手奉献——只要他们知道——
给他们的子子孙孙高尚的思想，
美好的情绪，像温和的血在血管中
涌动，却被逐出这个地方，
因他劳苦，使他忍辱蒙垢，

① 指查尔斯·巴纳尔（1864—1891），爱尔兰民族自治运动的领导人。

因他慷慨，把他搞臭，
你的敌人，一张老脏嘴，放出
狗子们咬他。
　　去吧，不安的流浪者，
用格拉斯内文的尸布蒙住头①，
直到灰尘堵住你耳朵，
品尝咸风，谛听一隅的时间尚未来临，
你死前已经受够了罪——
走吧！走吧！坟墓里你更安宁。

①都柏林一公墓，为巴纳尔葬地。

当海伦在世时[1]

失望中我们呼叫：
人们为区区琐事，
或喧闹、或蛮横的游戏，
丢弃了艰苦年月
赢得来的美女；
但要是我们走过
海伦及其少男
走过的无顶塔楼，
也不过如特洛伊的男女老少
给她说句话或开个玩笑。

[1] 据希腊神话，美人海伦是斯巴达国王墨涅拉俄斯之妻，因与特洛伊王子私奔，引起十年之久的特洛伊战争。

乞儿向丐儿呼叫

“是丢下世界，另走他方的时光，
到海边空气中找我的健康；”
乞儿向丐儿呼叫，他们发了狂，
“铸造我的灵魂，趁头颅未光。”

“娶一个好妻，筑一所好房，
不再让鞋中鬼把我缠上①；”
乞儿向丐儿呼叫，他们发了狂，
“还有那更大的恶鬼，居双腿中央。”

“虽说我愿意娶一个美丽的女人，
她不必太美——过得去就行；”
乞儿向丐儿呼叫，他们发了狂，
“美容镜中准会有妖魔附身。”

“她也不要太富，因为富有者
被钱财摆布，如虱子捉弄乞丐；”

① 指不再有出门流浪的欲望。

乞儿向丐儿呼叫，他们发了狂，
“诙言谐语出不了富人的嘴。”

“这样我舒适自在，受人尊敬，
宁静的夜里在花园倾听，”
乞儿向丐儿呼叫，他们发了狂，
“风吹来北极鹅一阵阵叫唤的声音。”

《演员女王》中的一支歌[①]

我妈妈摇着我唱道：
“他多年轻，多年轻呀，”
做了个金色摇篮，
就挂在柳树底下。

“他走了”，我妈妈唱道，
“当我被带到了床边，”
她的针一直在穿引，
那些金丝和银线。

她穿上线又咬断线，
做了件金色长袍，
她哭泣因她梦想，
我生来戴王冠上朝。

“她给抓住了”，我妈妈唱道，
“我听见海鸥叫嚷，

①《演员女王》系叶芝剧本，1919 年上演，1922 年出版。

看见一团黄色浪花
落在我这大腿上。”

这样她怎能不把
金丝编入我发间，
梦想我将戴上
那关怀众生的金冠冕？

山头的墓

斟酒起舞，如男人们仍有豪气，
取来玫瑰，如玫瑰还在绽开；
山侧瀑布仍散发雾气，
我们的劳西克劳斯神父已在墓中安睡①。

拉下窗帘，取来单簧管和提琴，
房间里每只脚都要舞起来，
嘴对嘴亲，酒必沾唇，
我们的劳西克劳斯神父已在墓中安睡。

徒然，徒然；瀑布还在呼喊，
永恒的烛光照着昏暗，
所有智慧都已关进他的化石眼，
我们的劳西克劳斯神父已在墓中安睡。

---

① 劳西克劳斯神父(1378—?)，爱尔兰秘术社团玫瑰十字兄弟会创始人，相传死后躯体不腐。

致迎风舞蹈的小孩

你在海岸上舞蹈，
会有什么需要
关心风或水的怒号？
披散你的头发，
咸水已把它沾湿掉；
你年轻，还不知道，
愚人的胜利或爱情
一到手就失去，
也不知最好的收割者已死，
而全部禾谷还待捆起。
你有什么必要
害怕风的怒号？

二年之后

没人说过这一对
大胆善良的眼该多有点智慧？
或警告你飞蛾在①
燃烧时有多狼狈？
我可能告诫你，但你还年少，
我们说的不是一个调。

噢，你会接受任何奉献，
梦想天下人都是朋友，
像你母亲那样受罪，
像她那样毁在最后。
但我老了，你还年少，
我操的不是文雅调。

①“你”指伊修尔德·冈，即毛特·冈的养女。

追忆青春

时间逝去如同游戏；
我有了爱情带来的智慧；
我所想说的种种事物
我都有机智的话语应对，
虽然我得到了她的赞美，
从该死的北方刮来的云彩
突然把爱情之月遮盖。

相信自己说的都是真话，
我歌颂了她的肉体和心胸，
直到骄傲使她眼睛发亮，
欢乐使她的双颊绯红，
虚荣使她步姿轻盈，
尽管我们百般赞美，
只见黑暗笼罩头顶。

我们坐着静如石头，
即使她话没说一句，

我们知道最好的爱情也会死灭，
被残暴地毁弃，
你不见最可卑的小鸟叫得响，
爱情从云中夺走
他可爱的月亮。

朋 友 们

如今我必须赞美这三位——
三个女人她们铸成了
我一生的欢乐和快慰;
有一位①,全亏她,这十五载
多灾多难的年头,
心灵和欣悦的心灵们
有深切关怀,有思想交流;
又一位②,因为她的手有力量
解除青年人梦幻的重负,
这担子谁也懂不透,
谁也不能靠它成长;
是她使我改变,
使我极乐中苦干。
她啊③,她又怎么样?

① 指格雷戈里夫人(1852—1939),叶芝在戏剧方面的支持者、合作者。

② 指奥里维·莎士比亚,曾与叶芝有过一段恋情。

③ 指毛特·冈。

夺走了我青春华年，
毫不可惜、爱怜，
我怎么还对她赞扬？
当开始了新的一天，
我数计我的得失，
为她而夜不能寐，
回忆她各个方面，
她那山鹰般的神情，
一大股甜蜜的水泉，
从我心窝涌上来，
我浑身上下发颤。

沦落的女王

过去只要她显示她的脸庞，
人们就云集，甚至老人们眼睛迷惘，
只有这只手，像吉卜赛营地最后的朝臣，
记录下以往的事情，叨念着沦落的女王。

那脸容，那欢笑使之甜蜜的心，
这些，这些还在，但我记录下以往的事情。
人们会云集，不知他们走的就是那条街，
那里曾有人走过，像一片燃烧的赤云。

催黑夜来临

她一生在风暴中奋斗，
她心中有这样的欲望，
要得到崇高的死亡，
因此她不能忍受，
一般的生之欢乐。
而要像帝王一样生活：
大婚日旌旗蔽空，
军号锣鼓齐鸣，
吓人的炮声隆隆，
为了把时间撵走，
催黑夜来临。

一件外套

我给歌做了一件外套，
缀满了锦绣珠宝，
从古老神话中取来，
从头到脚一整套；
傻瓜们抓住了它，
披上身在世间招摇，
仿佛是他们所织造。
歌，让他们拿去吧，
赤裸着身子走路，
是更有劲，更自豪。

柯尔庄园的野天鹅(1919)

柯尔庄园的野天鹅[1]

树林里一片秋天的美景，
林中的小径很干燥，
十月的黄昏笼罩的流水
把寂静的天空映照；
盈盈的流水间隔着石头，
五十九只天鹅浮游。

自从我最初为它们计数，
这是第十九个秋天，
我发现，计数还不曾结束，
猛一下飞上了天边，
大声地拍打着翅膀盘旋，
勾划出大而碎的圆圈。

我见过这群光辉的天鹅，

---

① 柯尔庄园位于爱尔兰西部，是叶芝的好友、剧作家奥古斯塔·格雷戈里夫人的产业，叶芝于 1897 年初访该地，距写作本诗的 1916 年恰好 19 年。在此期间，爱尔兰自治运动高涨，柯尔庄园即将收归国有。

如今却叫我真疼心，
全变了，自从第一次在池边，
也是个黄昏的时分，
我听见头上翅膀拍打声，
我那时脚步还轻盈。

还没有厌倦，一对对情侣，
友好的冷水中行进，
或者向天空奋力地飞升，
它们的心灵还年轻，
也不管它们上哪儿浮行，
总有着激情和雄心。

它们在静寂的水上浮游，
何等的神秘和美丽！
有一天醒来，它们已飞去，
在哪个芦苇丛筑居？
哪一个池边，哪一个湖滨，
取悦于人们的眼睛？

怀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1]

I

如今我们已几乎在这所房子里住定。
我要提到不能在这古老塔楼的
炉火边与我们同进晚餐，
有时谈到很晚，
然后爬上狭窄旋梯上床的朋友们：
被遗忘的真理的发现人，
或仅仅是我青春时代的伴侣，
全都死了，全都在我今夜的头脑里。

---

① 罗伯特·格雷戈里(1881—1918)是格雷戈里夫人的独子，任职英国皇家空军，于1918年1月23日在意大利前线阵亡。

Ⅱ

我们总希望新朋友见见老朋友，
哪一个显得冷淡都会使我们难受，
还有刺激话来延长伤痛，
在我们心的温情之中，
争吵就在哪人头上炸开。
但今夜我带来的友人，
没有谁会使我们争吵，
因为来到我心中的都是死人。

Ⅲ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莱奥内尔·约翰生①，
他爱他的学问胜过爱人类，
极端的彬彬有礼，健康大衰，
沉思起神圣性的问题来，
直到他所有希腊和拉丁文知识，
像号角一长声怒号
使他梦想的无限完美
稍稍捱近他的思考。

① 莱奥内尔·约翰生(1867—1902)，爱尔兰诗人。

Ⅳ

那个爱追问的人，约翰·辛格接着来临①，
他垂死时选择鲜活的世界做本文，
他在坟墓中从不能安定，
而是长途跋涉，日暮时分
来到某一群人孤居的
一个最荒凉多石的地区②，
日暮时分遇到一群人
热情单纯如他的心。

Ⅴ

接着我想起老乔治·波莱克斯芬③，
年轻力壮时在梅约人中
以围猎和赛马的精良骑术闻名，
他本能显示纯种马和壮实人，
不管他们有多大激情，
活得不过像跛扈的星座
以180度，90度和120度组合斜倾，
如今已变得多虑和迟钝。

① 约翰·辛格(1891—1909)，爱尔兰现代剧作家。
② 指艾兰群岛，为辛格提供了剧中人物的原型。
③ 乔治·波莱克斯芬(1839—1910)，叶芝的舅父，占星术家。

Ⅵ

多年来他们是我亲密的伴侣，
就像是我生命和心灵的一部分，
如今他们不再呼吸的脸相
似乎是从旧照相册望出来一样；
我已习惯于他们的没有呼吸
但不信我亲爱朋友的亲爱儿子
我们的锡德尼①，我们的完人
竟能在死的非礼中分担一份。

Ⅶ

如今这高兴的眼睛所见种种，
他都喜爱：那把影子映在路上桥头
被暴风打断的老树；
那建立在河边的塔楼，
那每晚饮水的牛群必来骚扰的渡头，
为他们的声音惊醒，水鸡必得迁窝挪走；
他本来可以给你最热情的欢迎。

① 菲利普·锡德尼(1554—1586)，英国政治家，作家，军人。

Ⅷ

他曾带着盖尔威的猎狐犬，
纵马从泰勒堡奔驰到劳克斯边缘
或者埃色凯利平原，很少人跟得上，
在穆宁他曾跳过一处危险地方①，
惊讶的赛手们半数把眼睛闭上；
那是在什么地方
他赛马不用马嚼子，
他的脑子赛过他马的蹄子。

Ⅸ

我们梦想一个伟大画家诞生了
来描绘冰冷的克莱尔②岩石，盖尔威岩石和荆棘，
来运用冷峻的色彩和优美的线条，
那是我们秘密的技巧，
在其中那凝视的心的力量加倍增大，
战士，学者，骑手，他，
而他还有这样强烈的感受，
使他发表这一切以怡悦全球。

---

① 以上几处地名均在盖尔威县境内。
② 爱尔兰一县名。

X

有谁能给我们那么好的劝告，
修饰房子的全部优美复杂技巧，
如他所做的或了然于胸，
精通一切金工和木工，
成型的石膏，雕刻的石块？
战士、学者，骑手，他，
干什么他都做得那么完美，
仿佛他只是哪一行的专家。

XI

有的人烧潮湿的柴把，别的人
也许在小屋里把整个可燃的世界烧掉，
有如烧干草，如果我们一转身
那空空的烟囱就变黑了，
因为火光一闪，工作就完成了。
战士，学者，骑手，他，
似乎是全部生命的结晶，
什么会使我们梦见他梳理白发？

XII

看到摇撼窗板的风刮得那么猛，
我想到，回忆于心，
成年人尝试过，孩子们喜爱过，
少年人智力赞美过的所有人，
每个都给予适当的评论，
直到想象带给你
更恰当的欢迎，但是一想到
最近的一次死亡，我整个心哑然无语①。

① 指罗伯特·格雷戈里之死。

爱尔兰飞行员预见到自己的死亡[①]

我知道，我的寿数将尽
就在头上那一堆云中，
我并不恨我打击的人，
我并不爱我保卫的群众；
我家乡在克尔泰坦克劳斯②，
我乡亲是克尔泰坦的穷人，
没什么结局能使他们更快乐，
没什么结局能使他们受损。
驱我作战的不是法令或责任心
也不是闻人或欢呼的人群，
一种孤独的喜爱的冲动，
驱策我在云间这般翻腾；
我权衡得失，考虑了一切，
未来的岁月似乎是浪费生命，
过去的岁月也是生命的浪费，
这死亡与这生命恰好扯平。

---

① 本诗为纪念罗伯特·格雷戈里少校而作，他是剧作家格雷戈里夫人之子，1918 年 1 月 23 日在意大利上空作战时牺牲。

② 爱尔兰地名，靠近柯尔庄园。

人随岁月长进

做梦使我衰老，
河水中为风雨剥蚀的
海神石雕；
一天到晚我瞻望
这位女士的美貌
仿佛见到了书上
一张美人照。
因眼中有美、耳朵灵敏
或仅仅聪明而高兴，
人随岁月长进；
可是，可是，
这是我做梦，还是真理？
哦，但愿我们在
我青春如火时相遇！
但我在梦中变得衰老，
河水中一个
为风雨剥蚀的
海神石雕。

所罗门致示巴[1]

所罗门对示巴唱道，
吻吻她黑黝黝的脸，
“我们只在一处谈话
从中午以来一整天，
从明亮的中午一整天，
我们讲了一遍又一遍，
讲狭隘的爱的主题，
像一只老马在畜栏里面。”

示巴对所罗门唱道，
在他的膝上坐定，
“如你打开了一个话题
它也许使学者高兴，
在太阳未把我们的阴影
投在这块地上面，
你会发现我的思想，而非它，

① 所罗门（前972—932），古希伯来人之王。示巴为阿拉伯南部一古国，此处指示巴女王。

不过是狭隘的畜栏。”
所罗门对示巴说道，
吻吻她阿拉伯眼睛，
“没有一个男人或女人
他们在天穹下诞生，
能和咱俩比学问；
一整天我们发现，
没别的，唯有爱情
使世界变成狭隘的畜栏。”

活着的美人

因为灯芯和灯油已尽,
血液的通道已经堵塞,
我叫我那不满足的心,
从铜铸或怵目的大理石,
塑成的美中获得满足;
但我们一过去它也就过去,
它比幻影更不关心
我们的孤寂。心啊,我们已老,
活着的美属于年轻人,
我们付不起它要的狂泪滔滔。

歌

我想再不用别的
来延长青春，
除了哑铃和钝剑
使身体健壮。
噢，谁个能预告
我那颗心已变老？

我虽有千言万语
使女人满心欢喜，
我躺在她身边
却不再目昏神迷，
噢，谁个能预告
我那颗心已变老？

我并未丧失欲望，
但我失去了我的心，
我以为陈尸床上，
它会炙燃我身。

噢,谁个能预告
我那颗心已变老?

致一位年轻美人①

亲爱的艺术家同行，
为什么随便和人交往，
和杰克、吉尔那一帮？
要从最好的人中择友；
谁和别人一同拖水桶，
很快就一同滚下山丘。

作为一伙人的镜子，
如普通美人的样子，
你也许有激情，但不慷慨，
他们生来不是为
老以西结的天使献美，
而是为鲍瓦雷②。

我知道美人给多少工资，

---

① 指毛特·冈的养女伊修尔特·冈，叶芝曾向她求婚，被拒。

② 以西结，希伯莱著名先知。雅克·费尔曼·鲍瓦雷(1731—1797)，法国画家。

她仆人过多艰苦的日子，
但我赞美冬天已逝；
没哪个蠢人会呼我为友，
而我在旅程的尽头
将和兰多和多恩应酬①。

① 瓦尔特·兰多(1775—1864)，约翰·多恩(1571—1631)，均为英国诗人。

致一位年轻姑娘

亲爱的，亲爱的，我知道，
比谁更知道
是什么使你心狂跳；
甚至你自己的妈妈，
不比我更知情，
她粉碎了我的心。
那个狂想
她否认，
她忘了个干净，
曾使她血液骚动
闪烁于眼睛。

学　者

秃脑瓜忘却了自己的罪孽，
博学可敬的老脑瓜秃又光，
编辑呀，注释呀那些诗集，
青年人夜不寐，爱恋中绝望，
写下来，把诗句吟吟唱唱，
去奉承美人无知的耳囊。

全都蹒跚走，冲墨水咳嗽，
全都用鞋子把地毯磨损，
全想着别人转过的念头，
全认得邻居认识的人。
老天爷，他们有什么好讲，
难道伽图①走路也这个样？

① 公元前一世纪罗马爱国志士。

汤姆·欧劳夫莱[1]

虽然诡辩家统治着市镇，
每个人，女孩或男孩，
定出了一个远处的目标，
无端的欢乐最是纯粹，
或如汤姆·欧劳夫莱所说，
他看到过海浪滚滚，
“智慧是一只蝴蝶，
不是只阴郁的猛禽。”

“少操心就少犯罪，
并不要严重的创伤，
死去无非少一口气，
要不是那乐曲曲折狂放，
小号手米迦勒怎能趾高气扬？”[2]
或者如他所说那样，
“若是我最好的朋友死亡，
我会在他坟头狂舞一场。”

---

① 叶芝虚构的人物。
② 米迦勒为基督教传说中的大天使。

论 女 人

愿大家赞美上帝
为那放弃了自己头脑的女人，
一个男人不能在别的男人中
找到她那样的友情，
它包含他带来的一切
和她的骨头和肉体，
她不会同你争吵，
因为那个想法不属于她自己。

虽然学究们否认，
明明白白，《圣经》表明，
所罗门与女后们谈话，
他就变得聪明。
虽说他数过杂草，
他不可能认为给了足够的赞美，
当示巴是他的心爱。
当她把铁冶炼，
或从炉火中取出，

让它在冷水中发颤；
他们欲望的强烈
使他们伸腰打呵欠，
快乐随睡眠而来，
两个人一块儿发颤。
什么别的他给了或留下，
上帝别让我——不，不在这里讲，
因为我已经衰老，
我没有那么大胆量
去希望那么亲密的事情，
不过，要是传说是真，
那月亮的碾槌
能把一切捣碎成新，
会使我重获新生——
去发现我曾有过的东西，
知道我曾经知道的东西，
直到不能在床上安睡，
温情的关怀，
怜悯，疼痛的脑袋，
咬牙切齿和绝望
逼得我疯狂。
这一切全是为了某个
偶逢的刚愎的人，
我活着像示巴领舞的
那个所罗门。

渔　翁

虽然他我还看得见
穿着灰康尼马拉装①,
长着雀斑的脸,
到山上昏暗的地方,
一清早把钓饵垂下去;
已过去很久的时光,
自从我第一次回想起
这纯朴的智者的脸庞。
整天我望着他的脸,
希望能找到我想要
为我种族和现实表现
写下的人情风貌:
我所仇视的活人,
我所爱慕的死者,
那未遭谴责的恶棍,
那在位的胆小鬼;

① 康尼马拉是盖尔卫风景区。幻想中,穿康尼马拉装的渔翁以其简朴单纯的智者形象成为叶芝崇拜的对象。在别的诗里,叶芝曾把垂钓和写诗看作同样需要耐心和功力的事。

那逍遥法外的白痴，
他赢得了醉人的叫好，
那花言巧语的才子，
他那媚俗的笑料；
那狡黠者喊出了
丑角煽动的口号，
要把智者打倒，
把伟大的艺术取消。

也许十二个月后，
无视读者的心情，
我又突然开头
幻想起这么个人，
他穿一身灰康尼马拉装，
太阳晒得他一脸黑斑，
到岩石受潮变黑的地方，
他一步一步登攀，
把钓饵向水中一沉，
他手腕往下一翻；
并不存在这个人
不过是一场梦幻。
我喊道，“我老去以前
要为他写一首诗，
热情和冰冷相间，
恰好和黎明相似。”

鹰

“把鹰从空中叫下来，
让它戴上头罩，关进囚笼，
直到黄眼睛变温和，
因为肉窖和肉板都空空，
那老厨子怒气冲冲，
那帮手气了个半疯。”

“我不愿戴头罩，
不愿进囚笼，栖落手腕上，
如今我学会自豪，
飞翔过林梢，
破雾前航，
与云彩翻腾。”

“昨晚你劈开了
什么样翻腾的云海，
我头脑中的黄眼鹰？
当我在无赖前傻傻地无言以对，

居然在我朋友面前，
装作一个聪明人。”

对她的赞美

我想听到受赞美的，她是第一人，
我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下下上上，
像一个刚发表了一本新书的人，
或者年轻姑娘穿上了新装；
虽然我把谈话引来转去，
直到赞美她成为最高主题，
一个女人讲她读到的新故事，
一个男人半梦半醒，神志迷离，
似乎他脑中另有别个名字。
我想听到受赞美的，她是第一人。

我不想再谈论书本或长期战争，
而在干燥的荆木旁行进，
直到我发现一个丐儿在避风，
谈话间出现了她的大名，
他知道她的大名，虽然一身破烂，
而且高兴地重提起她；在旧时代，
她得到青年的赞扬，老人的责难，
穷苦人不论老少却都为她赞美。

人　民

“为那些作品，我得了什么？”我说，
“为所有自己掏钱干的事情？
这个不讲礼貌的城市每天骂我，
谁奉献最多，谁名声最臭，
他一生的名誉丧失于昼夜之间。
我本可以，你们知道这愿望何等强烈，
每天让我的脚印落在
费拉拉院墙的绿荫之中①，
或在过去时代的意象中攀登——
那些未受惊扰的端庄意象——
黄昏和清晨，从乌尔比诺的陡峭街道②
到公爵夫人和人民谈话的地方，
经过庄严的午夜直到他们，
站在雄伟的窗前眺望黎明；
我本可以不要朋友，他们不像那些人，

① 意大利公爵，即厄科尔·戴斯特一世(1431—1505)，艺术赞助人。
② 意大利乌尔比诺公爵即基多巴尔·迪·蒙特费尔缔(1472—1508)。

把礼义和激情融合在一起，
看到灯芯在黎明中变黄；
我本可运用本行业允许的重大权利：
选择我的友伴，选择最讨我喜欢的景色。
这时，我的凤凰答话责备我，
‘那些醉鬼，公款的窃夺者，’
那些被我赶走的虚伪群众，
我的命运一变，就敢和我面对，
从阴暗角落爬出来攻击我，
有的我服侍过，有的我养育过；
但我从没有，现在或任何时候，
抱怨人民。”

我所能回答的是：
“你不靠思想，而靠行动生活，
你能保持自然力的纯洁性，
但我的长处在分析头脑的界定，
既不能闭上心眼，也不能闭口不言。”
但，我的心直扑到她的话上，
我感到羞惭，如今过了九年又想到这话，
我低下脑袋，感到羞愧。

他的凤凰

有个女王在中国或者西班牙，
每逢寿日或假日就听到人们赞扬
她无瑕的面容，无垢的白皙，
她也许就是被一只鸟践踏的俊姑娘①；
有一打女伯爵，超越过群英，
或找到了画家为钱使她们如此俊
用他优雅的心思除去了她们的瑕疵。
我年轻时认识一只凤凰，就让她们有好运。

每晚年轻人赞扬他们嘉碧的笑眼②，
露丝·圣德尼斯更有魅力，但命运不好③，
从 1909 或 1910 帕夫洛娃声名大震④，
美国有个演员抓起她外套向房外一跳；

① 参看《丽达与天鹅》注①。
② 嘉碧·戴丝利斯(1844—1920)，法国女演员，舞蹈家。
③ 露丝·圣德尼斯(1879—1968)，美国舞蹈家。
④ 安娜·玛特维耶夫娜·帕夫洛娃(1885—1931)，俄国芭蕾舞演员。

当朱丽娅要做新娘①，
用孩子的凶猛方式，女人的全部激情，
世上有——不管还有多少这样的人，
我年轻时认识一只凤凰，就让她们有好运。

还有玛格拉特，玛乔丽，陶萝赛和楠恩，
一个台夫尼和一个玛丽默默无闻，
一个爱人成群，另一个只有一位情人，
又一个吹嘘，“我挑来拣去，也不过二三个人。”
他们可以随意扬帆高飞，不管我说什么，
只要他们头面四肢都美，脚面高又轻盈，
不过是打碎男人们的心，做欢娱的工具，
我年轻时认识一只凤凰，就让她们有好运。

世世代代总会有一大群，粗野的一群，
谁能说有些年轻美人不会走得、讲得人们发晕，
可与我美人相当，虽然我的心对此否认，
不是确切相似，孩子般的纯真
和那骄傲的目光似乎窥入了灼燃的太阳，
以及无一处走样的美丽的全身。
我为那最孤独的事物哭泣，但天意必须照办。
我年轻时认识一只凤凰，就让她们有好运。

---

① 朱丽娅·马娄(1866—1950)，美国舞蹈家，曾扮演朱丽叶，予叶芝深刻印象。

重　誓

因为你没把重誓守住，
别的人成了我的朋友；
但是每一次我面对死亡，
或者攀登梦乡高处，
或心情振奋，喝了点酒，
突然间我总看见你脸庞。

致凯尔纳诺一松鼠[1]

来，跟我玩耍，
为什么你要穿越
摇晃的树木，
似乎我带着枪
要把你打死？
而我想做的事，
只是搔搔你脑袋，
然后让你走开。

① 凯尔纳诺，柯尔庄园周围七片树林之一。

有人索战争诗

我想在这样的时代，诗作者
最好闭上嘴，因为老实说，
我们无力把政治家纠正；
诗人已经够忙了，他得为
青春期慵懒的少女添欢乐，
在冬夜还得把老年人奉承。

一位垂死的夫人[①]

Ⅰ　她的温厚体贴

怀着旧日的温厚，旧日出色的文雅，
她躺着，褐红色头发下是可爱又可怜的头，
靠着枕头，苍白脸上抹了点红脂，
她不愿因她躺着让我们难受。
与我们的眼光相遇，她眼睛笑得发亮，
她讲的是邪恶的故事，吸引我们
用心碎的机智与她的机智较量，
她想到圣徒和佩特罗纽斯·阿尔比特尔②。

Ⅱ　某位艺术家送她玩偶和画像

一个新生的玩偶或画像

---

① 指梅波尔·贝尔兹利，叶芝旧友奥勃莱·贝尔兹利的妹妹，1912年患癌症，治病期间，表现出顽强的精神。

② 古罗马作家，生活于公元一世纪。

送到了我们美人睡的地方，
是敌人或朋友的容貌，
或展示她自己的形象，
一束褐红的发流过
土耳其款式的绸衣裳，
或者也许是男孩穿的式样。
我们已把激情给了世界，
除了玩具，没什么可给死亡。

Ⅲ　她把玩偶的脸转向墙

因为今天是某个宗教节日，
他们有牧师做弥撒，甚至日本人
必须踮起脚，面向墙
——固守激情，熟谙古礼，
她看来激昂而机智——；那位威尼斯女士
似乎滑入了什么诡计穿红鞋子
戴化装面具，穿模仿隆吉的撑骨裙①，
甚至我们的美人也穿上了土耳其裤子。
因为那牧师像每条狗一样必须有他得意之时，
或者对月狂吠，让我们老醒着，
我们和我们的玩偶是俗物，最好离远点。

① 佩特罗·隆吉(1702—1762)，意大利画家。

Ⅳ 日暮

她像孩子般玩耍，
忏悔就是游戏，
玩得狂野又离奇，
因为暮色向她表明，
很快会有人走出屋来说——
虽然游戏只玩了一半
“进来，不要再玩了。”

Ⅴ 她的家族

她没有变得粗野，
如心胸狭隘者那样，
把快活日子和乐趣
称作邪恶不祥；
她知道自己是个女人，
长得脸不白也不红，
讲门第，也不出于一般
默默无闻的血统；
有她已死兄弟的英勇
作为她的范例，
她怎会失去她的信心

或让疾病把意志磨灭?

Ⅵ　她的勇气

当她的灵魂飞向命定的舞蹈的地方,
(我缺乏词语,只有象征,我在青春梦中
制造的异教徒词语),让她在最初的惊愕里
面对面,与格拉妮亚的幽魂相逢①,
不过像已被遗忘的林中逃窜的恐惧,
那曾使她的狄阿米德可爱,
某个老红衣主教半闭着眼睑太阳光下漫步
用最后一口气低声讲到吉奥尔吉奥呐②——
对,还有阿喀硫斯,贴木耳,巴卑尔,巴拉姆③,
他们全都生活在快活里,面对死亡而大笑。

Ⅶ　她朋友给她带来了一棵圣诞树

请原谅,伟大的敌人,
我们没有怀恨之心,

① 格拉妮亚是爱尔兰传说中的一个美女,她和美男子狄阿米德私奔,到处逃命,最终老英雄芬·迈库阿尔赢得了她的爱情。

② 吉奥尔吉奥呐(1478—1510),威尼斯画家。

③ 阿喀硫斯,希腊传说中的英雄;贴木耳(1336—1405),蒙古可汗,曾创立横跨欧亚的帝国;巴卑尔(1480—1530),贴木耳后裔萨哈尔·乌德—丁·穆罕默德的称谓,1526年创立莫卧儿伊斯兰帝国;巴拉姆(420—430在位),波斯国王。

把我们的树搬进了门。
这里那里我们买了些礼品，
直到所有枝条都开心，
她可以在床上望着
那些会愉悦
荒诞脑袋的快乐东西。
给她一点小小的恩惠，
万一一个笑着的眼睛
凝视着你的脸孔?
它就将丧失生命。

蠢人的另一支歌

这只紫色的大蝴蝶，
关在我的掌心，
他眼中有一种学问，
可怜的蠢人弄不清。

他曾经当过校长，
脸色阴沉而无情，
一群学生都惧怕
他那本大书和大桦棍 。

就像一口钟叮当响，
好听又刺耳，刺耳又好听，
那就是他为何学得那么好，
把玫瑰当肉饼。

麦克尔·罗伯蒂斯及舞者
(1921)

1916年复活节[1]

日暮时分我看见他们
带着活泼的神采，
从灰暗的十八世纪房子，
越过柜台、办公桌出来。
我走过去，点一点头，
说些无意义的客套，
或逗留一会，说几句
无意义的话，表示礼貌；
交谈未完，我已想到
讽刺故事或挖苦话，
好在俱乐部炉火一旁
逗朋友们乐一下。
我相信，他们和我一样，
不过在小丑之乡营生；
一切都变了，彻底变了：
一种可怖的美已经诞生。

① 1916年4月24日爱尔兰共和兄弟会在都柏林发动起义，反对英国统治，成立爱尔兰共和国，惨遭英军镇压，殉难者中颇多叶芝的友好。

那个女人大白天①
办事凭愚昧的好心肠，
到晚上则与人争辩
直到嗓门沙沙响；
当她年轻又漂亮，
追捕野兔骑着马，
没谁的嗓子赛过她。
这男子办了一所学校②
他骑着我们的天马，
那一位是他助手和朋友③，
他的部队他参加；
也许他最终把名望争到，
他性道善感多愁
他思想大胆而美好。
另一个，我曾认为④
是个酒鬼，爱虚荣的蠢人，
他对我那位心爱者，
干过最痛心的恶行。
但我在歌中还要提到他，

---

① 指麦克显微支伯爵夫人(1868—1927)，她参加起义，被判死刑，后改为长期监禁。

② 指派屈力克·皮尔斯(1879—1916)，起义军领袖，被处极刑。"天马"指希腊神话中珀伽索斯，它长有双翼，足到之处有泉水涌出，诗人饮之，可得灵感。

③ 指托麦斯·麦克唐纳(1878—1916)，诗人兼创作家。

④ 指约翰·麦克布拉特上校，毛特·冈之夫。起义时，他们已分居多年。

他也从偶然的喜剧里，
把自己的角色辞掉①，
轮到他，他也变了样，
彻底改变了：
一种可怖的美已经诞生。

众心灵只怀一个目标，
经过一夏又一冬，
似乎中邪成岩石，
使活跃的河水不通。
从大路过来的马匹，
骑马者和从云霞
飞向云霞翻滚的鸟
一分一秒地变化；
落在河水中的云影
一分一秒地改变，
一只马蹄从水边滑落，
一匹马拍打于水间；
长脚母松鸡往下冲，
对着公松鸡啼鸣，
一分一秒地活着，
岩石居于一切的中心。

历时太久的牺牲，

① “偶然的喜剧”指起义前的爱尔兰的平庸生活。意思是说，他也摆脱了无聊的生活，投入起义的悲剧。

能使心硬如岩石，
哦，何时牺牲算到头？
那要上帝来回答。
我们只能把人名轻唤，
如母亲叫唤孩儿名，
当睡眠终于来临，
使撒野的四肢安静。
难道这就是夜晚降临？
不，不，这不是夜而是死；
难道这不是多余的死？
英国也须会恪守信义，
不管她说过做过什么事①。
我们深知他们的梦想，
知道他们做过梦，已去世，
也就够了，兴许是过度的爱
使他们迷乱而致死？
我要在诗中写道——
麦克唐纳和麦克布拉德，
康诺利和皮尔斯，
今天和未来的日子，
凡悬挂绿色标帜之城②，
他们都变了，彻底变了：
一种可怖的美已经诞生。

---

① 英国政府曾允诺爱尔兰有自治权。
② 爱尔兰人习惯以绿色为民族喜庆的标志。

十六个死者[①]

噢，在十六个人被杀之前，
我们只是泛泛闲谈，
如今这些死者还在徘徊，
搅动着炽燃的锅铲，
谁又能说何取何舍？
什么该存在，什么不该？

你说我们该保持平静，
直到德国人被我们打倒；
如今皮尔斯已聋且哑②，
还有谁去争辩这一套？
他们的道理岂能把
麦克唐纳的瘦拇指扳倒③？

---

① 1916年复活节起义失败，有15位领导人被处决。另一位殉难的是企图从德国运送武器到爱尔兰的罗杰·凯斯门特爵士(1864—1916)。

② 见《一九一六年复活节》注。

③ 见《一九一六年复活节》注。

你能梦想他们会听从，
他们只对发现的新友人，
爱德华勋爵和华尔虎·土恒①
伸出他们的耳朵去听，
他们交谈，用心神骨髓，
那会管我们的取或舍？

① 爱尔兰1798年起义的两位领导人。

玫瑰树

“噢，话可说得很轻易，”
皮尔斯对康诺利说道①，
“兴许一句机巧话
使我们玫瑰树枯掉，
也许只是苦海上
一阵风吹来刮倒。”

“它就是缺了点水，”
詹姆斯·康诺利答道，
“使绿叶再次长出来，
向四面八方铺开，
从花蕾撒下一片落英
成为花园的骄傲。”

“我们上哪儿取水呢？”
皮尔斯对康诺利说道，

① 派屈力克·皮尔斯(1879—1916)，复活节起义军领袖，被处极刑。詹姆斯·康诺利，爱尔兰演员，1916年起义时牺牲。

“所有水井都已干旱，
噢，事情是一清二楚了：
只有我们殷红的鲜血
才能把一棵真玫瑰树种好。”

一个政治犯[1]

她从小不懂得忍耐，
如今长成了老灰鸥
飞入监牢而栖
心中无所畏惧
她的脚爪忍受着，
她从脚爪吃点东西。

抚摸着她的孤翼，她会
忆起以往的年代
心智未变为抽象之痛，
思想未追随群众之恨②，
盲目而又领着盲目之众
倒在污沟喝臭水？

很久前，我见她骑着马
参加竞赛，在布尔本山下，

① 指毛特·冈，她因积极参加复活节起义，被判监禁。

② “抽象之痛”和“群众之恨”指毛特·冈反对英国统治和要求独立的思想感情。

乡间的美人，身上跳动着
青春的狂野和孤傲，
她似乎纯洁而可爱
像山岩所养大海所育的海鸟；

飞越大海或滑翔上空，
她最初从巢中飞出来，
跃上高山凝视
那一片多云的苍穹，
她受风雨攻打的胸下
大海正咆哮汹涌。

群众的领袖

为了保持确信他们必须
把所有异见都斥为卑劣的用心；
推翻公认的荣誉，把他们
异想天开的谣言叫卖为新闻，
并且低声咕哝似乎
满溢的贫民窟就是赫利孔①，
毁谤就是歌曲。他们怎能知道
学生灯亮的地方真理繁荣，
而且只在那个并不孤独的地方？
这样群众来了，他们不在乎什么会发生，
他们乐曲响亮，每天有希望重生，
更欢快的爱情；那灯来自坟茔。

① 希腊神话中灵感之泉。

天亮之际

那躺在我边上的女人做的梦，
是我梦的重现，
还是我们各做一半梦
在白昼最初的冷光下面？

我想："有一条瀑布
在本·布尔本山旁，
我小时最最喜爱；
要是我云游四面八方，
也找不到这么可爱的东西。"
我的记忆已放大了好多倍，
我童年时代的乐趣。

我想像个孩子摸摸它，
但我知道我的手只能摸到
冰冷的石头和水。我火了，
甚至责骂老天，因他
定下了律令一条：

我们爱得太深的东西，
没一样可以摸到。

天亮之际我梦见
鼻孔中冰凉的黄水沫，
在我旁边躺着的她
却在更痛苦的睡眠中，
看着亚瑟了不起的牡鹿①，
那只高大的白牡鹿，
从山坡向山坡跳跃。

① 亚瑟是传说中一个英国国王，活动于5—6世纪。

基督重临[1]

在向外扩张的旋锥体上旋转呀旋转②，
猎鹰再也听不见主人的呼唤③，
一切都四散了，再也保不住中心，
世界上到处弥漫着一片混乱，
血色迷糊的潮流奔腾汹涌，
到处把纯真的礼仪④淹没其中，
优秀的人们信心尽失，
坏蛋们则充满了炽烈的狂热。

无疑神的启示就要显灵，

---

① 根据基督教传说，基督将在世界末日重临人间主持审判，叶芝认为古希腊罗马传下来的西方文明今天已接近毁灭时期，200年内即将出现一种粗野狂暴的反文明，作为走向另一种贵族文明的过渡。本诗表现了叶芝这种历史循环的理论，艺术上已从唯美主义转入后期象征主义，用复杂而有质感的形象表达抽象的哲理。

② 叶芝在《幻景》一书中认为人类历史是由正旋锥体（代表道德、空间、客观）和反旋锥体（代表美感、时间、主观）两个圆锥体渗透构成的，这里所谓"旋锥体"即指历史。

③ 猎鹰喻人类，主人喻基督。

④ 叶芝经常把"纯真的礼仪"作为贵族文化的表征之一。

无疑基督就将重临。
基督重临！这几个字还未出口，
刺眼的是从大记忆来的巨兽①：
荒漠中，人首狮身的形体，
如太阳漠然而无情地相视，
慢慢挪动腿，它的四周一圈圈，
沙漠上愤怒的鸟群阴影飞旋。
黑暗又下降了，如今我明白
二十个世纪的沉沉昏睡，
在转动的摇篮里做起了恼人的恶梦，
何种狂兽，终于等到了时辰，
懒洋洋地倒向圣地来投生？

① 叶芝认为宇宙间存在一个“大记忆”，世代相传，它是一个神秘的汇集一切知识经验的大海。巨兽（即诗末所谓狂兽）指即将到来的粗野狂暴的“反文明”。

为吾女祈祷[1]

又一次风在怒吼，半隐
摇篮篷顶下，床单盖上身，
我孩子睡着。没别的阻拦，
除了格雷戈里的树林，一座秃山，
能把这大西洋的狂风阻止；
它吹翻草垛，掀掉屋顶，
因为我心头有密密愁云，
我边走边祷告，有一个小时。

有一个小时，我边走边祈祷，
我听见海风在塔楼上呼叫，
风在桥的拱洞下长嚎，
在汹涌河水上的榆树间哀号；
激动人心的梦幻里我想到
未来的年代已经来临，
出自大海的凶恶的纯真，

① 叶芝的女儿安·勃特勒·叶芝生于1919年2月24日，本诗作于1919年6月，发表于1921年。

它伴着疯狂的鼓点舞蹈。

但愿她长得俊，但不要那么美
陌生人一见就目迷心醉，
或望着明镜，由于这原因，
由于长得太美太俊，
以为有美貌就一切足够，
从此失去慈爱的天性
和流露真心的亲切之情，
选不准，永远交不上朋友。

海伦被选中，感人生平庸，
后来又为一傻瓜受苦痛①，
那伟大的女王，从海中跃出，
生来没父亲，她随心所欲，
却挑了跛脚铁匠做男人②。
没问题，漂亮女子吃肉，
总得有可怕的色拉伴着，
丰饶角由此断送个干净③。

---

① 古希腊美人海伦嫁给斯巴达国王墨涅拉奥斯，他为人平庸，终被海伦所弃。

② 指维纳斯，相传自海中诞生，她丈夫伏尔肯，系天上的铁匠师傅，腿有毛病。

③ 相传希腊天神宙斯幼年以吸羊乳长大，故以羊角象征丰饶。

我主要祝愿她深明礼仪①；
那些并非美得很的妇女
赢得人的心，不靠人恩赐，
许多人为了美做尽蠢事，
终于使俊美变成智慧相；
许多可怜虫东游西荡，
爱上人，又以为自己被爱上，
眼睛总离不开好心肠姑娘。

愿她像一棵盛开的隐蔽树②，
像红雀一般是她的思路，
别的不做，只管向四周
播送宏亮美妙的歌喉；
只是为高兴才东赶西追，
只是为高兴才和人拌嘴；
噢，愿她活着像翠桂，
在可爱的地方植根永栽。

因为我爱过的那种头脑，
我赞赏过的那种美貌，
只略见繁荣，如今我心枯死；
我知道，心中充塞了仇视
可能是恶运的主要原由，

① "她"指女儿。
② 指桂树，象征叶芝赞许的井然有序的习俗。

如没有什么郁愤积胸，
不管风雨怎么打，怎么攻，
红雀都不会离开枝头。

理性的仇恨是最坏的一种，
要让她明白偏见最可憎。
难道我没见到最可爱的女人，
从丰饶角的口中出生，
因为她偏见存在胸中，
把丰饶角和种种德性
——性道安分者都承认——
换来了老风箱，怒吹狂风①。

想到一旦把仇恨除尽，
心灵就恢复绝对的纯真，
最后省悟须自我欢娱，
自我惊惧，自我安抚，
自己的好心即上天的好心，
即使风箱尽裂，人人皱眉，
四面八方狂风怒吹，
我女儿还会觉得高兴。

祝愿她新郎带她到家里，

---

① 以上两段暗指叶芝曾经热烈追求过的毛特·冈，她主张用武装斗争来争取爱尔兰民族独立，这是叶芝所不赞同的。

一切都合乎习俗，礼仪；
这些货色，狂傲和怨仇
都只在大街广场出售；
纯真和美岂不靠寄生
于习俗和礼仪而蔚然长成？
礼仪乃丰饶角的好名称，
习俗乃繁茂桂树的美名。

塔　　楼(1928)

驶向拜占廷[1]

一

那地方可不是老年人呆的。青年人
互相拥抱着，树上的鸟类
——那些垂死的世代——在歌吟，
有鲑鱼的瀑布，有鲭鱼的大海，
鱼肉禽整个夏天都赞扬个不停
一切被养育、降生和死亡者。
他们都迷恋于种种肉感的音乐，
忽视了不朽的理性的杰作。

---

①叶芝认为公元6世纪查士丁尼皇帝治下的拜占廷王朝(527—565)是贵族文化的代表，那时精神与物质，文艺与政教，个人与社会得到了和谐的统一，本诗表达他对情欲、现代物质文明的厌恶和对理性、古代贵族文明的向往。

二

一个老年人不过是卑微的物品，
披在一根拐杖上的破衣裳，
除非是他那颗心灵拍手来歌吟，
为人世衣衫的破烂①而大唱；
世界上没什么音乐院校不诵吟
自己的辉煌的里程碑作品，
因此上我驶过汪洋和大海万顷，
来到了这一个圣城拜占廷。

三

啊，上帝圣火中站立的圣徒们，
如墙上金色的镶嵌砖所显示②，
请走出圣火来，参加那旋锥体③的运行，
成为教我灵魂歌唱的老师。
消毁掉我的心，它执迷于六欲七情，
捆绑在垂死的动物身上而不知
它自己的本性；请求你把我收进

① 指短暂而痛苦的人间生活。
② 教堂墙上镶嵌砖上有圣徒受圣火煎烤的图案。
③ 叶芝在《幻景》一书中认为人类历史是由正旋锥体和反旋锥体构成的，"旋锥体"即指历史。

那永恒不朽的手工艺精品。①

四

一旦我超脱了自然，我再也不要
从任何自然物取得体形，
而是要古希腊时代金匠所铸造
镀金或锻金那样的体形，
使那个昏昏欲睡的皇帝清醒；
或把我放在那金枝上唱吟②，
歌唱那过去和未来或者是当今，
唱给拜占廷的老爷太太听。

① 叶芝认为人工的东西（如工艺品）、理性的东西（如哲学、诗歌）是不朽的，自然生长之物（如生物）则是暂存的。

② 拜占廷王宫中有金铸的树，上有金鸟歌唱。

塔　　楼[①]

I

我要这荒谬之物做什么——
心呵，苦恼的心呵——这幅漫画
衰老之年挂在我身上
如同挂在一只狗的尾巴上？
我从未有过
更为兴奋、激情、奇异的想象，
也没有耳目
更企盼着不可能的事物——
不，就在少年时也不，那时我带着钓竿和苍蝇
或更卑微的虫子，我上本·布尔本后山
去度过悠悠长日的夏天。
看来，我必须让缪斯打点行装了，
选择柏拉图和普洛提诺斯为友②，

① 1917年初，叶芝购买了中世纪诺曼人建造的一所塔楼，并命名为巴里利塔。

② 普洛提诺斯(205—275)，古罗马哲学家。

直到想象力，耳朵和眼睛
满足于论证和处理
抽象观念，或被脚后
一类损坏了的水壶所嘲弄。

Ⅱ

我在雉堞上漫步，注视
房子的地基，或是一棵树，
像熏黑的指头从地面掘起；
我派出想象
在白昼渐暗的光线下，
从废墟或古老的树丛
召回记忆和意象，
因为我要问他们全体一个问题。

在那个山脊的后面住着个法兰契太太，
有一次当所有银烛台或灯台
照亮黑黝黝的红木桌或酒，
一个侍者他能测知
那位最被尊敬的夫人的任何愿望，
他跑出去，用修枝剪刀
剪下一个傲慢农民的双耳，
装在一个盖好了的小碟里送来。

有些人还记得我年轻时，
有支歌称道一个农家姑娘，
她住在那多石头的地方，
称赞她鲜艳的脸庞，
我越赞美，越是高兴，
记得起，她一来到，
赶集的农民就你挤我推，
那支歌给了她那么大荣耀。

有些人听这歌发了疯，
或再三再四地为她干杯，
从桌旁站起，直接宣称
要亲眼证明这个幻想；
但他们把月色的光辉
误作白昼无味的光亮，
音乐迷了他们的心神——
有一个在克罗恒的大沼泽里丧命。

奇怪，作这歌的是个盲人；
但现在，我考虑了一番，觉得
没什么奇怪，悲剧一开始，
荷马就是个瞎子，
海伦背叛了所有活人的心。
噢，但愿月亮和太阳光
看来是不可分析的光，

如我成功了，必使人们发狂。

我自己创造了罕拉汉①，
黎明中把他，醉或醒
从临近的某处村庄中赶过。
为一个老者的魔法着了迷，
他跌倒，翻滚，摸索着来去，
只剩下破膝头可以出工
和欲望的可怕的壮丽，
二十年前我构想出这一切。

好朋友们在旧场院里玩牌；
轮到那古代的老无赖发牌，
他指头下的牌做得这么怪，
所有的牌除了一张以外，
变成了一群猎犬，而不是一束牌，
他自己变成了野兔子。
罕拉汉一生气站起来，
就去追赶那些呼叫而去的狗子到——

噢，到我忘了的什么地方——够了！
我必须回想起一个人，
他是这样困扼，爱情、音乐
或剪下敌人的耳朵都不能使他快乐；

① 一个虚构的人物。

这样一个传奇式的人物
没留下一个邻居来说，
何时他过完他的狗日子；
他是这房子破产的老主人。

在它成为废墟以前，多少世纪，
带枪的粗人，绑腿齐膝，
脚穿铁靴，爬上狭小的楼梯，
那里有些持枪者来了，
他们的意象保存于大记忆①，
大声叫着，胸部喘息，
用大木棒子敲打桌子，
打破睡眠者的安息。

我想问问大家，能来的都来吧；
来吧，贫困的，登上一半楼梯的人，
带来歌颂美人的盲目的闲游者，
被魔术家赶出，上帝遗弃的
草原的红种人，获得如此
优美耳朵的法兰契太太，
那个在沼泽地淹死的人，
他嘲弄缪斯，选择了村姑。

---

①叶芝认为宇宙中存在着代代相传的大记忆，类似荣格所谓"集体无意识。"

所有这些男人女人，穷人富人，
他们踏过这些山石或经过这座门，
不管在公众面前或内心，
都像我现在那样怒斥老龄？
但我从那些急于离去的人们
眼里得到了一个回答：
那么，去吧，但留下罕拉汉，
因我需要他全部强大的记忆。

四面八方都有爱人的老色鬼，
从深思熟虑的心中倒出来
你在坟墓中的全部发现，
因为你肯定已计量过每一个
对别个生命迷宫的投入，
它们不可预知，不可见，
为一个温柔的目光，
一个抚摸或叹息所迷惑。

想象最执著于
一个赢得的女人或失去的女人？
如是失去的，承认你离开了
一个伟大的迷宫，出于骄傲，
怯懦、愚蠢的过分精明的思想；
或者人们一度所谓的良心；
如果记忆复归，太阳

就会消蚀，白昼就会泯灭。

这是立遗嘱的时候了，
我喜欢正直的人们，
他们逆流勇进一直到
急流喷涌，黎明时分
在滴水崖旁投下钓饵；
我宣告，他们将继承我的豪气：
不受事业或国家的管束，
不做啐人的暴君的奴隶，
也不向被啐的奴隶屈服；
我们是勃克、格拉丹的子民①，
有权拒绝，却还是施舍
豪迈如朝阳初醒，
光芒劈头盖脑而来；
豪迈如神奇的丰饶角一般，
或突如其来的阵雨，
当大河小溪全枯干；
或如天鹅它必须
眼盯着隐退的光芒，
在最后一长段溪水上，
那溪流还在闪光，

① 艾德蒙·勃克(1729—1797)，爱尔兰出生的英国政治家，支持天主教徒。亨利·格拉丹(1746—1820)，也是支持天主教徒独立的爱尔兰政治家。

它浮游，把终曲歌唱。
我把信仰宣告：
我蔑视普洛提诺斯，
我针对柏拉图狂叫①，
人生无所谓生与死，
除非人成为整体，
从人的痛苦心灵
把种种联在一起，
对，还有日月星辰。
还得加上一点，
死后我们腾身向上，
做梦，并且创建
横穿月球的天堂。
我心安理得，
有讲究的意大利工艺，
有珍贵的希腊雕刻，
有诗人的幻想梦呓，
有爱情的种种回忆，
有女人们话语的回音，
依靠这一切东西
人成为一个超人，
镜子般真实的梦境。

---

① 普洛提诺斯（约205—约270），新柏拉图主义哲学家，认为物质世界乃精神所创造，并无真实性。叶芝反对这种主张，认为精神和物质是统一体。

就像在透光孔旁，
穴鸟唧唧喳喳叫，
把枝叶层层投放，
等枝条铺得高高，
母鸟就飞到树端，
栖息于高悬的空巢
使它的野窝温暖。

我把信心和自豪
留给正直的年轻人，
他们攀登山腰
在黎明破晓时分
放下蝇饵钓鱼；
既是那钢材所造，
他们将坚持下去
直到这不动的行业①
最终使它破灭。

如今我把灵魂铸造，
强迫它去学习，
进一个渊博的学校
直到体力衰竭，
筋血慢慢衰退，

① 指钓鱼和从事诗创作这类静止不动的行为。

变得疯狂或暴躁，
或老朽痴呆，
或最坏的坏事来到——
朋友亡故，所有
俊眼丽目消失，
它们曾使我屏息——
都不过像天上流云
随着地平线隐去，
或像暗下去的阴影，
小鸟的一声倦啼。

内战时期的沉思[①]

Ⅰ 祖先的住宅

当然在一个富人百花盛开的草地上，
在他山丘树林的瑟缩声中，
生命洋溢着，不带巨大的痛苦；
生命雨般流下直到基地满溢，
下得愈多，跳到更炫目的高度
似乎任何形状由它自主选，
从不屈就一种机械的
或奴役的形式，听别人呼唤。

梦想而已，梦想而已！但荷马
如不曾发现梦之外有真实——
丰沛闪亮的喷泉来自生命的自娱，

① 英爱条约于1921年12月6日在伦敦签订后，爱尔兰共和派拒不接受，因此爆发了1922—1923年共和派与爱尔兰自由邦政府之间的内战。

他就不会歌唱，虽然如今奇妙的空贝壳
从丰盈溪流而非泉水的幽暗中
迸出，成为掩盖
富人继承光荣的象征。

有些暴烈而痛苦的人，有权势的人
请来了建筑家和艺术师，使他们
痛苦而暴烈的人能在石头上培育出
众人昼夜渴望的优美形象
和谁也没听说过的温柔品性；
但主子一埋掉，老鼠便可嬉戏，
也许那所房子的曾孙，
不管其中遍陈铜铸石雕，也不过是只鼠。

啊，如果孔雀用她纤巧的脚爪，
在花园的古老台地上踏步，
如朱诺在神情淡漠的花园诸神面前①，
把一尊瓷瓮的一切展现，
啊，如平坦的草地，铺石的道路，
一个人穿着拖鞋悠然沉思，
儿童从每种感官得到乐趣，
不过是用暴力夺去我们的伟大，又如何？

如果这些雕饰的门扉的光荣，

①朱诺是罗马神话中的天后兼妇女保护神。

那些更高傲时代设计的建筑，
有人在巨室长廊的光滑地板上漫步
两边是我们祖先的著名画像，
如果人类中的最伟大者
认为这些东西最应发扬光大或祝福，
不过是用痛苦夺去我们的伟大，又如何？

Ⅱ　我的房子

一条古桥，一座更古老的塔楼，
一所农舍，为墙荫盖，
一亩石头地，
在那儿，象征性的玫瑰会开花，
粗厉的老榆树，数不尽的老荆棘，
雨声或者四面
刮来的各种风声；
昂首挺立的水鸡，
为一群牛的溅水声所吓，
又一次跨过小溪；

一个盘旋的楼梯，一间石拱顶的房子，
一个炉膛敞开的灰石炉，
一支蜡烛和一页文稿，
《沉思的人》中柏拉图主义者①，

①《沉思的人》是英国诗人弥尔顿（1608—1674）的一首长诗。

在类似的房间中劳作，
投影出恶魔式的狂暴
如何想象一切。
从市场或集市
夜归的游客们
曾目睹他午夜的烛光。

有两个人在这里呆过。一个持枪者
聚集了二十四马，在这动乱之地
过他的日子，
长期的战争和突然的夜袭，
他减少的马匹，使他成了被逐者，
忘了别个，也被别人忘记；
而我，在我身后，
我肉体的继承人会发现，
我歌颂一个孤独心灵，
是一个苦难的合适表征。

Ⅲ　我的桌子

两个沉重的支架和一块木板，
上面放着佐藤的礼物①，一把不变的剑，
笔和纸在旁边

① 日本外交官佐藤纯造(1897—?)于1920年3月赠叶芝一把家传的宝剑。

使我警惕
不要虚度岁月。
有一小件绣过的外套，
套住了它的木鞘。
它铸就时乔叟尚未出生[1]。
在佐藤家中，
它弯如新月，月般明亮，
躺了五百年。
但如没有变化出现，
就没有月亮，只有一颗痛楚的心
酝酿一件不变的艺术品。
我们的学者强调
何时何地它被铸造，
一个了不起的成就，
在绘画或陶器中出现，
就会像不变的剑
由父传子代代相传
经过许多个世纪。
灵魂之美最受崇拜，
人们和他们的业绩
呈现心灵不变的容貌；
最富有的传人知道
爱粗劣艺术的人
谁也过不了天堂之门，

①乔叟(约1340—1400)，英国诗人。

他有一颗痛楚的心
虽然全国人称颂
他的丝衣和高贵步容，
他的神态清醒：
好像朱诺的孔雀尖鸣①。

Ⅳ　我的后代

从祖先承接了一个活跃的头脑，
我必须培育多多的幻想，
在身后留下一男一女②，
也同样头脑活跃，但生命
很少给风送去芳香，
很少使晨光照耀万丈，
而是满园充塞落下的花瓣，
随后不过是平凡的青草一片。

怎么办，如我后代丧失了花朵，
由于天生的衰落的心灵，
过多的瞬间即逝的俗务，
过多的玩乐，或与蠢人结婚？
愿这累人的楼梯，这黑暗的塔楼，
成为无顶的废墟，让猫头鹰

① 孔雀象征长生不老，孔雀哀鸣表示一个文明时代即将结束。
② 指女儿安·叶芝和儿子麦克尔·叶芝。

在破裂的墙垣间筑巢，
为她的孤寂向孤寂的天空哀号。

那个缔造我们的原动天①，
它使猫头鹰成圈飞行，
而我，自以为最成功，
既然有了足够的友谊爱情，
选了这住宅是为了老邻居的情谊，
装修改建是为了一个女子的爱情，
我知道不管将来兴盛或败衰，
这些石头仍是他们和我的纪念碑。

V　我门边的路

一个和善的非正规军，
胖胖的福尔斯塔夫人物②，
走过来，讲着内战的笑话，
好像，给枪弹打死
是太阳下最好玩的事。

黑棕色的中尉和兵士
半身穿着国军制服，

① 原动天：古埃及天文学家托勒密天动说中第十层天，带动所有天体运转。

② 莎士比亚喜剧中的人物。

站在我门口，我抱怨
坏天气，霰和雨，
梨树根被风暴打断。

我计算那些有羽毛的黑煤球，
溪中漫游的赤松鸡
以平息我心中的妒嫉；
转身走向卧室，卷入
一场梦的冰天雪地。

Ⅵ　我窗边的燕八哥巢

蜂群在松散的墙垣空隙
筑巢，那里母鸟们
弄来虫子和枝条。
我的墙松散了，蜜蜂们
来燕八哥的空屋筑巢吧。

我们给关在里面，
钥匙何时转，我们不知道，
什么地方人被杀，房被烧，
无清楚事实可以知晓；
来燕八哥的空屋筑巢吧。

一道石头或木头的路障，

十四天左右的内战，
昨夜他们推着车运来
一个青年士兵血迹斑斑；
来燕八哥的空屋筑巢吧。

我们的心为狂想哺养，
这种食粮使心残暴，
我们仇恨的质量
超过了我们的爱；蜜蜂啊，
来燕八哥的空屋筑巢吧。

Ⅶ 我看见仇恨的幻影，内心充实和未来空虚的幻影

我爬上塔顶，倚靠着破碎的石头，
一阵雾像灰暗的雪正横扫一切，
月光下的山，河，榆树，
月亮不像它自己，像是不可改变的
从东方伸出的闪亮的剑，一阵风
把雾的又白又亮的碎片吹过去。
狂想惊心，奇思迷魂，
古怪熟悉的意象涌到心灵的眼前。

“向谋杀者报仇！”呼声起来了，
“为雅克·莫雷报仇！”身穿白衣或白纱①，
被狂怒驱策、折磨、刺激的群众，
群众攻打群众，咬手臂和脸，
扑向虚无，臂和指到处横伸，
拥抱虚无，而我神昏志迷，
因为这些无聊的动乱，也几乎大叫：
为杀害雅克·莫雷者复仇。

他们的腿修长纤细，眼睛蔚蓝，
神奇的独角兽背上驮着姑娘，
姑娘们合上沉思的眼。没有预言，
从巴比伦历史中回想起来的，
已使她们合上眼，她们的心灵不过是
池子，在那里渴望因过重而淹死。
寂静外什么也留不住，当心灵
充满本身的温柔，肉体充满自己的健美。

淡白色的独角兽，蔚蓝的眼睛，
颤动的半闭的眼睑，云或纱的残片，
因狂怒而发亮的眼睛，而变瘦的臂膀，
让位给不关心的群众，让位给
凶恶的鹰。不是自得其乐的幻想，

① 由于圣殿骑士团团长被害而要求复仇的呼声，叶芝认为是出于仇恨但劳而无功之举。

不是对未来的仇恨，对过去的怜悯，
只有爪子的紧抓，眼中的自满，
无尽铿锵的翅膀声遮住了月亮。

我转过身关上门，楼梯上我怀疑
多少次在别人都了解或分担的事中
我可能证明我的价值；
可是，雄心啊，如这种证明
吸引了一批朋友，一颗自在的良心，
它只会给我们添懊恼。抽象的欢乐，
魔鬼形象的半语的知慧，
可以满足老人就像过去满足过成长的小孩。

1919年(选　段)

V

来，让我们嘲弄那些伟人，
他们有一脑子的重担，
干得那么苦那么晚，
想在身后留下纪念碑，
而不想到风把一切吹翻。

来，让我们嘲弄那些智者，
他们酸痛的老花眼
盯着所有的历书看，
从不察觉岁月飞奔，
如今只对太阳直瞪眼。

来，让我们嘲弄那些善者
他们幻想行善是快乐，

忍受不了孤独，
想来个假日凑热闹，
风嘘叫——他们上哪儿了？
那以后就嘲弄那些谑者，
也许他们不愿伸手
来帮助伟人、智者、善者
把恶风挡在门外，因为
我们是做嘲弄的买卖。

轮 子

经过冬天我们召唤春天，
经过春天，我们召唤夏天，
当丰盛的篱树摇响，
又宣称好中之好是冬天；
然后再没什么好的，
因为春天还没来访，
也不知骚扰我们血脉的
只是对于坟墓的渴望。

青春和老年

年轻时我常常怒吼，
恨人世对我的欺凌；
如今它用谗媚的舌头，
催赶将离去的客人。

为吾儿祈祷

叫一个壮鬼站在床头，
使我麦克尔得以安睡，
不哭，也不在床上翻身，
直到他的早餐端来；
愿逝去的黄昏远远挡住
恐惧直到黎明来临，
让他妈妈不会缺少
她充分的睡眠。

叫那个鬼手执宝剑：
有这样的人，我发誓，
这类邪恶事情存在，
他们策划对他谋害，
知道某些高尚的思想行为
伴随着他的未来，
出于对荣耀的妒嫉，
想把它粉碎。

虽然你每天从乌有中
创造一切，而且教导
早晨的星星歌唱，
你可缺乏准确的语言
诉说你最简单的需要；
坐在一个妇人的膝上长鸣，
你已知晓血肉之躯
全部最坏的恶行。

当你敌人的奴仆
正满城奔忙，
一个女人，一个男人，
除非《圣经》说谎，
急奔过平坦或崎岖，
急奔过肥土或废墟，
用人类之爱保护你
直到危险过去。

•

丽达和天鹅[①]

猛然一击，那摇晃的女子身上
巨翅仍在拍打，黑羽压上
她的大腿，他的喙咬住她脐心
他用胸顶住她无助的乳房。

这些受惊的无措的指头怎能
从她松开的大腿推走茂盛的羽毛？
那肉体，躺在一片洁白中
怎能不感到奇异心脏的搏跳？

腰股间的一阵颤栗带来
墙坍，房顶和塔楼燃烧，
阿伽门农死了。
　　　　　　如此被抓获，
被空中飞来的野种所制服？
在无情的喙放开她之前
她是否从他的力量获得了知识？

① 据古希腊神话记载，斯巴达王后丽达被化成天鹅的宙斯强奸而生海伦，后海伦和帕里斯私奔，引起特洛伊战争和城邦的毁灭。希腊联军统帅阿伽门农归国后被其妻谋杀。

在学童中间[1]

一

我走过漫长的教室，问东问西，
戴白头巾的好心老修女来答问：
儿童要学习唱歌和书写的技艺，
还要学历史和各种的读本，
要学习剪裁和缝纫，一切要整齐，
最摩登的样式——孩子们的眼神
出于那一时的好奇，目不转睛
注视这六十岁微笑的名人。

① 1926 年叶芝以议员身份视察了华脱福特地方一所修女学校，他想起自己一生追求的毛特·冈当年可能也就像这些学童中的一个，由此联想翩翩，写成此诗。

二

我梦见有一个丽达①那样的身子，
俯伏在快要熄灭的炉子上，
讲一个挨臭骂或者无聊的故事，
使童年的一天变成了忧伤——
仿佛为年轻人那种同情所驱使，
我们的两颗心交融成一颗，
或者改一下柏拉图的那一个比方②，
化成了蛋壳中的蛋白和蛋黄。

三

想起了那一阵我们的悲伤和气愤，
我瞧瞧这孩子，望望那儿童，
猜想她当年可也是那一副神情，
有那种颜色的头发和脸容——
因为即使是天鹅③的女儿也有份，

---

① 丽达是希腊神话中美女海伦之母，影射毛特·冈。

② 在柏拉图的《对话录》中，有人在解释爱情的起源时引述了一个传说。据说在宙斯以前，一个人的形体是现时的两倍，由于宙斯害怕他们体力过强，决定将人分成两半，从此这一半永远追求着那一半。

③ 据希腊神话，宙斯化作天鹅向丽达求爱，后生海伦。叶芝以此比喻毛特·冈。

每一个摇摆而行者的习性。
这时刻我的心灵狂乱地跳动：
她就在我眼前，一个活儿童。

四

她目前的形象飘进了我的心中，
是十五世纪艺术家的造型，
她两颊深陷好似吸着一股风，
把一堆阴影当作了食品①？
虽说我从不是丽达那样的品种，
也有过美丽的羽毛——算了吧，
还不如对所有微笑的人们微笑，
显示出老草人也过得很好。

五

哪一个年轻的母亲膝上抱个人，
他就是生殖之蜜②的产品，
他必须睡呀，叫呀，挣扎着求存，

① 指毛特年老后双颊深陷的情状。

② 叶芝在本诗注文中说："我是从波弗里俄斯（古希腊哲学家，约公元232—305）的文章《仙女洞》采用'生殖之蜜'一词的，但没有找到他根据什么把它看作摧毁关于生前自由的'回忆'的'药物'"。

按照那记忆或药物的决定①；
她要是看到堆积在那人的头顶，
六十个或更多个冬天的白雪，
会不会感到她儿子如今已报偿
生他的痛苦和前途的渺茫？

六

柏拉图认为自然不过是泡沫，
在事物的幽灵般的变幻图中嬉戏，②
亚里士多德更实际，拿起了鞭子，
抽打那王者之王的下体③，
全球闻名的长着金股骨的毕达哥拉斯，
把手指拉动提琴弓、弦乐器，
奏出星之歌，被无心的诗神听到④；
老拐杖披着破衣裳吓唬小鸟⑤。

---

① 按照“回忆”，他有生前的自由；按照“药物”，这种“回忆”就被摧毁，他没有生前的自由。

② 柏拉图认为事物不过是永恒理念的影子。

③ 亚里士多德重视对现象的考察，他曾任美索不达米亚腓力普王之子(即后来的亚历山大大帝)的教习。

④ 古希腊哲学家毕达哥拉斯据说长着金股骨。他认为宇宙具有数学的规律性，例如音乐的和谐就表现出精确的数学规律。“无心的诗神”可能指叶芝自己。

⑤ 哲学家不管创造了什么理论，不过是吓唬鸟儿的草人。

七

修女们，母亲们，她们都崇拜形象，
但烛光照亮的形象并不能
激发起一个母亲的奇思和狂想，
而只使大理石像或铜像安生。
但它们也叫人心碎——种种形象，
为爱情、虔诚和母爱所熟知。
还有为一切至上的光荣所象征——
啊，对人类自生的嘲弄①。

八

劳作也就是开花或者舞蹈②，
躯体不为讨好灵魂而受害，
美丽也不是自我绝望所制造，
夜读不产生两眼模糊的智慧③。
栗树啊，根子粗壮的花朵开放者，
你就是叶子，花朵，或树身？

① 烛光照亮的雕像不过是“真实”的影子，并非真实本身，因此不能激动人，只能叫人心碎，对人类起嘲弄的作用。

② 意谓血肉之躯的生活也是人生整体不可缺少的部分，它和精神生活统一，就像花与枝叶、舞者与舞蹈构成统一体。

③ 这三句极言即灵与肉，精神与物质必须统一。肉体不应为灵魂而受损，精神绝望不会产生肉体的美丽，夜读使两眼模糊也不可能带来智慧。

随乐曲晃动的躯体，明亮的眼神，
怎叫人把舞者和舞蹈分清①？

① 栗树的叶子、花朵和树身不可分，就如灵与肉不可分，舞者与舞蹈不可分。

欧文·阿赫恩和他的舞伴们[1]

I

确是奇事，当爱情不求自来，
在诺曼高地或那白杨树荫中，
我心除自己外别无负担，但仍觉衰竭，
它承受不了那副重担，因此发了疯。

南风给它带来渴求，东风带来失望，
西风使它可怜，北风使它惊恐；
它怕使它的爱受伤，那里风暴汹涌，
它怕她给它伤痛，因此发了疯。

我可以和任何邻居交换意见，
我有健康的血肉，和任何诗人相同；
可是啊，高地一刮风，我就受不了，
我从爱人身边逃呀逃，因为我的心发了疯。

① 叶芝小说中的人物。

Ⅱ

肋骨后面的心大笑，“你说我发了疯”，他说，
“因为我叫你转身离开那个小孩①，
她怎能和狂野中生长的半百之人相配？
让笼中鸟与笼中鸟联姻，野鸟与野鸟相配。”

“你整天只想着说谎，噢，杀人犯，”我答道，
“这些撒谎者只有一个目的，把可怜虫出卖，
我并未在任何囚笼里找到我身边的女人，
啊，要是她听说我心在远方，她的心会碎。”

“把心里话全说出来”，我的心唱道，
“全说出来，谁在乎，
如果你的嘴不能说服孩子除非她以为
童稚的感谢就是爱，与你五十个春秋相配？
噢，现在就让她选个年轻人，全为了他狂野的爱。”

---

① 指毛特·冈的养女伊修尔特，叶芝曾两次向她求婚，被拒。

一个男人:青年和老年

Ⅰ　初　　恋

虽然像飘行的月亮
她受美之残酷的孕育,
她一会儿走路,一会儿脸红,
在我小路上站着,
直到我以为她的身上
长着一颗心,有血有肉。

自从我把手往上一放,
发现一副铁石心肠,
我试图做许多事情,
没有一件成功,
因为在月亮上摸索,
每只手都会发疯。

她一笑使我起了变化，
只成为一个蠢人，
这里晃晃，那里荡荡，
与月亮逝去后的群星
在天上的运转相比，
我的思想更空虚。

Ⅱ　人的自尊

她的善良如月亮
如果我可以把没内容的
东西叫做善良，
它对谁都一个样，
好像我的痛苦如一幅画
挂上了粉刷过的墙。

因此我像一小块石头
躺在断树下面，
我能复原如我
对飞过的鸟叫鸣
我心中的苦恼，但我哑了，
出于人的自尊。

Ⅲ 美人鱼

美人鱼找到了游水的少年，
把他当作自己的东西，
用她身子紧紧抱他，
笑着，直往水中跳去，
在残忍的快乐中忘了
即使情人也会溺毙。

Ⅳ 野兔之死

我向吼叫的人群指出，
一只野兔跳入丛林，
我说了句奉承话，
一个情人就会高兴，
看到眼睛低垂，
看到血液上升。

突然我的心紧缩，
由于她失神的模样，
我想起失去的狂野，
然后匆匆离开那地方，
在树林中安心站定，
寻思那野兔的死亡。

Ⅴ　空　杯

几乎干渴得要死，
一个疯子找到了杯子，
却不敢让嘴唇沾湿，
想象着，受月亮诅咒，
再喝一大口，
他跳着的心会破裂。
去年十月我也找到一个，
发现它干涸如骨头，
为此我发了疯，
再也睡不成。

Ⅵ　他的记忆

我们该藏起来，不让他们见，
不过是神圣的展现
像被凄厉的北风吹打
断裂的荆棘的枝干，
去思念被埋葬的赫克托尔①
和活人谁也不知的事件。

女人们并不看重

① 希腊神话中的英雄。

我做的或说的事情，
她们宁肯丢下宠物，
去听一只公驴嘶鸣，
我的胳臂如弯曲的荆棘，
但美人就在那里安寝。

全部落第一美人在那儿安寝，
如此大的欢乐她得到——
她打倒了伟大的赫克托尔，
把整个特洛伊城毁掉——
"如我尖叫，你就打我，"
她向我这只耳朵喊道。

Ⅶ　他青年时代的朋友

是欢笑而非时间毁了我的嗓子，
使它带着嘶哑之声，
当月亮鼓起肚子，
我就会大笑不停，
因为老梅琪从巷子下来，
胸前抱着一块石头，
一件外衣裹着石头，
她唱着宝宝睡呀睡，
唱个无止无休；
她曾经狂而不育，

像散裂的波浪，
以为石头就是儿郎。

彼得有过惊人的艳遇，
他敢打敢闯，
他叫道，“我乃孔雀之王，”
然后栖身石上；
那时我笑得眼泪直流，
胸旁的心儿直跳，
想到她叫是为了爱情，
他叫是为了骄傲。

Ⅷ　夏和春

用谈话将夜晚消磨，
我们坐在老荆棘树下，
讲到自我们诞生以来，
做过的事，说过的话；
我们讲到长大成人
知道已把灵魂对分，
两双臂互相拥抱，
以求整合为一个心灵；
接着彼得脸有凶色，
因为看来他和她
谈到了他们的幼年，

曾在那一棵树下，
呵，那时节多欢畅奔放，
多么繁花如研，
当我们拥有全部盛夏，
她拥有整个春天。

Ⅸ　老年人的秘密

如今我懂得老妇人的秘密，
我曾知道年轻人的勾当，
梅琪告诉我不敢想的事。
当我还年轻血气旺，
什么我淹死过一个情人，
这听来像一支老歌在唱。

玛吉莱要是碰上了梅琪，
她会吓得一口哑 ，
我们三个沉寂无话；
今天活着的没有谁
能知道我们知道的故事，
或讲我们讲过的话。

在所有过去的人中，
这样的男人怎样最使女人欢畅，
这样的一对怎样相爱多少年，

也就这么一双；
稻草垫床的故事，
或用羽毛垫床。

X　他的狂劲儿

呵，让我跳上或飘升
到散乱的云层，
因为伯格、麦格或帕里斯的情人
腰板直挺挺，
他们都已逝去，
留下的把丝绸换了麻巾。

要是我在场，无人听见，
我会让孔雀嘶鸣，
对一个生活在记忆中的人，
这是自然的事情，
孤独中，我会养育一块石头，
唱安眠曲给它听。

三座纪念雕像[1]

他们举行公众集会，在我们
最著名的爱国志士伫立的地方，
一个在空中的鸟群之间，
两个矮壮的伫立在两旁；
所有出名的政治家都说，
廉洁可以建国兴邦，
使它不致衰落腐朽，
告诫我们要坚持廉洁，
对一切卑鄙野心不要愁，
因为才智使我们骄傲，
骄傲会带来不洁，
那三个老恶棍哈哈大笑。

---

① 都柏林市欧康诺尔大街竖立着三座纪念雕像，分别纪念英国海军大将霍瑞修·纳尔逊(1758—1865)、爱尔兰政治领袖但尼尔·欧康诺尔(1775—1847)和查尔斯·巴内尔(1846—1891)，叶芝作此以嘲笑爱尔兰议会迟迟不通过离婚法案。

旋梯及其它(1933)

献　给

爱德蒙·杜拉克

怀念埃娃·郭尔-布斯和康·马凯维奇[1]

利萨代尔，黄昏的灯光．
开着的大窗子向阳，
两个姑娘身穿丝绸和服．
都很美，一个像羚羊。
但一个暴怒的秋天，
把夏日花篮的花朵裁剪；
大的被判处死刑，
得大赦，过着寂寞的岁月，
在愚民中间煽动人心。
那小的，我不知她梦想什么——
某些朦胧的乌托邦——她好像
如今衰老了，骨瘦如柴，
就是这种政治的形象。

---

① 埃娃·郭尔-布斯(1870—1926)，爱尔兰诗人。康斯坦斯·郭尔-布斯·马凯维奇(1868—1927)，爱尔兰革命家，因参加复活节起义，被处死刑，后改无期徒刑。1917年6月逢大赦出狱仍活跃于政坛。叶芝自1894年起与这对姊妹相识。

许多次我想去把
这个或那个找来谈谈，
古老的乔治式大屋，
交混心中的图片，追念
那张桌子和青春的言谈，
那身穿丝绸和服的两位姑娘
都很美，一个像羚羊。

亲爱的影子，如今你全明白了，
为公众的错与对
而战的全部愚蠢。
美人和真纯者，
除了时间别无敌人，
起来，叫我擦一根火柴，
再擦一根，直到时间点燃；
要是大火腾升，你就跑
直到所有圣人都知道。
我们建了伟大的楼台，
他们宣告我们有罪，
让我擦一根火柴把火来吹。

死　亡

一个濒死的动物
不感恐惧或希望；
一个人等着死去
满怀恐惧和希望；
许多次他死去，
许多次他复生。
一位伟人高傲地①
面对杀害他的人，
对呼吸的压制
他给以讥嘲，
因他深知死亡，
是人把死亡创造。

① 此诗作于爱尔兰自由邦司法部兼外交部长凯文·欧希金斯(1892—1927)被恐怖分子刺杀期间。

本性与灵魂的对话[1]

I

我的灵魂：我召唤你到古老的回旋的楼梯，
把你的全部心思在上升的陡坡上集中，
集中于破残的摇摇欲堕的雉堞，
集中于安静的星光照亮的天空，
集中于标指着隐藏的极轴的群星，
把一切散漫的思想都集注在
一切思想都已完成的方位，
谁能把黑暗与灵魂分开？

我的本性：我膝上那把神圣的宝剑
是佐藤的古剑，一如往日，
依然尖利如锑刀，依然如明镜，

① 本性代表物质，肉体，生命和性；灵魂代表精神，理性。叶芝在《塔楼》一集中歌颂了精神以后，又在《旋梯》集中歌颂肉体。

世世代代没有腐蚀；
那块从朝廷贵妇衣服扯下来的
裹着缠着木制剑鞘的绣了花的老锦锻，
虽然残破了，依然能保护
陈旧了，依然能装潢。

我的灵魂：早过盛年的一个人的想象
为什么还会记起那些象征
爱情和战争的东西？
要是想象蔑视尘世，
理性蔑视东游西荡到其它地方，
想一想祖先留下的夜，
它能解脱你生与死的罪行。

我的本性：元茂①，他家族的第三代，
五百年前制造了它，它周围
有我不知来自何处的刺绣上的花朵——
心一般紫红——我把这些全当成
白昼的象征，
与象征黑夜的塔楼相对立，
而且作为兵士的权利，
它要求再犯一次罪行的权力。

我的灵魂：如此的丰盈从那个源头溢出，

① 元茂长舟备守(译音)，日本武士，活跃于1394—1428年间。

然后落入心智的盆地，
使人震惊得变聋，变哑，变盲，
因为理性不再能辨认
存在或应在，或知者和所知——
那就是说，不再升入天堂；
只有死者得到原谅；
但我一想到那个，我的舌头就变成石头。

Ⅱ

我的本性：一个活人是盲目的，喝他的水，
要是溪沟不净，又有什么要紧？
要是我从头再活一遍，又有什么要紧？
忍受那生长的辛劳，
少年时代的污迹，
少年变成人的苦恼，
未成熟的人和他的痛苦，
面对着他自身的愚昧。

成熟人处于他的敌人中？——
以老天的名义，他怎能逃开
那玷污人、歪曲人的形象，
那恶毒之眼的镜子抛在他
眼上直到最后

他以为那形象必是他自己？
而且这种逃避又有何益，
当荣誉发现他卷进了冬天的暴风里？

我满足于从头到尾再活一次，
再活一次，要是生活就是一头
扎进盲人水沟的蝌蚪丛中，
一个盲人与众盲人相斗；
或者扎进那最富沃的水沟；
一个男人犯下的愚行，
或他必须忍受，如他追求
一个与他灵犀不通的骄傲女人。

我满足于追溯到它的源头，
每个行动或思想中的事情，
衡量命运；原谅自己的命运！
当我清除掉那么多悔恨，
那么多甜蜜就流进我胸中，
我们必须大笑，我们必须唱吟，
一切都为我们祝福，
我们见到的一切都有福音。

撒了的奶

我们有所为、有所思的人，
我们有所思、有所为的人，
必须慢慢走，越来越稀罕，
就像一碗奶，抛撒岩石间。

十九世纪及其后

虽然壮歌不再重唱，
我们有的也乐趣深幽；
岸边的卵石咯咯地叫，
在海潮退落以后。

统 计 表

“那些柏拉图主义者真该死，”他说，
“上帝之火在衰退下去，
有一张表格挂在那里，
生下的男人少于妇女。”

三次运动

莎士比亚之鱼在海中游，远离陆地；
浪漫主义之鱼在网中游，近在手里，
那些都躺在沙滩上喘息的又是什么鱼？

柯尔庄园,1929 年

我对着燕子的飞翔沉思,
也默想那位老妇人和她的住宅①,
虽然西方的色彩还很明亮,
枫树和椴树已失落于夜色;
在那里,为我们身后的学者诗人,
不顾自然,她构造了伟大作品,
早就把一切交织为一个思想,
产生了舞蹈般荣耀的是那些围墙。

在那里,海德把缪斯佩带的雄剑②
铸成散文以前,
有一个尽管胆小,
而故作豪气的人③,
一个性子慢好沉思的人辛格④,

① 柯尔庄园为格雷戈里夫人的产业。
② 道格拉斯·海德(1860—1949),学者兼翻译家。
③ 指叶芝自己。
④ 约翰·辛格(1871—1929),爱尔兰剧作家。

还有泰勒和莱恒脾性急暴躁的人①，
他们发现自豪建立于谦虚，
一个出色的班子，一场编好的戏。

他们来如飞燕，去如飞燕，
但一个女人的坚强品性
能使燕子坚持他的初衷，
聚集在那里的半打人，
似乎环绕着罗盘针飞旋，
在梦似的氛围中得到确定，
那些诗行的知性之美
穿透时间或逆时针而倒行。

游人、学者、诗人请在此驻足，
当这些房子和通道都已毁尽，
当杂乱的坟堆上荨麻飞舞，
碎石之间树苗生根，
请奉献——眼睛注视地面，
转过身，背向着太阳的光辉，
以及墓地的全部诱人之美——
这片刻怀念那戴上桂冠的脑袋。

---

① 约翰·泰勒(1869—1911)，休·莱恒(1875—1975)，均系格雷戈里夫人的侄儿。

柯尔庄园和贝列里，1931年[1]

我窗架之下河水奔流，
下面有水獭，上面有红松鸡，
在苍天面前明亮地流了一里地，
然后暗下来流经雷夫第雷“黑”地窖，
流过地下，在山岩间升上来
进入柯尔界内结束，
扩展为湖，流入一个洞穴。
这河水不就是繁殖而生的灵魂？

那湖的丛林的边上，
冬日下如今成了一堆干枝，
我站在山毛榉的小林中，
大自然已在扮演悲剧，
一切狂叫都反映我的心情：
飞升的天鹅一阵突兀的轰鸣，
我转过身，望着树枝断裂
泛滥湖水的闪烁的波纹。

① 叶芝称自己的塔楼为“贝列里”，坐落在柯尔庄园附近。

那是又一个表征！那一片凶猛的白色
看来不过像一片天空的凝集，
像灵魂，它驶入视界，
无人知晓，一到早晨消失；
如此可爱，它校正了
知识有无造成的偏执，
如此高傲地纯洁，一个孩子会想
用一滴墨水把它消灭。

地面上一根手杖的声音，那声音
来自从椅子到椅子劳作不息的人；
著名的手装订的可爱书籍，
到处是古老的大理石头像，古老的画；
豪华的房间，在其中游人和孩子们
得到满足和快乐，一位最后继承人，
那里的统治者无不有英名和荣名，
或者是走出愚昧又进入愚昧的人。

这建设者生活或死亡的地方
一度被看作比生命更宝贵；祖先的树，
或富有纪念意义的园庭
使婚姻、联盟和家族荣耀，
满足了每个新娘的野心。
而时尚或仅仅幻想促使我们
东奔西走——失去了所有的巨大光荣——

就像可怜的阿拉伯部族和帐篷。

我们是最后的浪漫派了——选择
传统的圣洁和优美为主题，
写诗人称为人民之书的一切作品，
做最有益于人类心智的事物
或改进一个脚韵；
但一切都改变了，那高马已无骑手，
虽然登上了荷马坐过的马鞍，
当天鹅在越来越暗的波涛中漂流。

为安·格雷戈里而作[①]

"绝不会有一个年轻人，
为你挂在耳旁
巨大的蜂蜜式堡垒
而陷入绝望，
只为你自己而爱你，
而不是把你黄头发爱上。"

"但我可以染头发
使它有各种色彩，
黄色，黑色或红色，
年轻人绝望悲哀
就会为爱我本身而爱，
而不是为我黄头发而爱。"

"就在昨晚上我听见
一个虔诚的老人讲，

① 安·格雷戈里系格雷戈里夫人的孙女。

他找到了经文证明：
只有上帝，亲爱的姑娘，
能为你自身而爱你，
而不是为你黄头发着想。”

斯威夫特墓志铭

斯威夫特进入了安息①；
在那里，凶猛的愤怒
再不能折磨他的心。
仿效他，如你敢，
俗务纠缠的旅人，
他为人类的自由献身。

① 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1745)，爱尔兰讽刺小说家和政论家。

选　择

要是人的理性被迫
追求生活或作品的完美；
他必须放弃高院大宅
在黑夜咒骂，如选了后者；
作品写好了，什么会到来？
幸或不幸，劳作留下了
古老的惶惑，一只空钱袋，
白天的虚荣，黑夜的懊恼。

拜占廷[1]

白昼的未被净化的意象后退，
皇帝喝醉了的士兵上床睡，
夜声消散，夜行者的歌声
跟随在大教堂的钟声后面；
一个星光或月光照亮的穹顶
蔑视人的一切，
全部无谓的乱七八糟，
人类血气的污泥和狂躁。

我面前飘过一个意象，人或阴影，
比人更像阴影，比阴影更像意象；
冥王的裹着尸衣的线轴
也许能解开那缠来绕去的路②，
一张没有水气或呼吸的嘴，

① 在叶芝眼中，拜占廷象征灵魂不朽，艺术永存的理想境地。他相信轮回学说，认为人的灵魂必须经过一而再的死亡和净化才能进人永存不朽的境界。

② 冥王的线轴比喻灵魂，它降生于人世便为“经验”所束缚，不得自由。解开生的束缚，就是脱离尘世，走向永恒。

没有呼吸的嘴也许会召唤；
我向超人打招呼，
称它为生中之死，死中之生。

奇迹，鸟或金制的手工艺品，
比鸟和手工艺更像是奇迹，
放在星光照亮的金枝上，
能像冥王的公鸡啼叫，
或者被月亮激怒，
以不变的金属的光荣
大声嘲笑普通的鸟和花瓣，
和全部污泥和血的混合物。

午夜，皇帝的通道闪烁着火焰①
那不是柴火哺育或钢铁点燃，
也不是风暴惊扰，而是火焰产生火焰，
那里血液产生的精灵来到，
狂躁的全部混合物离开，
消失于一个舞蹈中②，
出神的一阵悲痛，
不能烧焦衣袖之火的悲痛。

① 传说拜占廷街角有磷火可净化死者的灵魂。
② 日本歌剧中有少女在想象的罪恶之火中舞蹈的场景。

骑上海豚的污血之躯①，
神灵接着神灵，铸锻坊截断了洪水，
那皇帝的黄金铸锻坊！
舞厅地面的大理石，
打碎了混合体剧烈的狂躁；
那些意象
还在产生新意象，
那个被海豚撕裂，钟声蹂躏的海洋。

① 据西方传说，人死后其灵魂由海豚驮往极乐岛。

摇　　摆

I

一个人走他的路
在许多极端之间，
一个火炬，或灼燃的气息
把这些黑夜和白天
所有的对立物消灭；
肉体称之为死亡，
心灵称之为懊丧，
如果这些都正确，
什么才是欢乐？

II

一棵树从它最高的顶梢起，
一半是闪烁的火焰，一半是绿荫，

丰盛的树叶被露水沾湿，
一半是一半，但又是全景，
一半和一半把再生的耗尽，
那个人把阿提斯形象挂在①
瞪着眼的愤怒和盲目的绿荫当中，
他可能不知其所知，但不知道忧心。

Ⅲ

尽你所能去获得全部金银，
满足野心，使无聊的日子生气勃勃，
使它们充满阳光，
但要把这些格言思索：
所有女人都宠爱懒散的男人，
虽然她们的子女需要丰裕的产业，
没有一个生活过的男人享有过
足够的女人的爱和子女的感激。

别再缠身于忘川的枝叶之间②，
开始准备你死亡的来临，
从第四十个冬天起用那个思想
考验智能和信仰的每一件作品，
以及你亲手制造的一切东西，

① 阿提斯，希腊神话中的植物神，他自阉后化为一株松树。
② 忘川，希腊神话中的冥河，亡灵饮其水可忘却前生。

把这些作品看作浪费生命，
对那些骄傲地，睁着眼，
大笑着来到坟地的人不适应。

Ⅳ

我的第五十个年头来了又去了，
我坐着，一个孤独的人，
在一个拥挤的伦敦铺子里，
一本打开的书，一只空杯子
放在玛瑙石的桌面上。

当我凝视着店铺和街道
我的身体突然燃烧；
有二十分钟，或多或少
我感到极大的快乐，
似乎得了福，也可为别人祝福。

Ⅴ

虽然夏天的阳光
为天空多云的枝叶镀了金，
或者冬天的月光
把大地陷入风暴造成的复杂图形，
我不能注视他们，

重重压抑我的是责任心。

多年前说过或做过的事情，
或者我没有做过或说过的
却以为可能说或做的事情
压抑着我，没有一天
不回想起某些事情
使我的良心或虚荣心吃惊。

Ⅵ

河流纵横的原野在下面展开，
鼻孔里有一股新割的草香味飘来，
伟大的周公，抖去山雪，唱道①：
“让一切逝去。”

巴比伦或尼尼微兴起之处②，
奶白色的驴子拉着车轮前行，
有个征服者勒紧缰绳，
向疲于打仗的士兵喊道：
“让一切逝去。”

---

① 即中国西周的周公姬旦，卒于纪元前1105年。

② 巴比伦，古代亚洲西南部巴比伦王国首都。尼尼微，西亚亚述帝国首都。

这些白天黑夜的枝叶
从人的浸透了血的心中长出，
那里挂着光华的月亮。
所有歌曲又有什么意义？
“让一切逝去。”

Ⅶ

灵魂：找出真实，留下表面的东西，
心：什么，生为歌手而缺乏主题？
灵魂：以赛亚的煤，人还能有更多的希盼①？
心：在火的简朴里哑然无言。
灵魂：注意那火，救星在里面走动。
心：除了原罪，荷马还有什么主题可用？

Ⅷ

我们必须分手吗，冯·许戈尔②，虽然很相近，
我们都接受圣徒的神迹，尊重神圣的品性？
没有腐败的圣忒瑞莎的躯体③，躺在坟墓里，
浸在神奇的油中发出芬芳的香气。

---

①《旧约·以赛亚书》载，天使以燃烧的煤块接触先知以赛亚的嘴唇使她净化。

②弗里德里希·冯·许戈尔(1852—1925)，天主教哲学家，他认为基督徒的幻观即艺术家的幻观，这不合叶芝的观点。

③圣女忒瑞莎(1515—1582)，西班牙天主教会主要圣徒之一。

那刻字的棺板使它不败，
那曾经挖制法老木乃伊的同一双手
也许使一位现代圣徒的躯体不朽，
我——虽然心里会感到轻松，若我变成一个基
　督徒，
选择坟墓中最受欢迎的教义作信仰——扮演命
　定的角色。
荷马和他未受洗的心是我的楷模。
那狮子和蜂窝，《圣经》上怎么说？
那么你走吧，冯·许戈尔，虽然我为你祝福。

思考的结果

熟人；伴侣；
一个卓越的女人，亲爱者，
最有才华，最优秀①，
全被青春所毁，
全部，全部被残忍的
痛苦的荣耀所摧。

但我已理清了
废墟，破坏和损害，
我长年辛劳到最后
获得了深刻的智慧，
她们全部健康的力量
我能够召回。

这些意象是什么②？
它们木然地转身而去，

① 指格雷戈里夫人、毛特·冈和奥丽维亚·莎士比亚。
② 指通过占卜而得到的意象。

或放下岁月的肮脏负担，
把老了的膝盖挺起，
犹豫或站好？
谁个点头谁个摇？

因言辞过激而后悔

我对无赖和蠢人狂叫，
但我超越了那一套，
想换个角色当当，
找到了合适的听众，
但管不住我疯狂的心脏。

我找高明的人，每个人
态度优雅，说话大方，
把仇恨变成了嬉笑，
他们说的做的
却打不动我疯狂的心脏。

我们来自爱尔兰，
巨大的仇恨，小小的地方，
一开始就使我们遭殃，
我从母亲的子宫
带来一颗疯狂的心脏。

格伦达涝的溪流和太阳[1]

溪水和滑翔的太阳
弯弯曲曲地奔行，
我整个心灵好像欢快，
某些我做过的蠢事情
却使我心神涣散。

悔恨使我的心不纯；
但我是何人竟敢
妄想我能比一般人
有更好的表现
或有更高的识见？

太阳溪水或眼睑的什么动作
射出的光亮
穿透了我的全身，
什么使我像他们那样生活，
自我生长，自我更新？

---

① 位于威克娄县境内。

也许可谱曲的歌词(选段)

I

疯简和主教

带我到断裂的橡树那里,
使我,当午夜的钟声敲起,
(**谁都在坟墓里找到安全**)。
能祈求灾祸降临他头上,
为了我亲爱的杰克他已死亡,
花花公子最不足道,他说,
那壮汉子和那花花公子。

当他的禁令把杰克赶掉,
那时他还不是主教,
(**谁都在坟墓里找到安全**)
甚至还不是教区牧师,

但他一本古书在手，
就斥我们活得像狗，像狗，
那壮汉子和那花花公子。

主教有一张皮，天知道，
就像鹅蹼又皱又老，
（谁都在坟墓里找到安全）。
他的黑法衣也不能遮盖
他身上鹭鸶似的驼背，
我的杰克却如白桦树挺立，
那壮汉子和那花花公子。

杰克占有了我的童贞，
叫我到橡树那里藏身，
（谁都会在坟墓里找到安全），
自己向黑夜里游荡，
那树下有地方躲藏，
要是另一个来了，我唾骂；
那壮汉子和那花花公子。

Ⅱ

被责骂的疯简

我不管水手们说些什么，

所有那些可怕的响雷闪电，
所有那些蔽日遮空的风暴
都只能显示老天打呵欠；
伟大的欧罗巴当了蠢人，
她用一头公牛换了个情人①。
呼尔得乐尔，呼尔得乐尔②。

用那灵巧的珍珠母螺
磨圆那贝壳精细的螺纹，
装饰每一条秘密的途径
终使天穹的接合处开裂，
所以决不要把你的心挂在
一个又叫又嚷的雇工身上。
呼尔得乐尔，呼尔得乐尔。

Ⅲ

疯简论末日裁判

“爱情不会
满足
如它不包括
整个灵和肉。”

---

① 希腊神话，腓尼基公主欧罗巴被宙斯化作白牛拐走。
② 译音，表示轻蔑无聊之意。

简这么说。

“你要了我，
你就触霉头，
我会嘲弄、皱眉
咒骂你个把钟头。”
“准是那样”，他说。

“我赤身躺下，
把草地当床，
在那个黑天
赤身隐藏。”
简这么说。

“什么能呈现？
什么是真爱？
一切都可知可见，
只要没有了时间。”
“准是那样，”他说。

V

疯简论上帝

那个晚上的情人，
如他愿意他会来。

不管我是否愿意，
天一亮他就走开，
人去，人来，
万物与上帝同在。

旗帜掩蔽了天空，
持枪者在行进；
武装的马群嘶鸣，
伟大的战争
在狭窄的关隘进行；
万物与上帝同存。

眼前有一所房子，
没人住的废墟
自幼年直到如今；
它突然亮了起来，
从门户到屋顶，
万物与上帝同存。

我有野杰克做情人，
虽说像一条路径，
人们来来往往，
我身躯从不哀伤，
而是不断歌唱：
万物与上帝同存。

Ⅵ

疯简和主教谈话

我在路上遇到了主教，
他和我谈了又谈。
“这对乳房已松弛下陷，
那血管很快会枯干：
到天堂的高院大宅去住，
别去那肮脏的猪栏。”

“美与丑本来是一对近亲，
美需要丑，”我大声叫道，
“朋友们散了，这个真理，
坟墓床榻否不了，
懂得它，要靠肉体下贱，
也要靠心灵高傲。”

“妇人会变得骄傲顽强
当她对谁动了情，
爱情却筑起她的殿堂，
在排污泄浊之境，
啥也不会独立或完整，
除非已开缝裂纹。”

X

她的焦虑

大地艳装相待
等候春天再来，
一切真爱必死亡，
最好的也会变为
某些次等货色，
请证明我在说谎。

情人们有这等肉体，
这等苛刻的气息，
他们抚摸或叹气，
他们每抚摸一次，
爱情就更靠拢死亡，
请证明我在说谎。

XI

他的信心

为买不死的爱情
在我这只眼角
写上
所有的委屈之心。

不死的爱情
要多少报酬才付得清?

我把心粉碎为二
我打得太凶狠,
又怎样?因为我知道
从石头中间
从孤寂的源头,
爱情跳上大道。

XV

三样东西

"残酷的死啊,还我三样东西",
海滩上一根骨头在歌唱。
"一个婴儿得到他需要的乐趣
或缺少的休息在我丰满的胸上。"
浪漂白了、风吹干了的骨头在歌唱。

"妇人能有的三样好东西,"
海滩上一根骨头在歌唱。
"男人得到人生的大乐趣,
要是我身子健壮,
把他这样紧紧抱上。"
浪漂白了、风吹干了的骨头在歌唱。

“我想到还有第三样东西，”
海滩上一根骨头在歌唱。
“早晨我和丈夫相遇，
打过哈欠，伸过懒腰，
两个人面面相觑。①”
浪漂白了、风吹干了的骨头在歌唱。

XVI

摇篮曲

亲爱的，愿你睡得香，
在你发现吸奶的地方，
对强大的帕里斯来说，
第一个黎明，睡在金床上，
枕在海伦的臂挽里②，
他又愁什么全世界的惊慌？
睡吧，亲爱的，睡那么一觉，
如那狂野的特里斯坦所知道③，
在迷药的作用生了效
雄鹿会奔跑，雌鹿会蹦跳，
在橡树、榉树的枝条下，

---

① 暗示女方昨晚有外遇。

② 参看《没有第三个特洛伊》。

③ 据中古传奇，骑士特里斯坦奉命护送美女伊瑟尔德回康沃尔与马克王成婚，途中两人误服迷药而相爱。

雄鹿会蹦跳，雌鹿会奔跑。

这样的香甜，这样的一觉，
就像在欧罗塔斯萋萋河边拥有①，
当那神圣之鸟在那里②
完成了生前注定的希求，
从丽达的四肢下沉
而不放弃她的保佑。

XVII

长期缄默后

长期缄默后开口；这很好，
别的情人们已疏远或死亡，
窗帘把不友好的夜挡外面，
无情的灯光在灯罩下隐藏；
艺术和诗歌的崇高题材，
我们讨论过一次又一次，
年轻时相爱，无识无知，
如今肉体衰老智慧开。

---

① 欧罗塔斯河在斯巴达以东。

② 参看《丽达与天鹅》。

XVIII

像雾像雪一般狂

恶风刮了起来，
关上、拴好百叶窗；
今晚咱心灵最清澈
我似乎看得清爽，
咱身外的万事万物
像雾像雪一般狂。

贺拉斯站在荷马旁①，
柏拉图站在下方，
特莱书打开在眼前②。
度过了长长的时光，
你和我还是无知少年，
像雾像雪一般狂。

老朋友，你问我何所叹？
为什么发颤心慌？
我发颤叹息我想到
即使西塞罗加上
聪明智慧的荷马，
像雾像雪一般狂。

① 贺拉斯（公元前68—8年），古罗马修辞学家。
② 即西塞罗（公元前106—43），古罗马演说家和政治家。

XIX

舞蹈的日子已尽

来，让我唱给你听；
舞蹈的日子已尽，
不再有那些丝衣绸裳；
蹲伏在一块石头上
用一块破烂布
裹起你那臭皮囊。
我用金杯装太阳，
我用银袋装月亮。

尽管你咒骂，我把歌唱完；
那个无赖有什么要紧？
他给了你最大的快乐，
他给的孩子如今
在大理石旗下，
陀螺般睡得深沉；
我用金杯装太阳，
我用银袋装月亮。

就在今天我明白了，
钟上正是午时，

一个人靠拐杖走路，
就不必再装腔作势；
他可以唱呀唱到他跌下，
不管是唱给姑娘或老妇；
我用金杯装太阳，
我用银袋装月亮。

XX

我属于爱尔兰

“我属于爱尔兰
那神圣的国土爱尔兰，
时间在前进”，她喊。
“行个好，
跟我在爱尔兰舞蹈。”

一个人，只有一个人
穿着外地人服装，
只有一个人孤零零
来自漫步的一大群，
转过他高贵的头来，
“这是很久前的事了，
时光在前进，”他说道，
“而且夜晚有风暴。”

“我属于爱尔兰，
那神圣的国土爱尔兰，
时间在前进，”她喊。
“行个好，
跟我在爱尔兰舞蹈。”

演奏者手指僵又硬，
琴弦哑然沉寂，
手鼓和定音鼓不再响，
小号也都已破裂，
还有长号”他喊道，
“小号和长号没声音”，
他恶意地斜眼瞅人，
“而时间在前进，前进。”

“我属于爱尔兰，
那神圣的国土爱尔兰，
时间在前进”，她喊。
“行个好，
跟我在爱尔兰舞蹈。”

一个女人：青年和老年（选段）

Ⅱ

创世以前

如我把睫毛抹黑，
把眼睛弄得更亮，
把嘴唇抹得更红，
或与一面面镜子商量
这样是否合适，
那不是卖弄虚荣，
我是在寻找
创世前我的面容。

如我注视一个人
仿佛他是我情郎，
而我的血冰冷，
并不动心，又怎样？
他为什么要认为我残忍，

或者他遭到了遗弃，
我是要他爱
创世前的东西。

Ⅲ

第一次自白

我承认纠结
我头发的荆棘
并没把我伤害；
我脸发白身颤摇
不过是装腔作势，
不过是卖俏撒娇。

我渴求真理，
但我不能离开
我良知否认的东西：
一个男人的情爱
带来的满足
深入我的骨髓。

我从黄道台
拉回来的亮光，
那些怀疑的眼睛
为什么集中我身上？

除了他们回避我能做什么，
如空空的夜晚来答复？

Ⅴ

慰　藉

噢，圣人说的话里
确实有智慧；
把身子松一会，
把头低下来，
我会告诉圣人
男人在哪里得安慰。

激情怎能这深入，
难道我从未想到
给予生命的罪恶①
把我们的命运抹黑了？
但犯下罪恶的地方，
罪恶也可以被忘掉。

Ⅸ

最后的表白

跟我睡过的男人中

① 指基督教所谓“原罪”。

哪个活泼的少年最讨我欢喜?
我答道我给了他我的心
而且爱得很苦凄,
但我以肉体相爱的少年,
给了我最大的乐趣。

从他怀中跳出来,我大笑
想到他热情洋溢,
他以为我给了我的心,
其实咱俩个只是肉体相接,
在他怀里我大笑,
牲畜对牲畜也能给这些。

我给了他别个妇人能给的,
当她们把衣服脱去,
但当这灵魂,没有了肉体,
赤裸向赤裸走去,
他找到了它,会看到
别个谁也不知道的东西。
他给了他的,也得了他的,
自有权当家作主;
虽说它爱得很苦,
那么紧紧地贴身相抱,
没有哪一只白天的鸟,
敢把那乐趣打消。

选自《三月的满月》
(1935)

为老年祈祷

愿上帝别让我有这些念头，
人们只在头脑中思量；
唱着一支永恒之歌的人
是在骨髓中思想；

别让我成为智慧老人，
获得人人夸奖，
我成了什么，如我不是
为歌而歌的蠢人一样？

我祈求，——时髦话已下场，
祈祷文又转回了身——
我虽老死，还愿像一个
愚蠢的、激情的人。

教会和政府

这是新鲜事，诗人，
适合老年的需求；
教会和政府的权威，
群氓踩在脚下头；
呵，头脑的面包会变甜，
心灵之酒会纯洁地流。

那是个胆小鬼的歌，
不再在梦中漫游；
万一教会和政府
就是群氓在门口怒吼！
到头来，面包会变酸，
酒会变稠。

超自然之歌(选段)

Ⅸ

人的四个时期

他和肉体斗，
肉体赢了，挺着腰板走。

然后他和心斗，
天真和安宁出走。

然后他和头脑斗，
把骄傲的心留在后。

现在他和上帝斗，
午夜钟鸣，上帝得手。

最后的诗(1936—1939)

旋锥体[1]

旋锥体！旋锥体！古老的山岩脸[2]，向前瞧；
事情想得太久了不能再去想，
美陨于美，价值为价值抵消，
古老的面貌已被抹掉。
无理性的血玷污了大地，
恩皮多克勒斯[3]把事物抛撒一地，
赫克托尔死了，特洛伊有光相照[4]；
我们观望着，只为悲剧的欢乐而笑。

又怎样？麻木的梦魇在头上横行，
血和泥弄脏了敏感的身躯；
又怎样？不要掉泪，不要叹气，
一个更伟大、更优雅的时代已成过去；
我曾为墓中的画和成箱的化妆品

① 叶芝认为人类历史是由正旋锥体（代表道德、空间、客观）和反旋锥体（代表美感、时间、主观）渗透构成的。旋锥体意即历史的运转。

②《叶芝读者指南》的作者认为此指控制旋锥体的月亮。

③ 恩皮多克勒斯（纪元前493—433），希腊哲学家。

④ 参看《丽达与天鹅》。

而叹息，现在不再这样干了；
那又怎样？从洞穴传来个声音，
它所知只有一个词“欢欣”！

行为和工作变得粗励，心灵也粗俗，
又怎样？山岩脸喜爱的种种一切，
骏马和女人的钟爱者，
将从破墓的大理石间，
或鸡貂和猫头鹰之间的黑暗中，
或任何丰富的黑暗的乌有中
发掘出工匠、贵族和圣人，
一切又将在那过时的旋锥体上运行。

天青石雕[1]

（为哈利，克里夫顿而作）

我听见歇斯底里的女人们说，
她们对提琴弓和调色板
总是快活的诗人感到厌烦，
因谁都知道或应当知道，
如不采取剧烈的手段，
飞机和飞艇就要来到，
像比利王那样掷下炸弹②
直到城市夷成平地。

全都表演他们的悲剧，
哈姆莱特傲然走着，那儿是李尔，
那个是奥菲利娅，那个是考娣莉亚③；
但他们演到最后一幕，

---

① 1935 年 7 月 4 日，叶芝收到友人哈里·克里夫顿赠送的一件生日礼品——一块中国乾隆年间制作的天青石雕，上有山峦、庙宇、树木、小径和正在登山的隐士和弟子。

② 比利即威廉的昵称。在 1690 年的波义尼战役中，英王威廉三世使用过炸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皇威廉二世使用齐卜林飞艇袭击伦敦。

③ 均系莎士比亚戏剧中的人物。

巨大的帷幕就要下落，
如配得上剧中的著名角色，
他们就不会中断台词而哀哭。
他们知道哈姆莱特和李尔王快活，
快乐改变了所有的恐惧。
人人都有过追求，发现和丧失；
灯光熄灭；天光照进了头脑，
悲剧演到了高潮，
虽然哈姆莱特徘徊，李尔愤怒，
所有吊装幕布一下子
落在千千万万个舞台上
它也不会再增长分毫。

他们来了，或步行，或驾船，
或骑马、骑骆驼、骑驴或骑骡，
古老文明受到剑火的考验，
他们和他们的智慧碎成片；
伽里马科斯的手工艺品①，
他刻石如铸铜，
他雕刻的衣纹被海风吹着
就飘飘欲动，
如今没有一件伫立着；
他那棕榈树形的细长灯罩
也不过站立了一天。

① 伽里马科斯，公元前5世纪希腊雕刻家，以旋凿雕刻衣纹出名。

一切都复灭了，而又重建，
那些重建者又一次感到快乐。

刻在天青石雕上
有两个中国人，第三个在后面，
他们头上一只长腿鸟飞翔，
象征着长生不老，
第三个无疑是个仆人，
带着一件乐器。

石头上每一块褪色斑痕，
每一个偶然的裂缝和凹纹，
似是一道河流或一场雪崩，
或高耸的山坡雪花莹莹；
没问题杏子或樱桃枝
美化了小小的半路凉亭，
这些中国人正向上爬去，
我乐意想象他们坐在那里，
注视着山峦和天空，
和一切悲剧的情景。
有一个要听一支悲曲，
熟练的手指开始拨动，
他们的眼睛四周布满皱纹，他们那眼睛，
他们那古老的、闪光的眼睛真欢欣。

可爱的舞者[1]

姑娘去那边舞蹈，
在花园光滑的草地上，
那里落叶缤纷，新剪过草，
她逃脱了苦恼的青春，
逃脱了包围着的人群，
逃脱了心头的乌云。
啊，舞者，啊，可爱的舞者！

要是陌生人从屋子里出来，
把她带走，可别说
她疯了，因此快乐；
温和地把他们引开，
让她跳完她的舞蹈，
让她跳完她的舞蹈。
啊，舞者，啊，可爱的舞者！

---

① 叶芝诗中的舞者（或舞蹈）象征一种真善美统一的理想境界。

三棵灌木

（米歇尔·布尔代亦神父《我时代的历史》中记载的一件事）

有一天太太说给情人听，
“谁也不能依靠
没有适当食物的爱情，
一旦你的爱情消亡，
你怎么把这些情歌唱？
你该责骂我，年轻人。”
哦，亲亲，哦，亲亲。

“屋子里别点蜡烛，”
可爱的太太说道，
“半夜里一声钟响，
我会爬上你的床，
如我看见自己爬进去，
我想我会倒下死亡。”
哦，亲亲，哦，亲亲。

“我暗中爱着一个男人，
亲爱的侍女，”她说道，
“若他不再爱我，
我想我准会倒下死掉，
但若我失去贞操，
我还能不倒下死掉？”
　　哦，亲亲，哦，亲亲。

“因此你必须睡在他旁边，
让他以为我在他身旁，
也许我们全一个样，
在没有蜡烛的地方，
也许我们全一个样，
当我们把衣服脱光。”
　　哦，亲亲，哦，亲亲。

但狗没叫，午夜钟没敲，
钟声响时她说道，
“我那个想法真走运，
我情人看来兴致真高。”
一见侍女整天睡昏昏，
她就唉声叹气了。
　　哦，亲亲，哦，亲亲。

“不，不要再唱歌”，他说，

“因为我情人一年前
半夜里第一次
在我的房间出现，
当钟声开始叮当，
我必须躺在床单之间。”
　　哦，亲亲，哦，亲亲。

“一个又笑又哭的圣歌，
一个淫荡的歌”，他们说道，
“人们听见过那样的歌吗？
不，但那天他们听到了；
人们骑过这样的快马吗？
不，直到他骑了。”
　　哦，亲亲，哦，亲亲。

当他那马把马蹄
陷入一个兔子洞，
他头撞地，死去了。
他情人看见这种种，
倒下地，也死了。
因她用灵魂之爱相钟。
　　哦，亲亲，哦，亲亲。

那个女侍活得久，
他们的坟墓她操心，

两棵灌木栽下了，
等到它们一长成，
树上玫瑰合成双，
就像出自一个根。
哦，亲亲，哦，亲亲。

当她老去快死了，
一个牧师来看望，
她做了充分的忏悔，
牧师盯着她的脸不放，
哦，他是个大好人，
他明白她的情况。
哦，亲亲，哦，亲亲。

他叫他们把她埋葬
在她太太情人的身旁，
坟上种下一棵玫瑰树，
今天活着的人来这地方，
摘下一朵玫瑰花，
谁也不知它根在何方。
哦，亲亲，哦，亲亲。

贵妇人的第一支歌

我转过身，
就像戏里一只哑巴兽，
不知道我是什么，
也不知我往哪走。
我的语言被铸成
一个名字，
我落入情网，
那是我的羞耻。
损害灵魂的，
我的灵魂崇敬，
并不胜过用四肢爬的
一只畜生。

贵妇人的第二支歌

什么样男人会来
躺在你两腿之间?
有什么要紧? 我们不过是女人。
洗洗吧,使你全身香甜,
我有成柜的干香粉
把床单撒个遍。
愿上帝宽恕我们。

他会爱我的灵魂,
仿佛肉体完全不重要,
他会爱你的肉体,
不为灵魂而苦恼,
爱情充塞爱的两部分,
保持他实质完好。
愿上帝宽恕我们。

灵魂必须懂得
适合我胸怀的爱情,

对每个高贵的畜生，
肉体是通常的爱情。
如灵魂会看，肉体会摸，
哪个更有福音？

愿上帝宽恕我们。

贵妇人的第三支歌

你和我真情人在一道，
他在你双腿之间吹曲调，
你不要讲灵魂的坏话，
也不要以为肉体是一切，
因为我是他白昼的夫人
知道肉体最坏的事情；
为尊严，他把爱分成两半
使两个人谁也不满；
如我们接吻，我会听到
对位的蛇嘘嘘叫，
而你手把大腿摸来摸去，
所有忙碌运转的天体叹气。

一亩青草地

留下的是画册书籍，
一亩青青的草地，
如今体力已衰竭，
做做操，吸新鲜空气。
半夜里，一所古宅中，
只有老鼠在走动。

恬静是对我的诱惑，
如今一生快终，
无羁的想象飞跃
或头脑的转动
消蚀着残骸余心，
却不能使真理昭明①。

赐我老头子的疯狂，
我必须重造我自己，
成为泰门、李尔王②。

① 想象和理性都不能使真理成为诗歌。

② 泰门和李尔王均被忘恩负义所激怒而疯狂。布莱克当年亦以疯著称。

或与布莱克相比，
他对着墙壁猛敲，
使真理服从号召。

像弥开朗琪罗的头脑，
它能穿雾破云，
一阵疯劲来了，
把穿缁衣的死者摇醒①；
别的全被人忘干净，
除却老头子雄鹰之心。

---

① 指弥开朗琪罗在梵蒂冈西斯廷教堂绘制"末日审判"等场景。

又怎样？

在校时，要好的朋友们相信
他准能成为一个名流，
他也那么想，生活很严谨，
日夜辛勤，到三十临头；
“又怎样？”柏拉图的幽灵唱道，“又怎样？”

他写的诗文别人都读了，
他获得若干年以后
足够的钱，如他需要，
朋友们也真够朋友；
“又怎样？”柏拉图的幽灵唱道，“又怎样？”

所有美梦都已实现——
有了小旧屋，妻子儿女，
有种李子种白菜的田，
有诗人才子在身边相聚；
“又怎样？”柏拉图的幽灵唱道，“又怎样？”

"作品完成了,"他老来这么想.
"按照我少年时的打算;
任蠢蛋去咒骂,我未曾转向,
有些事做得美妙圆满;"
但那幽灵却唱得更响,"又怎样?"

克伦威尔的祸害[1]

你问我发现了什么，我去了四面八方，
我只见克伦威尔的房子和克伦威尔杀人帮，
情人们、舞蹈者都被打入了土壤，
高人、剑客和骑士，他们又在何方？
有个老乞丐骄傲地漫游——
基督死前，他父辈曾为他们的父辈侍候。
哦，那又怎样？哦，那又怎样？
还有什么可讲？

一切街邻友爱和轻松谈话都已不见，
但那不值得抱怨，因为谁都嚷嚷要钱，
他想爬上去总得爬过邻居身上，
我等和缪斯啥都说不上。
他们有自己的学校，但我不去领教，
我们知道什么时候死掉，他们岂能知晓？
哦，那又怎样？哦，那又怎样？

---

①奥利弗·克伦威尔(1599—1658)，曾任英国护国主，于1649年率兵征伐爱尔兰。

还有什么可讲?

另有一种知识被我心灵毁了，
如古寓言中狐狸把斯巴达孩子毁掉[1]，
因它证明事情可以存在也可以不存在；
剑客和贵妇们还可以朋友相待，
为诗人作诗付酬，倾听琴弦响起来，
我还是他们的仆人，虽然全在地下埋。
哦，那又怎样？哦，那又怎样？
还有什么可讲？

半夜里我来到一所大房，
门廊敞开发光，窗子全都闪亮，
所有朋友们都在，向我表示欢迎，
但我在老废墟中苏醒，风呼啸而进，
我留神一瞧，我必须出去走走，
去找懂得我话的马和狗。
哦，那又怎样？哦，那又怎样？
还有什么可讲？

---

① 古希腊作家普鲁塔克讲到一个故事：一个斯巴达少年偷了一只狐狸藏在衣下，宁肯让狐狸咬死也不让人搜身定罪。

罗杰·凯门斯特[1]

（马罗尼博士著《伪造的凯门斯特日记》读后）

我说，罗杰·凯门斯特，
做了他该做的事，
他死在绞刑架上，
那不是什么新鲜事。

唯恐在时间法庭前，
他们被人击败，
他们以伪造为伎俩，
把他的好名声破坏。

一个伪证者站出来
证明伪造是实事；
他们向全世界宣告，
这倒是件新鲜事。

---

① 罗杰·凯门斯特(1864—1916)，因企图从德国偷运武器往爱尔兰，被英国当局处决。在他受审期间谣传他有描写同性恋的日记。美籍爱尔兰作家威廉·马罗尼(1881—1952)在《伪造的凯斯门特日记》(1936)一书中声称日记是英国人伪造的。当年英驻美大使密西尔·斯普林·莱斯爵士等曾伙同传播谣言。

斯普林·莱斯只能悄悄说
因他是他们的大使，
接着演说家们听说了，
还有几十个作家得知。

张三李四全来了，
呼喊声到处传遍，
离开伪造者及其书案，
把伪证者抛在一边；

来到公众前说说，
作出一些补偿，
为这位最英勇的君子，
他在石灰里躺。

罗杰·凯门斯特的鬼魂

噢，是什么发出那突兀的噪音？
是什么站在门口？
它从不跨过海来，
因约翰牛和大海是朋友①；
但这不是昔日的海洋，
这也不是从前的海滩。
什么发出了那嘲笑的吼声
那大海吼声的喧闹？
罗杰·凯斯门特的鬼魂
正在门上敲。

约翰牛代表了国会，
一只狗总有好运道，
国家总思念着他，
因为他能说会道，
不管是便宴或盛宴，
他们必须把信托
放在不列颠头上，

① 约翰牛是英国人的俗称。

放在基督教会头上。
罗杰·凯斯门特的鬼魂，
正在门上敲。

约翰牛去了印度，
人人对他瞩目，
因为历史证明
没有别的种族，
有过同样的遗产，
或像他那样牛奶喝足；
这份人家不会有好运道，
如果诚实为它所欠缺。
罗杰·凯斯门特的鬼魂，
正在门上敲。

我在乡村教堂闲逛，
把他家的墓园找到，
把教堂一片昏暗中
看得清的抄录了，
发现了许多名人，
但名声和美德会朽烂；
围拢来，亲爱的气恼的人们，
围拢来，大声喊叫；
罗杰·凯斯门特的鬼魂，
正在门上敲。

欧拉希利头领[1]

歌唱欧拉希利头领，
不要否认他的权利，
在他姓名后加上“头领”，
不管那帮博学的历史学家怎么说，
要承认他自己
已把这点永远确定；
他自己写下了那个词，
他用血为自己命名。

天气怎么样？

歌唱欧拉希利头领，
他竟如此没有头脑，
他告诉皮尔斯和康诺利②，
他化了很大精力
阻止所有柯瑞人

① 欧拉希利头领(1875—1916)是欧拉希利族的首领，在复活节起义中牺牲。

② 参看《1916年复活节》。

参加那场疯狂的战斗，
为了亲自赶到那里，
他曾半夜奔走。
天气怎么样？

要不是有个赶路人
听到了我没听到的话，
我就不会得到消息，
我竟会这样胆小害怕？
然后他那恼怒的眼睛，
向皮尔斯、康诺利紧盯：
“因为我帮着绞紧了那口钟，
我才来听它叫鸣。”
天气怎么样？

如今剩下可唱的，
只是关于他的死亡，
在亨利街的某处①，
他在门上横躺；
发现他的人看到
他头顶的门上方
“欧拉希利头领死于此，
愿他安息”几个血字。
天气怎么样？

① 亨利街在都柏林邮局附近，为起义时激战之地。

来，围着我，巴纳尔派[1]

来，围着我，巴纳尔派，
把我们的领袖赞扬，
你们且直挺挺站一会，
当你们还能够这样；
很快我们会躺下
在地下他睡的床上；
来，把酒杯全斟满，
把酒瓶传向四方。

有一条有力的理由，
更多的我也讲得清，
他抵抗了英国的权威，
拯救了爱尔兰的穷人；
农民得到的好处，

---

① 查尔斯·巴纳尔，19世纪70年代爱尔兰自治党的创立人和领袖。他本是地主出身，但有强烈的民族主义精神，一度成为爱尔兰民族解放斗争的一面旗帜。1889年，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勾结天主教会和某些自治党人，借口巴纳尔与奥夏夫人私通事件，破坏了巴纳尔的威信。自治党由此分裂，巴纳尔本人也于同年10月去世。叶芝是拥护巴纳尔的。

全仗他弄到了手上，
我还有另一条理由，
他爱上了一个女郎。

还有最后的一条，
他是这么样一个人，
会哼哼的张三李四
都把巴纳尔记在心。
巴纳尔有一身傲骨，
天下数他最豪放，
自豪的人是可爱的人，
把酒瓶传向四方。

制造这一场悲剧者，
是主教和那个党派，
丈夫出卖了妻子，
随后又被人出卖；
但流传最长的故事，
总被人边饮边唱，
巴纳尔爱他的祖国，
巴纳尔爱他的女郎。

狂野的老坏蛋

“因为我为女人疯狂，
我为山峦疯狂，”
那个狂野的老人说，
上帝指导他游荡。
“不想死在家中草堆上，
用这些手把眼睛合上，
亲爱的，这就是我对
天上老头的希望。”
天明，蜡尽。

“你说得善良，亲爱的，
别的别压下不讲，
谁知道那一年，亲爱的，
一个老人的血变凉？
我有年轻人不能有的，
因为他爱得太深，
我的话能穿透心灵，
他能做什么，除了抚摸？”

天明，蜡尽。

她对狂野的老坏蛋说，
他手握粗壮的手杖，
"给人爱或不给人爱，
我可不能自作主张，
我把爱全给了那个大老头，
那个天上的老人，
他忙着数念珠的手
永不会合上那些眼睛。"
天明，蜡尽。

去你的吧，噢，去你的吧，
我选择另一个目标，
那海滩上的姑娘，
她懂得黑夜的奥妙；
跟渔民讲些下流话，
和青年渔民舞一遭，
当黑夜罩上了海水，
她们就把床放好。
天明，蜡尽。

黑暗里我是个年轻人，
光亮下我是个狂老头，
我能使猫发笑，

或靠天生的智慧
触摸过去长期以来，
藏在她们骨髓之间
那些长瘊子的少年
不曾知道的东西，
他们就睡在她们身边。
天明，蜡尽。

我知道如很少人知道，
人们都生活在痛苦中，
不管他们爬上坡路，
还是满足于下层，
划手在船中弯腰，
织工在机上俯身，
骑手在马背上直坐，
婴儿在子宫里藏身。
天明，蜡尽。

有那么几道电光，
来自天上的老人，
能烧掉那些痛苦，
有教养者谁也不否认；
但我是个粗鲁的老人，
我选择次好的东西，
我在女人的胸脯上

一时间把什么都忘记。

天明，蜡尽。

伟大的日子

为革命欢呼，发射更多的炮弹！
骑马的乞丐对步行的乞丐抽鞭子。
为革命欢呼，再发射一些炮弹！
乞丐换了个位，鞭打却继续不止。

巴 纳 尔

巴纳尔走下路来，他对欢呼者说：
“爱尔兰会获得自由，你还采你的石头。”

激　刺

你道这可怕，欲念和激愤
居然得到我晚年的心；
年轻时我可没遭这个殃；
还有啥别的能激刺我歌唱？

桂冠诗人的模范

从中国到秘鲁的皇座上，
坐过各色各样的帝王，
各色各样的男人女人，
被称为伟大和高尚；
这打什么紧，要是这些人，
为了国家的原因，
竟让他们的爱人等待，
　让他们的爱人等待？

有人吹捧叫化王，
白种或黑种的流氓王，
他们统治靠强有力的右手
使所有人们恐慌；
是醒是醉，活得自在，
谁敢反对他们的权威，
让他们的爱人等待，
　让他们的爱人等待？

诗人沉默，当名流们
把一个现代皇帝赞美，
那些可以买卖的欢呼，
那些蠢蛋掌管的职位，
那蜡印的图章，那签字，
那个文明人会因这类事
让他爱人等待，
　让他爱人等待？

古老的石十字架

一个政客活得挺自在，
像背课文一样说谎，
一个记者造流言蜚语，
扼住你咽喉不放；
你就呆家中喝你的啤酒，
让邻居把选票投放。
　　古老的石十字架下
　　穿金胸甲的人说道。

因为这时代，还有下一代，
都将在污沟中诞生，
谁个最快活，谁个最倒霉，
哪一个也分不清，
愚行和文雅要是扯一块，
哪一个也辨不明。
　　古老的石十字架下
　　穿金胸甲的人说道。

演诗剧而无声韵之美，
最最使我气恼，
说曳步走，哼两下，叹声哎，
更接近为人之道，
他们可不知伟大的舞台
曾有过非凡的风貌。

古老的石十字架下
穿金胸甲的人说道。

那样的意象[①]

要是我叫你离开，
你那心智的洞穴？
在那阳光下，风里，
得到更好的培育。

我可从不曾叫你，
前往莫斯科、罗马，
别理那一套傻事，
你去叫缪斯②回家。

寻找那样的意象，
构成狂人和处女，
构成狮子和婴儿，
还有街头的娼妓。
你到半空中寻找，

---

① 叶芝最后一个时期的抒情诗。在诗歌创作上，叶芝反对抽象的说教，主张从感性生活的深处，特别是原始的、粗犷的事物中汲取艺术形象，本诗表达了这种思想。

② 缪斯是希腊神话中掌管文学艺术的九位女神的总称。

展翅而飞的雄鹰，
承认那五种东西，
它们使缪斯唱吟。

重访市立美术馆[1]

I

三十年的画像陈列在我四周，
河边的朝圣者；一次埋伏；
凯斯门特受审②，半隐在围栏之后，
有人看守着；格瑞菲斯狂傲的注目③；
凯文·欧希金斯带着疑问的④
温和的脸容遮不住
一个无意悔恨或休憩的灵魂；
一个革命战士跪下接受福音。

II

一位主持或大主教举起手

① 即都柏林市立现代艺术美术馆。
② 参看《伪造的凯斯门特日记》。
③ 格瑞菲斯(1871—1922)，爱尔兰政治领袖。
④ 参看《死亡》。

祝福三色旗。"这不是，"我说，
"我年轻时死了的爱尔兰，
而是诗人们想象的爱尔兰，可怕而快乐。"
我突然站在一个女子的画像前①，
美丽而温柔的威尼斯风度，
不过五十年前我们相遇
有二十分钟，在某个画室里。

Ⅲ

我心下沉，情感咬啮我的心，
我心平复，用手掩住眼睛；
不论我看何处，我都看见
我永恒的或暂时的形影：
奥古斯塔·格雷戈里的儿子；他姐姐的儿子，
休·雷恩，这些画的"唯一父亲"，
活着的或死去的黑泽尔·拉佛瑞②，那故事
仿佛某个民歌手已全部唱尽。

Ⅳ

曼西尼画的格雷戈里像

① 指毛特·冈的画像。
② 拉佛瑞，爱尔兰现代画家，死于 1935 年。

"伦勃朗以来最伟大的",据辛格讲①,
无疑是一幅伟大辉煌的像,
但能表现出全部豪情
和谦逊的万分之一的画笔又在哪里?
我感到失望,将来可能带来
为人赞赏的女人或男人的模样,
但不会重现同样的光彩。

V

我那中古的双膝曲了才壮,
但在那个女人,那个家庭
久负荣名,什么欠缺都补上。
没有子女,我想,"我孩子们会在这里,
找到根深蒂固的东西,"从未预见它死亡,
如今末日已到,我不会哭叫,
没有狐狸能弄脏獾子清扫过的巢②。

VI

(从斯宾塞和通俗语言得来的意象)。

① 曼西尼(1852—1930),意大利画家;伦勃朗(1600—1669),荷兰画家。辛格,爱尔兰现代剧作家。

② 英国诗人埃德蒙·斯宾塞(1552—1599)在悼念其保护人莱塞斯特伯爵的诗中说,"他如今去了,正当狐狸钻进/獾子清扫干净的巢。"

约翰·辛格，我，奥古斯塔·格雷戈里认为，
一切我们做的，一切我们说的唱的，
必须来自与土地的联系，有此联系在，
一切东西就会像安泰一样茁壮成长①，
在现代只有我们三个又一次
用这唯一标准来考验种种，
那个贵族和叫化子的梦②。

Ⅶ

这儿是约翰·辛格自己，那个有根底的人，
"忘了人类的语言"，一张庄重深沉的脸③；
你们要评判我，不要单独评这本书那本书，
而要到这神圣的地方来看，
挂在那里的我的朋友们的画像，
在他们的脸容上追溯爱尔兰历史，
想一想人的光荣大都何处始，何处终，
而且说我有这样的朋友是我的光荣。

---

① 据希腊传说，巨人安泰与土地接触才强壮有力。

② 叶芝等人认为伟大的艺术以普通人（农民、叫化子）生活为基础表现出不随俗的（贵族）精神。

③ 辛格诗《序曲》："只半记得人类的语言"。

你满足了吗？

我呼唤那些叫我儿子
孙子或曾孙的人，
呼唤伯伯、婶婶、爷爷、奶奶们，
来评判我的作品。
我把老腰子赐我的东西
写入文字，是糟蹋了他们？
死人的灵眼可以评判，
我不能，但我并不自满。

那个在斯拉哥鼓崖
建立起古老石十字架的人，
那个唐臬的红发教长①，
一个骑马的好手；
桑迪蒙特·柯贝特，那位名人②，
老威廉·波莱芬克斯③，

① 叶芝的曾祖父约翰·叶芝。
② 叶芝的舅祖父，住在都柏林郊区桑迪蒙特。
③ 叶芝的外祖父。

走私者米德尔顿，古代的勃特勒家族①，
半传奇式的人物。
年老体衰，我也许可以
和好朋友们呆一道，
我向来讨厌工作，
对着大海微笑，
或者用自己的生活体现
布朗宁所说②，
“一个老猎手和上帝交谈”；
但我并不满足。

① 叶芝的外曾祖父。
② 英国诗人罗伯特·布朗宁（1812—1889）的长诗《宝林》提及此事。

给同一重唱句配的三支歌词[1]

I

你可以叫我好嚷嚷的补锅匠，
但曼宁是我的名字，
我狠揍那些庸人，
认为那并不可耻。
庸人生育庸人，
蠢人降生蠢人，
我抓住半打交手，
把他们的脑袋狠揍。
勇猛的骑士们驰过一山又一山。

所有曼宁都来自曼南南②

---

① 叶芝称：这个重唱句是从女仆玛丽·贝托尔处听来的。

② 据爱尔兰神话，曼南南是曼宁族的始祖，是海神索尔之子，因此其族人在每个海边都富裕。

虽在所有海边都富裕，
他从不睡在四面墙内，
他有这么个脾气，
从不制作铁床，
也不焊锡锅锡盘，
他的嚷嚷和吵闹
最讨一个流浪人喜欢。
勇猛的骑士们驰过一山又一山。

要是疯简摆脱了老年，
重新变得闹轰轰，
要是那老上帝再次站起来，
我们会喝上一桶，两桶；
我们出去把领导权
置于乡村城镇之上，
把其它人打翻在地，
把相称的一对对掷上床。
勇猛的骑士们驰过一山又一山。

Ⅱ

我名叫亨利·米德尔顿①，
我有一所小小的宅子，
建在风吹雨打的绿草地，

① 叶芝的一位表亲。

一所小小的被遗忘的房子，
我擦地板我铺床，
我做饭我换碟子，
只有管信箱和花园的小孩
有开我那老门的钥匙。
勇猛的骑士们驰过一山又一山。

我对他们关上大门，
我可怜所有年轻人，
我从他们相处的人
知道他们学得了什么鬼本领，
白天他们饮酒，做抛掷游戏，
晚上他们抢劫偷盗；
人民的智慧已经消失，
年轻人怎能走上正道？
勇猛的骑士们驰过一山又一山。

每个星期日午后，
我在绿岛上走走，
穿着一件时髦的上衣，
回想起长舌妇和怪老头
那番谈话使我鼓舞，坚强，
没哪个岗位上的舵手，
知道我已活了多长。
勇猛的骑士们驰过一山又一山。

Ⅲ

来，演员们，围着我，
把一九一六年赞美，
那些人从池座、楼座走出来，
走下彩色的舞台，
他们在邮局广场战斗，
或在市政厅附近，
赞颂每一个来到者，
赞颂每一个倒下的人。
勇猛的骑士们驰过一山又一山。

那天是谁第一个被打死？
那是演员康诺利①，
他就死在市政厅附近，
他步态从容嗓门美，
他失去技艺成熟的年月，
本来他也许会成为
一个出色的名演员
登上彩色的舞台。
勇猛的骑士们驰过一山又一山。

有些人并没想得到胜利，

① 詹姆士·康诺利，演员，在复活节起义中牺牲。

只是出来献生命，
使爱尔兰的灵魂崇高伟大，
使她壮志凌云；
可谁知道将来又怎样？
皮尔斯①曾经说过：
将来的爱尔兰，一代又一代
还将血流成河。
勇猛的骑士们驰过一山又一山。

① 派屈力克·皮尔斯(1879—1916)，教育家和诗人，复活节起义领导人之一。

雕　像

毕达哥拉斯设计了它①。为什么人们注目？
他的数字虽然运动或似乎运动在
大理石或青铜中，但缺乏性格。
但少男少女们，由于孤单床上的想象之爱
而脸色苍白，知道他们是什么，
激情可以带来足够的性格，
在午夜的公共场所，用活生生的唇
把锤规量过的脸孔亲吻。

不！比毕达哥拉斯还伟大，是那些人
他们用锤子或凿子把计算雕成
似乎是碰巧而成的肌肉一样，他们击溃
全部亚洲模糊的巨物②，
而不是在撒拉米斯洪流上
划过的整排的船桨③。

① 毕达哥拉斯(约公元前540—510)，希腊哲学家，他发现了数的比例，认为世界上的形体是数的表现。

② 叶芝认为东方亚洲的艺术是模糊的，西方艺术是精确的。

③ 纪元前480年，希腊船队在撒拉米斯击败波斯船队。

欧洲击退了洪流，当菲特阿斯①
给了妇女梦想，给了梦想镜子。

一个形象跨过了众多头像②，
坐在热带的阴荫下，变得又胖又迟钝，
不是食蝇而瘦的哈姆莱特，
而是胖胖的中古时代梦幻人。
空虚的眼神为知识增加了虚幻，
镜上之镜又照入镜内全是表相。
当铜锣和螺号宣告祝福的时刻来临，
格力毛金爬向佛陀的空灵③。
当皮尔斯把库胡林召唤到他身边④，
什么人阔步走过邮政局？什么才能，
什么计算、数字、测量给予了回答？
我们爱尔兰人，从那个古老种族出生，
被投入这现代肮脏的潮流，
被其无形的滋生的狂怒所毁掉，
攀登合宜的黑暗，也许能描出
那为锤规测定的面孔的容貌。

① 菲特阿斯(生于公元前500年)，希腊雕刻家，创造了美的形象。

② 叶芝认为希腊雕刻进入印度后丧失了西方人的不安精神而成为佛陀的安定形象。

③ 格力毛金是一类猫名，此处喻指没落的欧洲文明。

④ 皮尔斯是1916年复活节起义中牺牲的爱国者，库胡林为爱尔兰传奇中的伟大武士。

三支进行曲

I

记住所有那些著名的世世代代，
他们丢掉肉体去喂肥豺狼，
他们抛弃家庭去喂肥狐狸，
逃亡远土，或把自己躲藏
在岩洞，山沟或洞穴，
捍卫爱尔兰的灵魂。

安静，安静，有什么好讲？
我父亲唱过那支歌，
但时间纠正了老错误，
一切都已结束，让它消亡。

记住所有那些著名的世世代代，
记住所有那些倒在血泊中的人

记住所有那些死在绞刑架上的人，
记住所有那些逃亡者或留下的人，
他们留下，把死亡看作
一面老手鼓上的歌曲。

安静，安静，有什么好讲？
我父亲唱过那支歌，
但时间纠正了老错误，
一切都已结束，让它消亡。

失败，那段历史成为垃圾，
所有伟大的过去成为蠢人的儿戏，
后来者会嘲笑欧唐纳尔①，
嘲笑两个奥尼尔的回忆②，
嘲笑艾麦特，嘲笑巴内尔③，
一切倒下的著名人物。

安静，安静，有什么好讲？
我父亲唱过那支歌，
但时间纠正了旧错误，
一切都已结束，让它消亡。

---

① 可能指莱德·休·欧唐纳尔(1571—1602)，他曾在一次起义中抵抗英国人。

② 可能指休·奥尼尔(1550—1616)，曾率起义军抗英，及其侄欧文·桑·奥尼尔(1590—1644)，曾率军击败苏格兰人。

③ 均为爱尔兰民族独立战士。

Ⅱ

兵士向长官致敬感觉自豪，
信徒们屈一只膝向上帝下跪，
有人支持抛掷来的纯种马，
特洛伊支持海伦，特洛伊灭亡而受崇拜；
伟大的民族在上面开花，
一个奴才向一个奴才弯腰。

什么驰过了山头的关隘？
不，不，我的儿，时候不到；
那是个怪异的地方，
没人知道什么踏过了草。

我们知道恶棍会怎样诽谤
他所杀害的崇高的朴素，
难道我们不是出生于农舍，
那些人肚子吃饱就能宽恕？
我们过的生活更加可怖，
内心里又怎能宽恕？

什么驰过了山头的关隘？
不，不，我的儿，时候不到；
那是个怪异的地方，
没人知道什么踏过了草。

我们的上面空无一物，怎么办？
那些统治人类的头领在何方？
中心空空的树，什么能把它推倒？
一阵猛风，哦，一阵前进的风，
前进的风，任何一个老调，
前进，前进，怎么唱好？

什么驰过了山头的关隘？
不，不，我的儿，时候不到；
那是个怪异的地方，
没人知道什么踏过了草。

Ⅲ

祖父在绞架下唱道：
"听呀，先生们，女士们，所有人们，
钱是好的，一个姑娘也许更好，
但好的猛击使心灵欢欣。"
那边他站在囚车上，
从心底里高唱。

强盗们抢去了他那老手鼓，
但他却把月亮摘下了，
敲打出一个曲调，
强盗们抢去了他那老手鼓。

"我有过一个姑娘,她跟别个跑了,
钱我有过,一夜花光,
我猛喝一顿,使我忧伤,
但一个强大的好事业和好斗使我欢畅"。
那边所有人们跟着呼应:
"噢,唱下去,我的亲人"。

强盗们抢去了他那老手鼓,
但他却把月亮摘下了,
敲打出一个曲调,
强盗们抢去了他那老手鼓。

"钱是好的,一个姑娘也许更好,
不管什么发生,不管谁倒下,
那是个强大的好事业"——绞绳突然一抽,
他不再唱了,因他喉咙太小,
但他死前猛踢一阵,
他猛踢是出于自豪。

强盗们抢去了他那老手鼓,
但他却把月亮摘下了,
敲打出一个曲调,
强盗们抢去了他那老手鼓。

长 脚 蚊

为使文明不沉沦，
伟大战役不输掉，
叫狗安静，把小马
在远处木桩拴好；
咱主子凯撒帐幕中，
地图在面前摊开，
他双目无所专注，
一只手支着脑袋。
像长脚蚊飞越水面，
他脑子沉寂中运转。

为把无顶楼烧掉，
让人们追念那脸庞①，
轻轻走动，如需要
在这孤寂的地方。
她以为没有人瞧见

① 指希腊美人海伦，传说她弃夫私奔，因此引起了特洛伊战争，“为把无顶楼烧掉”即指此战役。

——小半妇人大半孩——

她跳起笨拙的曳步舞，
她从街头学来。
像长脚蚊飞越水面，
她脑子沉寂中运转。

为使怀春女思念中
见到第一个亚当，
不让孩子们进门，
把教堂大门关上，
弥开朗琪罗
扒在脚手架上，
轻轻如老鼠爬过，
他的手移下移上①。
像长脚蚊飞越水面，
他脑子沉寂中运转。

① 指弥开朗琪罗在西斯廷教堂绘制《创世记》一事。

一座青铜头像

在入口的右侧立着这座青铜头像①，
人的、超人的头像，一只鸟的圆眼睛，
别的全都枯萎了，木乃伊般僵死了。
扫过远方天空的是什么样的巨大鬼魂
（虽然一切都消亡，却残留下些东西），
找不到什么可以使它对自己心灵空虚的恐惧
减少歇斯底里的激情？

从前并不是鬼魂；她的体形丰满
仿佛光芒四射，通体透明，
但又是最温柔的女人；谁能说清
她那一种形体正确把她本质表明？
或者本质可以是复合物，
深刻的麦克塔伽特这样想，一口气②
一张嘴把生和死两极端包了进去。

---

① 都柏林市立现代艺术馆内，由劳伦斯·坎普贝尔制作的毛特·冈的镀铜石膏头像。

② 哲学家麦克塔伽特(1866—1925)认为一切物质都是复合物。

不过即使在最初，一切都光洁新鲜，
我看到她的心狂野，我想，
她必然要经历的恐怖的幻景
已粉碎了她的灵魂。近似性
把想象提高到使它抛出
一切不属于它的东西。我变得狂痴，
到处徘徊，喃喃地喊："我的孩子，我的孩子！"

要不，我认为她是个超自然的人；
似乎有一只更严酷的眼睛透过她的眼，
端详着没落倾颓中的这个坏世界；
看那瘦长的树干变巨大，巨大的树木变枯干，
祖先的珠宝全扔进了猪圈，
英雄的幻想被丑角无赖嘲弄，
怀疑还剩下什么给大屠杀来拯救。

鬼 魂

因为嘲笑无害，
我讲到一个鬼，
不用费事可使有常识的人
认为可能或相信，
不信任那个公众眼睛
不管它大胆或秘隐。
我看到过十五个鬼魂，
最坏的那个是衣架上的外套。

我发现没东西有一半好，
如我长期计划的五成寂寥，
我可以坐到半夜三更，
和一个朋友穷聊，他聪明，
不会让他脸色显出，
我已经不知不觉。
我看到过十五个鬼魂，
最坏的那个是衣架上的外套。

一个人老了，他的欢乐
一天比一天更深，
他的空心终于丰盈，
但他需要全部的劲，
因为夜在加深.
亮开了她的神秘可怖性。
我看到过十五个鬼魂，
最坏的那个是衣架上的外套。

为什么老年人不该癫狂？

为什么老年人不该癫狂？
有人知道一个好样的少年郎，
他有好手腕善于捕蝇，
变成了一个酗酒的报人；
一个读过但丁全集的姑娘，
活下来为一个笨伯把儿女养；
海伦怀着社会福利的梦想①，
爬上一个小篷车尖声叫嚷。
有人认为这是理所当然，
机会使好人饿死，坏人升迁，
如果他们邻居们扮相平常，
就像在一个明亮的幕布上，
他们会发现一个完整快乐的心
并没有什么故事可听，
它的结局与开场相称。
年轻人不了解这些事情，
留心世事的老年人却很熟谙；

① 指积极宣传爱尔兰独立的毛特·冈。

当他们知道古籍讲的道理，
没有更好的下场，
就明白老年人为何该癫狂。

政治家的假日

我住过伟大的房子，
富翁赶走了权贵，
坏血统赶走了好血统，
头脑和身躯枯萎。
没有奥斯卡统领一桌人①，
但我有一大群友好，
知道出色的谈话已尽，
尽扯些鸡皮蒜毛。
有些人知道世界有病，
但从来一声不吭，
我选择更好的行当
早早晚晚这么哼，
高大的夫人们在阿瓦隆绿草地行走②。

我是个伟大的大法官
在睡袋上睡觉？

---

①G·B·萨尔认为可能指奥斯卡·茨尔基，也有人认为更像奥斯卡·王尔德。

②阿瓦隆地区在英格兰西南。

一个指挥官
把卡叽服从背上撕掉?
我是德瓦雷拉①
或者希腊国王,
或制造机动车的那个人
噢,你爱怎叫就怎叫!
这里有蒙梯尼格林的诗琴②,
和它古老的独弦琴,
为我奏美妙的音乐,
我喜欢这么唱吟。
高大的夫人们在阿瓦隆绿草地行走。

他的周围是男孩女孩,
穿任何一类服装,
那帽子已不时兴,
修补过的旧鞋蹬上。
一只眼睛像老鹰,
穿破旧的叫化衣,
背部又僵又挺直,
昂首阔步像山鸡。
装了一满袋便士,
头插大公鸡羽毛,

---

① 伊蒙·德·瓦雷拉(1882—1975),曾任爱尔兰自由邦执行委员会主席。

② 蒙梯尼格林即前南斯拉夫联邦的蒙特罗戈罗。

链子上牵着猴子，
唱着古老的歪调。
高大的夫人们在阿瓦隆草地上行走。

疯简在山上

我倦于诅咒主教，
(疯简说道)。
九本书或九顶帽
都不能使他成男子汉了。
我发现更坏的事
要我来思考。
一个国王有几个美表亲①，
他们上了哪方？
在地窖里给打死，
而他稳坐王位上。
昨晚我睡在山上，
(疯简说道)
在双马拉的车上
靠两个轮子转动，
大膀胱伊米尔坐着，
她那位暴君

① 指英王乔治五世。他为保住王位，残暴地将五个表亲在地窖中打死。

库胡林坐在一旁①；
那当儿
我双膝突然跪下
吻了一块石头；
我伸直躺在脏土上，
哭得泪儿直流。

① 库胡林是爱尔兰传奇中的伟大武士，伊米尔是他的妻子。叶芝引证他们作为古代人忠贞爱情的范例。

马戏团驯兽的逃遁

I

我寻找一个主题，白找了一通，
我每天找它，大约有六个星期。
也许到最后，我是个穷光蛋，
我必须满足于自己的心意；
虽然从冬到夏直至我老年，
我的马戏团驯兽一直在演戏，
那些骄傲少年，那车座油光闪闪，
狮子和女人以及种种一切。

II

我能做什么，除了叙说旧题材？
先是海之骑士奥辛牵着我鼻头

经过迷人的三岛，传奇般的梦①，
徒然的欢乐，徒然的休憩，徒然的战斗，
那是或似乎是痛苦之心的题材，
可以装饰古老的歌或宫中的戏，
但我促他驰骋又有何虑，
我渴望他新娘的胸脯，她如仙女？

接着一个相反的真理写成了戏，
我给它取名《女伯爵凯瑟琳》，
她出于极度的怜悯，丢掉了自己的灵魂，
但有力的上苍插手救了她的命②。
我以为我的爱必然自毁其灵魂，
狂热和仇恨曾奴役过她的心。
这就产生了一个梦，而且快得很，
这个梦本身就赢得了我全部思想和爱情③。

当蠢蛋和盲人偷走了面包，
大战不可控制的大海的是库胡林④，
那里有心的秘密，但一切说尽，

① 叶芝叙事诗《奥辛的漫游》叙说奥辛受诱去三个仙岛：青春之岛，黑塔之岛和遗忘之岛。

② 叶芝剧本《女伯爵凯瑟琳》叙说为拯救爱尔兰饥民把灵魂出卖给魔鬼，最终得上帝拯救。

③ 以戏剧艺术来振兴爱尔兰，即叶芝所领导的文艺复兴运动。

④ 叶芝的剧本《波伊拉海滩》叙说库胡林与海浪搏斗时，一个蠢蛋和盲人却偷吃面包。

是那梦本身迷住了我的心；
性格专注于一桩事业，
它独占现状，控制记忆。
演员和彩绘的舞台得了我全部的爱，
而不是那些他们所表征的东西。

Ⅲ

那些雄伟的形象由于完整性
在纯洁的心智中成长，但从何开始？
从一堆垃圾或街头的残渣，
一个破桶，旧锅，旧瓶子，
老铁器，老骨头，老破烂，那怒叫的老婊子，
她掌着钱柜，如今我已撤了梯子，
我必须躺下，在一切梯子的底部，
在我心田的污秽的破骨烂肉铺。

政　治

"在我们的时代，人类命运
通过政治表现它的意义"。
——托马斯·曼①

那姑娘站在那里，
我怎能集中神志
去考虑罗马或俄国
或者西班牙的政治？
但此公曾周游列国，
知道说的是什么话，
那一个博学而且多思，
还是个政治家。
战争和警报已来临，
他们也讲得有理，
不过但愿我还年轻，
把她抱在我怀里！

① 托马斯·曼(1875—1955)，德国作家，1929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人和回声

人

在叫做阿尔特的裂口①，
我在断石下停留，
在一个洞穴的底部
中午太阳从未照过，
我向石头叫出我的秘密。
我全部的行为言论
如今我又老又病，
竟成了一个疑问，
一夜又一夜我睡不着觉，
正确的回答我从未得到。
是我那出戏驱使某些人②
被英国人枪杀丧命？

① 斯拉哥县境内一个峡谷。
② 指叶芝剧作《胡里汉的凯瑟琳》，表现爱尔兰人的抗英情绪。

是我的话给了那女人
发晕的头脑太大的压力①?
我说的话能阻挡那些人
他们使一所庄园颓倾②?
这种种都像是邪恶,直到
我夜不寐,宁愿躺下死掉。

回声

躺下死掉。

人

　　那就是逃脱
精神的理性的伟大工作,
徒然的逃脱。活夹成疾病
不会放松,也没有别的工作
如此伟大如擦去人的劣迹。
人只要保住他的身体,
酒和爱诱使他睡去,
醒着时他感谢上帝
使他有身体及其愚昧,

① 指英国诗人玛格特·勒道克(1901—1951),患精神分裂症,叶芝曾批评其诗。

② 指柯尔庄园。

但身体死了，他就不再睡去，
直到他理性确信无疑，
一切都安排得清晰明亮，
追索我所追索的思想，
然后审判他的灵魂，
全部工作做完，把一切
逐出理性和视野，
最后沉没于夜。

回声

沉没于夜。

人

　　　　哦，山岩之声，
在那伟大的夜里我们会欢欣？
我们知道什么，除了我们是
在这个地方面面相视？
但嘘，我的主题落了空，
它的欢乐或夜不过是场梦；
那上面有鹰或猫头鹰出去，
从天空或山岩落下去
一只被击中的野兔哀叫，
它的叫声把我的思路干扰。

黑塔楼

说那些老黑塔楼的人们，
虽然他们吃的不过像牧羊人，
他们的酒变酸，他们的钱花掉，
不缺少一个士兵的需要，
他们全部忠于信誓，
那些旗帜不会挪进屋子①。

坟墓里死人站得笔直，
风从海岸吹来了，
他们摇晃，风声呼啸，
老骨头在山上摇。

那些旗帜带来贿赂或威胁，
或低声说一个人是傻子，
他忘了自己的正统国王，
却关心哪个国王建立了统治；
要是他早就死亡，

① 指爱尔兰的三色旗，是现代政治的象征。

你对我们怎么这样恐慌？

淡淡的月光落下坟墓，
风从海岸吹来了，
他们摇晃，风声呼啸，
老骨头在山上摇。

塔楼的老厨师必须攀又爬，
在朝露中捕捉小鸟，
而我们健康人却躺下睡觉，
发誓说他听见了国王的大军号，
但他是只撒谎的猎狗：
我们信誓旦旦在此坚守！

坟墓里越来越黑，
风从海岸吹来了，
他们摇晃，风在呼啸，
老骨头在山上摇。

本·布尔本山下[1]

I

凭下面这些起誓吧[2]：
麦罗铁克湖周围圣人的话，
阿特拉斯女巫的见闻，
他们的话使公鸡啼鸣。

凭这些骑士，这些女人起誓，
他们有超人的形体和神姿，
那一群有苍白长脸的人们，
那种永垂不朽的神情，
那种赢得的完美的激情；

---

① 本·布尔本山位于叶芝故乡斯拉哥附近，叶芝死后葬于离此不远的鼓崖墓园，碑上该有此诗最后三行。

② 本段表明叶芝生平的两大信仰：一是神秘教，即雪莱诗《阿特拉斯女巫》所代表的智慧，她曾经过麦罗铁克湖（位于埃及亚历山大，古代新柏拉图学派的中心）；二是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策马驰过本·布尔本山的英雄人物。

如今他们在冬天的黎明，
骑马驰过本·布尔本山景。
下面是他们讲话的要领。

Ⅱ

一个人活着、死去许多回，
在两种永恒之间变去又变来，
一头是种族，一头是灵魂①，
古代爱尔兰对这一切很熟谙。
一个人不管死在床第，
或是被枪弹击毙，
一瞬间离开亲人
是他最害怕的事情，
虽然掘坟者长时间工作，
磨利铁锹，强壮肌肉，
他们不过是把埋葬的人，
又一次送回人类的心灵②。

① 叶芝认为"人站在两个永恒之间，他的家族和他的灵魂之间"，所得"家族"指父母赐予的血肉之躯。

② 叶芝相信灵魂转世之说，认为人死后，进入人类大记忆，可重获生命。

Ⅲ

你们听说过密契尔祝祷的话①：
"老天爷！就让我们的时代开仗吧"，
就明白，当一个人无话可讲，
当他拼死拼活打仗，
久已失明的眼睛会发出光来。
他残缺的心灵会变得完美，
刹那间他变得自由自在，
大声笑着，心头宽慰。
当他要完成自己的命运，
了解自己的工作，或选择爱人，
最明智的人也会
紧张，猛一下激动起来。

Ⅳ

诗人，雕塑家，做你的工作，
不要让赶时髦的画匠逃脱
他伟大先辈的事业，
使人的灵魂皈依上帝
使他与摇篮相称。

① 约翰·密契尔(1825—1875)，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此系他《狱中日记》中的话。他在被流放澳大利亚后，逃到美国，1874年返回爱尔兰。

我们的伟力在于均衡，
形式是埃及人的严肃思想，
更温和的斐德阿斯的造像①，
在西斯廷教堂的屋顶，
弥开朗琪罗留下了证明②；
那半睡半醒的亚当
居然惊动了环球旅行的婆娘，
使她肠内发热心痒痒，
证明秘密中工作的心灵
确立了一个目标：
世俗地把完美的人创造。

十五世纪意大利的艺术品，
以上帝或圣徒做背景，
画出灵魂安息的乐园；
眼睛所见的种种——
花和草，无云的天空，
就像睡眠者半醒半梦
所见或恍惚见到的景状，
眼前只有床架和床，
一切已消失却还在宣告
已打开了天堂。

---

① 斐德阿斯（公元前500年出生），希腊雕塑家，以形式完美谨严著称。

② 弥开朗琪罗在罗马西斯廷教堂作画《创世记》，有亚当像，英武俊美。

旋锥体继续转
那场伟大的梦已经消亡，
卡尔佛，威尔逊，布莱克和克洛德[1]
为上帝的子民备好了休息的地方，
帕尔默的话，这以后的时光
我们的思想混乱而迷茫。

V

爱尔兰诗人们要学好本领，
只把制作精美的歌唱吟，
蔑视正在涌现的那种
从头到脚不成样子的作品，
他们数典忘祖的头脑心灵
是卑劣床榻的卑劣产品。
歌咏农民和拼命
骑马奔驰的乡村士绅，
歌咏神圣的僧人
和饮酒者的狂笑豪情；
把欢乐的老爷太太歌咏

①爱德华·卡尔佛(1799—1883)，英国画家，布莱克的追随者。理查·威尔逊(1714—1782)英国画家，是法国风景画家克洛德(1600—1682)的弟子；萨缪尔·帕尔默(1815—1881)，英国风景画家，他在讲到布莱克为维吉尔所作插图时说，“它们像这位了不起的画家的所有作品把肉体的帷幕拉开，使人们看到留给上帝子民的安息，那是一切最神圣、最勤勉的圣人贤者所见到的”。

他们已被埋入土中
长达七个英雄的世纪①；
用过去的模子来铸造自己
使未来时代的我们这些人
依然是不可征服的爱尔兰人。

Ⅵ

在本·布尔本秃山下面，
叶芝在鼓崖坟地安眠。
许多年前，他的祖先
曾经是牧师，教堂在近边②，
路旁还有古老十字架；
不要大理石，不用俗套话，
在当地采来的石碑上方，
他嘱咐把这些话刻上：

冷眼看待
生与死
骑士们，前进！

---

① 自12世纪诺尔曼人征服爱尔兰算起。叶芝崇拜农庄主和士绅，因为他们明礼仪，有文化；崇拜高僧，因为他们虔诚；崇拜酒汉狂人，因为他们有激情。

② 叶芝祖父约翰·叶芝（1774—1846）曾任鼓崖地区的牧师，

[General Information]
书名=叶芝抒情诗精选
作者=袁可嘉译
页数=401
SS号=11196036
出版日期=1997年04月第1版